

經

籍

考

經籍考

明

周易傳義大全二十五卷

明史大全二十四卷義例一卷

明永樂間命儒臣胡廣楊榮金幼孜等四十二人纂修其凡例有七一周易上下經二篇孔子十翼十篇各自為卷漢費直初以彖象釋經附於其後鄭玄王弼宗之又分附卦爻之下增入乾坤文言始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於經而繫辭以後自如其舊歷代因之是為今易程子所為作傳者是也自嵩山晁說之始考訂古經釐為八卷東萊呂祖謙乃定為經二卷傳十卷

是為古易朱子本義從之然程傳本義既已並行而諸家定本  
又各不同故今定從程傳元本而本義仍以類從凡經文皆平  
行書之傳義則低一字書以別之其繫辭以下程傳既闕則一  
從本義所定章次總釐二十四卷云一程傳據王弼本只有六  
十四卦繫辭以後無傳今法天台董氏例以東萊呂氏所集經  
說補之仍只稱程子曰分注書之別於傳也一程傳本義刊本  
間有脫誤字句今合諸本讐校歸正其傳有兩存同異者則繫  
東萊呂氏舊例云一二程文集遺書外書與朱子文集語類有  
及以巽齋會合天台董氏番陽董氏附錄二本參互考訂取其  
與傳義相合而有發明者各分注其次朱子嘗折衷程氏得失

者則附傳下仍以程子朱子曰別之其程子二序上下篇義朱子圖說五贊筮儀并三家說經綱領則參取二董附錄及啓蒙諸書別為義例列于篇端自為一卷云一諸家之說一宗程傳本義折衷並取其辭論之精醇理象之明當者分注二氏之後以羽翼之而其同異得失先儒雙湖胡氏雲峯胡氏嘗論訂者亦詳擇而附着焉一經中文字有當音者今從天台董氏例參考呂氏音訓直附其下間有傳義音讀異者則明識別之一經文圈點句絕傳義間有不同處今一以本義為正

易經蒙引二十四卷

明國子祭酒晉江蔡清介夫著林希元次崖序曰虛齋蔡子以理學名成化弘治間易說若干卷坊間有舊刻顧荒缺弗理人有遺恨三子存微存遠存警雅嗣先志各出家本以增較子屬祿仕分心未之及也退居暇日始克承事書成將刻之庸書數言以告學者曰嗟乎易豈易言哉夫五經之有易猶衆水之有海也海不可列於衆水易可列於五經哉夫詩書禮樂春秋皆經也然章自為意句自為義易則不然稽實以待虛托一以該萬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冒天下之道豈與諸經比哉聖人以辭而說易猶人以舟而涉海涉海者乘長風破巨浪窮力

之所至謂之見海則可謂盡海之觀則未也說易者擬形容象物宜窮意之所至謂之見易則可謂盡易之蘊則未也是故易可象而不可言可言而不可盡聖人其猶病諸况其下者乎河南見理而遺數建安舉數以兼理二者不同要亦齊魯之間爾蔡子之說何以過是然近世諸儒說經未能或之先也或者見其字分句解遂目之為訓詁吾取其大者而已訓詁非所知也或者見其旁論遠引遂目之為支離吾取其近者而已支離非所知也學者信吾所知所不知者置之以俟他日斯則切問近思之學矣

直隸松江府推官蔡存遠奏臣聞君道莫先乎立教立教莫重

乎經術漢求遺書而置五經博士唐開弘文而集五經註疏雖  
未還於粹古要為知所先務也矧五經之首實惟周易始自伏  
羲畫卦而周文係以彖又孔子贊以十傳四聖之精具於是焉  
其後王弼談玄京房演數去古益遠學失真傳爰至宋儒得其  
宗旨惟程之易傳朱之本義然讀者多枝蔓於辭而卒莫究於  
理明而復晦弊也久矣竊念臣父蔡清少習易經頗能心契自  
鄉解而登甲科由督學而擢祭酒仕宦所至專意講易門徒相  
授無慮千數舉世謬稱以為專門焉者悼世俗之見執泥象辭  
而支離於形下宗朱程之言研究陰陽而特達於虛中觀先天  
後天而漸悟洞太極無極以深造手不停披迄裁眾說積有成

編借名蒙引向惟藏之篋笥若有待於明不幸謝世未及獻呈而臣忝舉鄉闈叨登甲第所以蒙陛下之恩澤而進身者皆臣父教以一經而致然也臣不自揣敬用謄寫上塵陛下乙夜之覽倘或有取其一得庶幾足發乎經學伏望陛下渙發德音俯賜收納貯之內閣以備昭代專經之說頒之禮部以開天下諸生之學則億兆臣民仰見陛下右文之治皆願顯然以興起而通經學古之士將輩出以效用矣為此將臣父蔡清所著易經蒙引每部二十六冊正副二部共五十二冊隨本親賫等因奉世廟聖旨所進書籍正本朕留覽副本發禮部看詳回奏禮部尚書李覆故祭酒蔡清潛心易學專意注疏平生精力所得盡



在蒙引一書真足羽翼聖經開示後學合無候命下之日本部  
行福建提學副使將易經蒙引訂正明白發刊書坊庶幾可以  
傳播遠近嘉靖八年十月朔奉旨是

實錄萬歷二年工科李熙題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少而  
志學壯而聞道飭躬砥行動準古人歷官郎署咸推師表常賀  
寧王壽旦獨去朝服中蔽膝舊時朔望朝王次日謁孔子清請  
先謁孔子大忤寧藩引疾致仕居家經學自娛四書五經各著  
蒙引發揮羽翼之功信非渺小雖祀鄉賢未蒙特典之賜請建  
祠專祀其鄉禮部覆請得報依擬

周易旁注前圖十二卷

明初新安楓林先生朱升著其序云愚自中年以經書授徒教子每於本文之旁着字以明其意義其有不相連屬者則益之於兩字之間苟又有不明不盡者則又益之於本行之外學者讀本文而覽旁注不見其意義之不足也惟易旁注則有前圖者易之為易其本也圖象而已文王周公孔子之書實為圖象作注脚故明此經者不得不求其本也河出圖洛出書天不愛道泄諸象數一可已二何居作河圖洛書合一圖第一聖人之則之也八卦成列而又因而重之其傳於今也各有橫圖圓圖而六十四圓圖中又有方圖則亦悉矣帝出乎震成乎艮其方

位之象又何為哉作先天後天合一圖第二先天後天其始其終既各有序矣連山歸藏首艮首坤今不能知而周易首乾坤終既未濟經分上下其間卦序乃復如彼作周易卦序圖第三卦變也卦主也互體也卦數也卦位也納甲也之六者時雜見於經傳必各著其全使人可通考焉可也作六圖第四淳安夏氏有讀易十字樞憑平日竊窺於易得三大義三者經傳訓釋之機要也則以附六圖之後聖人處憂患之道自履至巽其傳古其旨深卦之名義殆未足以盡之也作三陳九卦圖第五探著以求卦因變而用爻比義從長宜勿拘一說作著卦變占圖說第六夫子言著卦之德曰圓曰方固非直曰七奇八偶而已

作著七卦八圖第七邵子天根月窟之吟非為今易安注脚也

豫章蕭漢氏中讀周易卦序之學

蕭氏有讀易考原  
一書楓林為之序

區別於三

畫六畫之原而象意昭融玩味乎正變始終之故而教道明著  
前纂為圖今錄其全文於後而係以邵子之詩履運處身同一  
揆也作三十六宮說第八八圖為之前而後周易旁注可得而  
讀矣朱升序

易說

明文易  
原一卷

明臨海陳錫元之著序曰經有六易為大六經去聖久遠簡錯  
文誤後學類難讀易為尤難史記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存漢  
篡羣書易獨完乃亦錯誤而使人尤難讀也易自翼後五傳至  
田何何後分為施梁孟邱竝列學官而傳民間者有費直學田  
何之易經與傳十二篇易之本經也施孟梁邱祖同出何大抵  
易在漢無弗鼻田氏者傳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施孟梁邱或脫  
去无咎悔亡惟費與古文合不知所謂古文又傳自誰氏儒先  
謂漢之易自何始何而上未有書易家著書自王同始所謂古  
文庸非田故書而特秘石渠者耶按傳何授王同周王孫丁寬

服生皆著傳數篇何於寬有易已東之嘆小章句不知視王所  
著果誰先後然則謂著書自同始吾烏敢斷然也費學傳載其  
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彖象文言雜入卦中實始費氏  
東京馬鄭皆傳之費學既興施孟梁邱暨京氏學皆廢歐陽公  
云田之學息而古十二篇亡矣或舉卯金所校以辯其不然愚  
惟脫去无咎悔亡者其在文彖象文言入卦中者其在簡  
簡錯不能無軼文誤不敢無闕錯誤缺軼於古文均為之亡而  
不亡者固存讀者以為易耶難耶是故難則疑錯誤當正而疑  
則不敢正軼闕當補而疑則不敢補漢以來諸儒固有及見夫  
本經而可俟後學之決疑者牖此轍師承顯具尋例類考同異

須認顛門而令讀者曰有朱子書在也嗚呼此豈朱子意也哉  
朱子末年嘗悔解經支離與張敬夫書有方知漢儒善說經語  
以漢儒只說訓詁玩索經旨意味特深長也勝國時元明善言  
虞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耳自漢以來諸儒嘗盡心考之殊未  
博集見經生以明善言告之而今讀者不知求焉不可也且  
夫易本義朱子註述中未嘗自滿而序呂伯恭音訓謂其猶或  
有所遺脫他日答劉君房滕珙書本義有模印之戒音訓有改  
易之屬夫音訓呂蓋併陸德明晁景迂書足之者德明釋文兼  
全別本使人得以所見去取景迂又得九十五家是正其文厥  
功不細呂既會粹成書朱子欲修補焉漢以來諸儒傳註未嘗

敢忽也。晦菴裔孫鑑音訓跋云：先公經傳悉加音訓，易獨否者，以有東萊此書，今讀者乃祇知本意而不復知有音訓。此愚易疑初筮告蒙約之所為錄也。此書愚始名音訓，補從晦菴志而後標今名者。晦菴自言某易簡畧音訓，則欲補其遺脫。晁景迂所謂古訓詰簡而全，雖數十字同一訓，雖一字兼數用者。晦菴之所甚契而愚之所為取於約也。繁文渙辭或詡或泛，不可以告蒙。非初筮以求不足，以探幽刺微，觸結鋤滯，悟約而推博，嗚呼！今之讀易君子，未有不患其難者。難則疑，疑則筮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於蒙之繇訓見之矣。愚於此書志在從古經傳各卷已悉，而各章句下尤詳，句讀字



義聲韻之奇詭者在我晦菴前如陸晁呂氏所輯咸在而愚之  
所記憶及晦菴後各家註凡若此者參入焉以存其疑晦菴語  
錄與本義不同者必具書而互約飛伏象數占驗等類亦錄一  
二以備其例是固晦菴所謂易中無所不有苟其言可推而通  
則亦無害於易者也嗚呼傳有潔靜精微易之教也苟卿子曰  
善為易者不占魏管輅曰善易者不論易式輅輅註易曰安可  
註唐劉迅作六書繼六經惟易闕不序愚之為此書也病其弗  
博而終為此書序也又懼其病吾約因冠數圖于首以告蒙者  
告非不自知其不可也謬曰易說序云

周易集註十六卷

明梁山來知德集註自序云乾坤者萬物之男女也男女者一物之乾坤也故上經首乾坤下經首男女乾坤男女相為對待氣行乎其間有往有來有進有退有常有變有吉有凶不可為典要比易所由名也盈天地間莫非男女則盈天地間莫非易矣伏羲象男女之形以畫卦文王繫卦下之辭又序六十四卦其中有錯有綜以明陰陽變化之理錯者交錯對待之名陽左而陰右陰左而陽右也綜者高低織綜之名陽上而陰下陰下而陽上也雖六十四卦止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八卦相錯其餘五十六卦皆相綜而為二十八卦並相錯八卦共三

十六卦如屯蒙之類雖屯綜於離蒙綜於坎本是二卦然上一  
一下皆二陽四陰之卦乃一卦也故孔子雜卦曰屯見而不失  
其居蒙雜而著是也故上經止十八卦下經止十八卦周公立  
爻辭雖曰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亦以陰陽之氣皆極于六天地  
間窮上反下循環無端者不過此六而已此立六爻之意也孔  
子見男女有象即有數有數即有理其中之理神妙莫測立言  
不一而足故所繫之辭多于前聖孔子沒後儒不知文王周公  
立象皆藏于序卦錯綜之中止以序卦為上下篇之次第乃將  
說卦執圖求驗自王弼掃象以後注易諸家皆以象失其傳不  
言其象止言其理本朝纂易經性理大全雖會諸儒眾注成書

然不過以理言之而已均不知其象不知文王序卦不知孔子  
雜卦不知孔子後儒卦變之非于此四者既不知則易不得其  
門而入不得其門而入則其註疏之所言者乃門外之粗淺非  
門內之奧妙是自孔子沒而易已亡至今日矣四聖之易如長  
夜者二千餘年不甚可長嘆也哉夫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此  
孔子之言也曰像者乃事理之彷彿近似可以想像者也非真  
有實事也非真有實理也若以事論金豈可以為車玉豈可以  
為鉉若以理論虎尾豈可履左腹豈可入易與諸經不同者全  
在於此如禹謨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是真有此理也如泰  
誓曰惟十有三年大會于孟津是真有此事也若易則無此事

無此理惟有此像而已有象則大小遠近精粗千蹊萬徑之理咸寓乎其中方可彌綸天地無象則所言者只一理而已何以彌綸故象猶鏡也有鏡則萬物畢照若舍其鏡是無鏡而索照矣不知其象易不注可也又如以某卦自某卦變者此虞翻之說也後儒信而從之如訟卦剛來而得中乃以為自遯卦來不知乃綜卦也需訟相綜乃坎之陽爻來于內而得中也孔子贊其為天下之至變正在于此蓋乾所屬綜乎離坤坎所屬綜乎離艮所屬綜乎巽震所屬綜乎兌乃伏羲之八卦一順一逆自然之對待也非文王之安排也惟需訟相綜故雜卦曰需不進也訟不親也若遯則綜大壯故雜卦曰大壯則止遯則退也見

于孔子雜卦昭昭如此而乃曰訟自邇來失之千里矣此所以  
謂四聖之易如長夜者也德生去孔子二千餘年且賦性愚劣  
又居僻地無人傳授因父母病侍養未仕乃取易讀于釜山草  
堂六年不能窺其毫髮遠遯客萬縣求溪深山之中沉潛反覆  
忘寢忘食有年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數年而悟文王周公之象  
又數年而悟文王之序卦孔子雜卦又數年而悟卦變之非始  
于隆慶四年庚午終于萬歷二十六年戊戌二十九年而始成  
書正所謂困而知之也既悟之後始知易非前聖安排穿鑿乃  
造化自然之妙一陰一陽內之外之橫之從之順之逆之莫非  
易也始知至精者易也至變者易也至神者也易也始知繫辭

所謂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錯綜其數非中又不備二與四同  
功三與五同功數語又作說卦序卦雜卦于十翼之末孔子教  
後人之學易亦明白親切但人自不察惟篤信諸儒之注而不  
留心詳審孔子十翼之言宜乎長夜至今日也注既成乃僭于  
伏羲文王圓圖之前新畫一圖以見聖人作易之原又畫八卦  
變六十四卦圖又畫八卦所屬相錯圖又畫八卦所屬自相綜  
文王序卦正綜圖又畫文王八卦四正四隅相綜文王序卦雜  
綜圖又發明八卦正位又上下經篇義並各字義又發明六十  
四卦啟蒙又考定係詞上下傳以廣八卦又補定說卦傳以廣  
八卦之象又改正集注分卷又發明孔子十翼其注又訓釋象

義字義及錯綜義後加一丁圍方訓釋本卦爻正義象數言于前  
義理言于後其百家注易諸儒雖不知其象不知序卦雜卦及  
卦變之非止言其理若于言理之中間有不悖于經者雖一字  
半句亦必采而集之名曰周易集注庶讀易者開卷豁然可以  
少窺四聖宗廟百官于萬一矣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  
無是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聖賢之言不容不自  
任類如此德因四聖之易千載長夜乃將纂修性理大全去取  
于其間更附以數年所筆悟之象數以成明時一代之書是以  
忘其愚陋改正諸儒註疏之借未暇論及云萬歷戊戌春三月

廿二日梁山後學來知德序



門人戴誥跋云先生遠客萬之求漢探賸索隱三十年而後悟  
易之象又悟文王序卦又悟孔子雜卦又悟孔子雜卦又悟變  
卦之非潔淨精微之奧旨粲然大明于世誥秦中致仕歸田欲  
梓是書先生以未就辭之天啟文明恭遇閩中徐侯來令吾縣  
首肯是書慨然捐俸梓之是不傳之秘自先生而傳而已絕之  
書自徐侯而續其成也豈偶然哉羽翼四聖之功亦偉矣萬歷

己亥夏五月

孫遠谷先生曰後人讀易能熟看朱氏集注及傳義補疑二書  
足矣

讀易紀聞六卷

明史止載讀  
易約考七卷

明布衣長洲張獻翼幼于纂集張一鍔序曰夫易豈易言哉所以贊神明通變化參天地人之道而一之者也自羲文肇啟周孔迭成四聖人者竝以心極之精而洩先天後天之秘其為書也有卦有象有爻有辭而三才之義燦然備矣何古之言易者雖兼用三代更端互起乃致岐象辭而二之消之八索則泥於辭局之三卜則狃于象商瞿誦法孔子稍得其宗五傳而至田生以及施孟梁邱之屬毋慮數家家有數說同方異執變候雜陳用是京焦以筮顯費鄧以釋行而易始病矣康成輔嗣接踵而興乃各為之疏注說者猶指為混經之原而鄭且無傳湮滅

不講則後之學者亦將安所取衷哉國朝以明經設科易殆居天下之半其挾義經習孔翼者不過取朱氏舊文而敷衍之率循訓詁之餘緣資祿利之路其先於先儒之意蕩然以濶而易旨愈晦矣古義之不復未有甚於今日者也江東張幼于氏乃力起而闡揚之上下千年兼綜百氏將心內運殫思窮研直追乎乎往聖心之心源一洗乎世儒之陋習始之三說以究其歸繼之韵考以弘其槩終之紀載以洽其趨宗鏡森然書凡三變而本旨於是略備海內始知有幼于之易矣是編更採諸儒之紀聞成一家之獨訂爰稽史冊證以名言精析秋毫祖緣物類囊括刪羅寔由神解自有傳釋以來固未有若斯之博而要詳

而覈者也余惟通經之士自昔所難而易尤潔以微號專方者  
卒未竟其涯淡詞家者流咸取藻贍務協才情質以窮經或致  
浩汗而不相入然其義未始不相通也幼于既以其詞雄長一  
世而其要歸特邃于易雖問字盈庭而下帷罔報外若通雅而  
中慕沉玄聞者是編為之鬚髮中白覃精夙夜每一語得甚至  
奏園悉登記無遺其心良獨苦矣如幼于者又豈直以儒林名  
者哉編凡六卷咸酌之衆說而附以己意斷章取裁亦無乖乎  
考亭之舊不深求崖谷懼其病於支也昔何平叔一代弘遠而  
于讀易恒以九事為疑幼于書既行吾知孰是業者其免於膏  
肓之癖矣遂檄有司刻傳之并以識予表揚之意匪徒為右文

之具而已也

易意參疑首編二卷內編四卷外編十卷

明萬歷時吳江孫從龍化光輯王世貞序畧曰夫以夫子之聖而猶不能驟得意于易至韋編三絕彼商瞿馯臂子弓田楊二何之流斤斤守其師說歷數十傳而不變彼豈能盡當於心哉以為吾師授之而吾受之吾所出口而入耳者如是足矣蓋至於伊川氏而後稱得理也至紫陽氏而後悟于象占明與益尊大其說布之學官天下達掖之士習易而不由二氏者罷弗用諸達掖之士羣然而慕為韋甫旦旦而習之毋亦商瞿馯臂之流之守其師說而已耶吳江孫化光初亦以學博士弟子習為其說而不能自信於居安樂玩之餘務出其無師之知以根其

無體之妙若有啓其實而示之者意不能已遂為說若干卷名  
之曰周易參疑凡首編二卷畧有九其四明圖極義例為上卷  
其五紀筮用讀傳之法為下卷外編十卷畧發卦爻繇義時折  
衷大旨而不必盡出於己至內編四卷則君所自負上可以扶  
四聖人之秘而姑慎之不輕以真耳觀之喙者也君既用易咸  
進士而學士大夫得其首編外編而愛慕之授之梓而以序屬  
不佞不佞獲與寓目深有感於君之疑也其於伊川紫陽氏之  
說初不為抵牾乃其發於象占之外而理之所未備者雋求乎  
其言之也又洒然而不為泥若齷齪也商瞿駢臂之流斤斤守  
其師說歷數十傳而不變以為能無疑乎不知其所以無疑者

不得其所以信之耳語不云乎哉信信信疑疑亦信也有篤信而後生微疑有微疑而後出精思有精思而後得真信孫君其無疑於疑乎其亦稍出內編而傳之世之真能信易者獨孫君也易之傳母如秦小之以卜筮而幸不火母如明尊大之若二曜而乃辱之以達掖進取之業孫君者可以名不辱易也



郭氏易解十五卷

明豫章郭子章青螺著自序畧云孔子云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夫學之為言效也效之不肖不得名學易之入手在洗心其入神在知來藏往今學者能洗心乎能知來藏往乎易之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其妙萬物莫妙乎神今學易者能終能始能神乎乾六龍可兩天下漸六鴻可儀天下今學者出可為兩處可為儀乎一不效不名學易故學易難孔子可仕可止學艮可以可速學咸恒不厭不倦學乾多識多聞學大畜寧儉寧奢成學小過焉不學焉不易故易惟孔子能學也然韋編三絕鉄摘三折如此其勵河不出圓嘆不如羲鳳鳥不至嘆不如文如

此其憂而僅云無大過易可易學耶子章幼習易先君子手程傳朱義而口授之因之竊一第令犬馬齒七十五矣讀三易語如隔牆聽鶩咳不審云何自歸養以來日極研而旁鑽之稍窺一斑為論若干篇為解若干條總名之曰易解以訓子弟子弟付之剞劂嗟乎善為易者不占管輅謂易安可注信斯言也余茲解贅矣也余之過大矣

門人武昌黃養正曰我師郭青螺先生以甲科高等數歷中外者凡五十年經文緯武討蠻服叛無日輟講學談道之功其指述種種訓令傳後者何啻百卷業已家有其錄人藏其書矣獨易解未以示人歲在丁巳始脫藁正讀之見其折衷群儒直探

四聖蓋元老極深研幾之談而非若康成介士輔嗣少年以捉  
塵岸憤肆之口說可同日語也

易銓古本

明史  
三卷

明吳中立字公度浦城人嘉靖戊午舉人隆慶辛未進士父歿  
服闋遂絕意仕進以著述為事結廬于武夷山中十有七年越  
中太史張元忭直入山訪之微諷以仕則曰士各有志萬歷十  
五年南禮部尚書秉洪愈給事中周邦傑巡按御史楊四知來  
其修節詔縣府起送赴部辭乞終隱貽相臣書曰昔唐元和進  
士費冠卿以祿不逮親永懷罔極隱池陽九華山長慶中李行  
修荐舉冠卿力辭竟許終隱愚願効之吏部復言聖世禮賢首  
崇恬退必使清節之臣虛被寵榮乃可以廉頑 懦風動士人  
詔授禮部儀制司主事俟病痊錄用後尚寶丞報至已逝矣所

著有易銓古本中庸大旨論格物書性說氣說諸書

易象通八卷

明寧藩中尉貞靜先生朱謀埠懋儀著李維禎序曰昔孔子晚而學易而為之十翼其指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由周迄漢治易者率先明象迨晉王弼尚名理而宋邢恕輩因之至欲棄卦畫不用程氏傳專言理義邵氏說盡去象數矣然而識者尚有遺議李鼎祚謂鄭康成參天象王輔嗣釋人事馮當可謂王與人事近鄭與天道遠天人寧可偏廢耶陳瑩中舉邵說似劉器之劉不其然朱子亦以必見意象方可說理而與劉君房滕珙言本義有模印之戒其定論如此人情畫狗馬難而鬼魅易是以為象數之學者卒不勝而自舉子業出易象益置不講矣

友人朱鬱儀氏讀易而嘆曰說易者莫如孔子孔子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此象之始也書契興而結繩遠後聖廣為之象以開物象有數故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象有辭故曰象者言乎其象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為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易之為書安往而非象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立象所以盡意象之不明意言何有即漢以來各得其一察以自好所不具論而孔子之學固在也若之何忽之乃為易象通八卷近取身遠取物揆人事以合天道無所附會穿鑿使夫讀者占者聾然各當于心而始信夫吉凶與民同志之理坦然明備彼訓詁支離與索之窈冥昏

默者皆非孔子指也易無方而象有方象有定體而無定用陽一君而二民為君子陰二君而一民為小人三畫之象八卦小成之體也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重爻之象六位之體也因而重之不可勝象矣八卦之象既已為天地風雷山水火澤矣而說卦更廣之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因而廣之象不可勝用矣鬱儀之名象曰通有以也見乃謂之象往來不窮謂之通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變則通通則久要之範圍于孔子孔子之指不明天下始遺象而言易則遺象而言易則徇象而言易者階之過也有徇象而後有遺象不遺象而後象通與焉通也者懲于徇與遺之弊者也不曰得心



而忘象乎惟通而後能得惟得而後能忘惟忘而通之能事畢  
矣亦孔子之指也

古易詮二十九卷今易詮二十四卷

明金壇鄧伯羔孺孝著邑志隱逸傳曰少即謝去諸生隱天荒蕩之銅馬泉博學洽聞撰著甚富郡守王應麟聘脩府志搃撫獨詳巡撫某以行脩學博聞于朝不赴日徜徉釣雪亭或乘輿往來兩浙與諸名流唱和綜述文史上下古今筆無停涉有天荒館詩草二卷卧遊集四卷藏于家其古易詮二十九卷今易詮二十四卷已行世與屠隆湯顯祖同時人

宜興史孟麟際明序畧曰吾友天荒鄧孺孝少治博士家言心不憚而博之辭賦則又少其技而歸之六經六經中尤喜易於是迄漢暨明自註疏傳義而外支詞賸簡靡所不窺當於心軌

書人所未發輒附以己意其說百家其義竊取理在則不畫一  
而求言善則不因人而廢竭知力於茲者蓋積有日月矣先是  
輯令人言為今述若干卷藏于家茲乃來古今人言及己所論  
著合為一帙命曰易詮孺孝曰詮具也擇言也言具古今擇鑿  
美忒蓋竊附乎述以傳經孺孝之旨深哉予讀易且久觀象而  
未遑及其辭玩辭而未遑其竟其說悅心則有出口則無易與  
言猶然二之孺孝詮百家之言因理明辭因辭明象若觀日於  
川索形于鑑茲非言之幾于道者耶

義經十一翼

明文  
五卷

明慈溪傳文兆著曰太初易古周易玩辭篇觀變篇觀象篇推  
明古易次第有上下二篇十翼十篇闡發三聖易學而辨漢儒  
費直為亂易且力主文王作爻辭之說絕與周公無涉天啓末  
中官劉若愚酌中志述司禮監陳矩篤好易建傳之書嘗曰揚  
子解難魏伯陽參同契劉緄文心雕龍直云伏羲文王曷嘗有  
一字及周公哉兩漢及梁去古未遠語當不謬也若愚謹按周  
公係爻辭之說始於唐孔穎達自唐以前無聞則穎達之杜撰  
費之亂序不辨已明先監之有取于傳文兆非無見也天如假  
以年則表章次第奏刊豈第一大學衍義補而已哉

易筌六卷

明秣陵焦竑弱侯著序曰聖人之微言備載于易所謂窮理盡  
性至命之書也儒者習而弗察而易浸不傳于是矜激于名義  
沒溺于訓故而失彌遠矣二氏因駕其說而與儒角不知皆儒  
學之固然也善乎李觀之言無思無為之義晦而心法勝積善  
積惡之誠沃而因果生譬諸飢渴之飲食不可一日無二氏乘  
其飢渴而鼓行之焉往而不利余竊悲之晚而學易憂憂乎難  
入也時羣同志者講焉研味久之知禔躬涉世窮深入微理無  
弗具而異學之米無以為矣會同學者漸以散去所聞恐至于  
遺忘輒命兒子籍記之為就正之地嗟乎是編出學者知二氏

所長乃易之所有而離類絕倫不可為國家者則易之所無也  
彼攻乎異端者其病可少瘳矣乎萬歷壬子夏書

易畧三卷

明會稽陸夢龍君啓著平湖陸夢鶴曰君啓先生夙探河洛之  
秘潭思密討其所著述盡屏衆說支流獨標立象宗旨務撮  
其統宗義必斥其隅曲雖輔嗣清微子瞻曠達未之或先也雄  
之瑩玄也曰不約則其旨不詳不要則其應不博不渾則其事  
不散不沉則其意不見合數言而易畧之義可見矣 所著易  
畧外又有四書解愁生集點行錄行于世夢龍別號景鄴萬歷  
庚戌進士初授刑部主事轉郎中歷遼九江兵備改點中平寇  
功陞總憲粵東內艱歸起充東署東平篆襲破東平巨盜克西  
悉平廷論以夢龍浮沉魏監時秩不進復令備兵固原崇禎七

年討秦寇臨賊伏死之贈太僕寺卿謚忠烈



易揆十二卷

明內閣大學士楊守錢士升御冷著其子茶曰古今說易者商  
瞿而下去聖彌遠京房焦贛管輅郭璞之徒技方小道托之于  
易固無足論淮南王聘善易者九家注疏立訓易道反微他如  
王弼闡叙浮義而為孫盛短洪正辨析名理而為張璠屈何妥  
出入王鄭而為楊醜蚩迨至宋儒廢象言理易道轉晦明興以  
來不下二百餘家觀玩之間豈元神解然求夫扶微盡變以推  
明古聖作易之旨如李鼎祚易解闕氏易傳麻衣心法諸書詎  
可多得哉先府君方為諸生時即留心易學過年以來閉戶覃  
思毫而彌篤一義未安累夕不寐及其既得忻然忘食又復廣

羅諸家之說而是正之判其煩蕪衷以己意因爻探象因象觀  
爻別二卦于一卦定主爻于六爻至于互體側體靡不該盡所  
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者非耶稿凡屢易始克成書易筭之夕  
猶手一編詔不孝曰天斬其算圖象總論未獲授簡然數年心  
力悉萃茲編若其善為傳之不孝捧讀遺書懼致湮沒爰請衍  
公細加警校公諸海內名曰易揆蓋府君所自命也夫易學不  
明人專一喙言數者不揆諸理言理者不揆諸象即刻舟標指  
于象有得而象先之畫象外之意未能神而明之則猶是京費  
之易程朱之易而非古四大聖人之易也夫易憂患之書也文  
之翼翼周之几几孔之無可無不可皆當悔吝憂虞之地而能

知阻知險故處困得亨後先一揆府君丁流極之運而節命屢  
介石誼篤匪躬悵家國之已非攀弓髯而莫逮匿影空門棲神  
漆簡其于涉世濟險進退存亡之道倘亦有異代而同揆者乎  
癸巳天中日

雲間許譽卿序曰四經皆有定論易不可以定論論者也非不  
可定至定者存于晝遂能包天下不定之論而無所不有無所  
不通商瞿而後言易者多鄭釋天象王疏人事說者猶或非之  
趙宋以來易大明邵子之言曰易于時配春于事屬皇于性係  
仁是揆諸氣者也程子之言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是揆諸理者也或問卦象于朱子朱子曰便是理會不得是揆

諸象者也三賢各得其一而易之大全無不畢見然則以定論  
論易者拘于易之辭未通于易之畫者也張子曰悟後心嘗宏  
觸理皆在我術內斯言近之矣我年友塞菴錢先生立朝當否  
泰之交則為包荒出世丁興亡之會則為碩果以故學識所至  
既過前賢晚年航味益深所著易揆一書余受而讀之時抒獨  
見旁輯諸家潔淨精微直與易契而余所服膺者尤在卦前設  
互卦後設對卦兩設分合直舉所謂氣與理與象莫不兼融而  
並攝之何也三才分六位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天地  
位居其盡無事于五人則上下乘承可合可離相生相接而消  
長之道伏焉故六位分屬則二賢五君三為諸侯令長四為太

子大臣近臣四爻皆得以事五初未主事上已謝事故不得互  
自有五而變通無窮舉凡人事得失正不能見者互潛見之此  
氣所蓄然也是編首揭互體卦則一定者既不阻其旁通已  
然者并不遏其未見是先生之論氣簡于邵而詳于邵矣卦有  
反對所謂綜也有四正綜而五氣之定者有見有四陽綜而氣  
之變者見以正綜陽以陽綜正而氣之平者見順逆既得象隨  
以立變化多寡均適其平上經陰多于陽者八爻下經陽多于  
陰者亦八爻是象之大中隨時非若太玄潛虛以艱深疑人也  
且乾坤坎離中孚頤大小過有錯無綜先生特設反覆為對之  
義即以錯為綜而以十二爻合斷其旨則又窮其變而通其理

觀乎象外以發先賢所未發是先生之論象變于未而深于未  
矣若六十四卦之合而為三十二蓋數之相周自有乘除此即  
天運之終始也閱正忘反是知進不知退也閱反遺正是知退  
不知進也兩卦交輝其旨彌變如屯蒙易位在屯則雷在蒙則  
山矣如小畜履易位在履則澤在小畜則風矣必兩卦分卷而  
後非偶者不相雜如屯可繼坤必不可合坤本與未之辨也師  
可繼訟必不可合訟兵刑不可偏見也卷數之分合明則有分  
而并繼備有合而闕隱通是先生之論理備于程而嚴于程矣  
昔孔子韋編三絕始悟義之圓圓為錯文之序卦為綜數其不  
可與要先生深悟之此意則對互分合極盡易畫之妙而無所

不有無所不通是以時而委心任運則為莊生之達生時而處  
險濟危則為瞿曇之撒手流行坎止不與天爭層見側出無非  
易理也

周易時論合編

明史十  
五卷

明中丞桐皖方孔炤潛夫論述蘆中人莆田余颺之子倫曰桐城方中丞潛夫先生諱孔炤號仁植萬歷丙辰進士其父大廷尉公大鎮萬歷己丑進士易其家傳也中丞公之嗣為密之以智中崇禎庚辰進士以己卯出家父之門天末不受宰相之召瓢衲以隱別稱浮山樂地愚者庚子遣其子田伯中惠來候家父以時論求序序畧云先生之學易也以統有無之中為極以河洛為端幾而要歸于時用先生之言曰自天地未分而今時矣今時之天地即未分時之天地人人全具卦爻而時時事事有當然之卦爻今又即以先生論嘉州忤貴為訟之時職方忤



璫為壯之時撫楚忤相為過之時至若為盡之時而以謙為用  
際草之時而以遜為行蓋先生無日而不在易中亦無時而不  
在卦爻象象之中故居方慎辨憂違樂行又悉環于代錯持情  
之中觀先生之以易律身則知先生之以易垂訓意深慮遠合  
於聖人憂患之懷而盡變極通山梁之嘆時中庸之時措孟子  
之贊聖之時先生直以全篇括之蓋歷四聖之時而後有邵朱  
之時更歷邵朱之時而後有先生之時也先生之為繼易之傳  
人也又何疑焉

淮徐觀察上谷李世洽曰潛夫方先生續承家學著為時論紹  
聞則祖明道而禍廷尉集說則循康節而遵考而又精搜楊京

王鄭周程張蔡之奧以漚漚及近代名儒鉅公窮經博物諸君子不下千有餘家綜合全豹微幾析義網舉目難亡慮數十萬言亦何槩然其明備也先生束髮通以來起家循吏入領職方出視楚撫忤璫忤相大節嶷嶷晚丁鼎革之運嘉遊環中草堂令嗣密之萬里歸省華表一鶴猶復埋影雪窟黃葉栖真更從廬居阡中盡變極研卒就名山之業予友人竹西子為先生從子出秘稿請表章之因序以行

易經困學箋記

明文作周易玩辭  
困學記十二卷

明海寧張次仲字元屹號待軒取待天下清之義天啓辛酉舉人著易經困學箋記詩弋晉書鈔唐藩鎮攷土室晤言錄等書為人個儻有氣槩才華千人議論創闢獨行己意即先儒定論勿顧也入清初避于荒野後因其子欲謀仕入城居禁止之康

熙十九年卒年八十九

古周易訂詁十六卷

明末漳州何楷玄子著自序曰古易分上下二篇所謂二篇之  
策也孔子作傳釋經亦隨經而分謂之十翼上彖傳一下彖傳  
二上象傳三下象傳四上繫辭傳五下繫辭傳六文言傳七說  
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  
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  
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漢興言易者要本之田何  
離上下經與十翼為十二篇而說者自為章句易之本經也是  
時東萊費直長翁者治易亡章句獨以彖象傳及繫辭等十篇  
解說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田何之學

施讐孟喜梁邱賀之徒最盛後別有焦延壽易托之孟氏傳京  
房其說長於災變不類聖人之經費氏初微但傳民間至後漢  
時陳元鄭眾之徒皆學費氏費氏興而田何遂息古十二篇之  
易遂忘其本世所傳鄭玄舊本以彖傳連經文然猶若令乾卦  
次序至王弼乃自坤卦而始每卦以彖傳移綴彖辭之後而以  
彖曰兩字冠之又以為彖本釋經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  
之象辭各附當爻之下猶如杜預註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  
其意欲便學者誦習如許俊對高貴鄉公之說也按古者經傳  
各為一書如春秋三傳不與經連故石經公羊傳皆無經文藝  
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

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為注鄭玄與馬融同時玄以易傳合經蓋倣融例而弼又援玄例也魏晉而下去古日遠學者不見古文唐太宗詔名儒定九經正義孔穎達奉詔與諸儒參議於易獨取王弼不本正義者以為異說於是後學惟弼是從莫敢移動呂汲公王原叔晁以道李巽岩呂伯恭朱元晦皆以分經合傳為非古吳仁傑祝與權編周易古經亦皆極論王弼之失余故別異經傳以還田何之舊竊謂夫子之注易備矣學者因而求之則思過半仍取彖象二傳附于經文之下以為之注易以彖傳象傳等字其文專釋乾坤及上下繫說序雜等傳凡有關於彖象者亦各隨卦而附列焉以祖費直之意輒不自

量罔羅舊聞載以管見為之小注要求靡盬于夫子而已爰題  
其名曰古周易訂詁云

何楷天啟乙丑進士崇禎朝為給事中劾楊嗣昌救黃道周  
隆武朝官戶部尚書劾鄭芝龍鄭鴻逵不從郊祀無人臣禮  
遷左都御史又劾鴻逵搖扇殿上二鄭益怒楷請告歸芝龍  
使其部曲楊耿戕其一耳楷遂死弘光時為侍郎救太子

兒易內儀六卷外儀十五卷

明上虞倪元璐玉汝著自序曰漢人說易舌本強樞似兒強解  
事者宋人剔梳求通遂成學究學究不如兒兒強解事不如兒  
不解事也古今謠識多出兒口即易寄靈任兒自言必能前知  
矣夫易固貴兒所以藏身大藏之筮小藏之兒筮亦聖人兒天  
下也天下甚危之言以為兒為之則可無禍屯之次乾坤此易  
告難也繼屯以蒙蒙童是兒此易明言惟兒足支難耳子雲太  
玄童烏共之童烏者子雲九歲兒也 義例八則云明類第一  
開物成務前民之道以所由來故曰原始剛柔摩盪發卦之功  
以其本事故曰正言觸類引伸窮卦極變以其竭才故曰能事



彌綸天地包洪貫織以其究功故曰盡利化而裁之其究不廢  
以其扶敗故曰曲成平之傾之其責有歸以其重舉故曰申命  
又曰易冒易生易準易至易則易行易行易能八者易所由作  
也易居者六十四卦之所由見也易適者卦之所由極于四千  
九十六者也易列易位易數易兼易索易倚易推易制易求易  
見易類易嚮易治易作易會易通易小易初十八者易之義格  
於是則無遺也易相易教二者係之申易者也其餘七明文多  
不能悉載

雲間蔣雯階馭閩曰公通經玄解創立蘊深不襲漢以後諸儒  
章句作兒易兒者姓也其義孩言童蒙也有內儀卦必遵上畫

必親初以仲尼上兼三聖求用于象曰以用從君子有外儀陳  
版握策以揲命鬼開成之類曰原始為易冒易生易準易至易  
則易衍易行易能摩塗之類曰正言為易居引觸之類曰能事  
為易適彌綸之類曰盡利為易列易位易數易兼易倚易推易  
求易見易類易嚮易治易作化裁之類曰曲成為易會易通易  
小易初平傾之類曰申命為易相易教天地之開闔日月之明  
晦晝夜之通復世會之升降聖人所以握大鈞而御萬有君子  
持身進德人事之數古今之變盡於此矣殆發機於筮馬其學  
渾淪無端與漳浦黃公道周角立成家而通權達變殆過之具  
所著書行世者代言奏牘講編兒易鴻寶應本遺詩其樞計奏

疏及搜遺諸種則藏於家

古易世學十五卷 易辨一卷

明史不載易辨

明鄞人豐坊著本坊一人所作而偽託於遠祖豐稷及曾祖豐慶父豐熙而以己承其學人皆目為狂易然其中儘多可采發先儒所未發者

周易旁訓

明雲間苦節先生沈易翼之著

易髓

明陳州學正雲間支山張璞廷采著

易卦通義

明宗伯雲間文簡公孫承恩貞甫著

重刊周易本義三卷

明寧波洪常曰周易序次有古易今易之異程子因今易作傳朱子因古易作本義後世以本義附于傳而一之故今本義之序亦今經也奉化邑庠教諭成君矩謂世之讀易者先本義而後傳故獨刻本義行於世讀者便之今成君致政還姑蘇板隨以行學者不易得寧波郡庠胡生儔與其弟信乃以成君本重加校正一遵聖朝頒降大金捐已貲以刻諸梓其嘉惠學者之意可尚也刻既成屬常識其始末如此成化己丑冬十二月

崑山顧炎武日知錄曰周易自伏羲畫卦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謂之經經分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謂之傳傳分十篇彖

傳上下二篇象傳上下二篇繫辭傳上下二篇文言說卦傳序  
卦傳雜卦傳各一篇自漢以來為費直王弼所亂取孔子之言  
逐條附於卦爻之下程正叔傳因之及朱元晦本義始依古文  
故於周易上經條下經云中間頗為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  
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為經二卷傳十卷乃復  
孔氏之舊云洪武初頒五經天下儒學惟易兼用程朱二氏亦  
各自為書永樂中修大全及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  
後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散亂彖即文王所係之詞傳者孔  
子所以釋經之詞也後凡言傳者放此此乃彖上傳條下義今  
乃削彖上傳三字而附於大哉乾元之下象者卦之上下兩象

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係之辭也乃象上傳條下義今乃削象  
上傳三字而於天行健之下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  
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乃文言條下義今乃削  
文言二字而附於元者善之長也之下其象曰象曰文言曰字  
皆朱子本所無復依程傳添入又不知何年何人以場屋文字  
義當歸一請廢程傳專用本義果行其說即宜尋朱子本義舊  
本翻刻乃又從大全中提出本義仍是散亂之書其初則屈朱  
以就五程久則忘之而以程之次序為朱子次序惜乎朱子正  
定之書竟不得見於世豈非此經之不幸也夫

輔按通考馮椅厚齋易學條下載中興藝文志云椅為輯注



輯傳外傳蓋以程沙隨朱公文公雖本古易為注猶未盡正  
孔傳名義乃改彖曰象曰為贊曰以係卦之辭即為彖係爻  
之辭即為象王弼本彖曰象曰乃孔子釋彖象與商飛卿說  
同據此說則是朱子本義雖依古易立彖上傳象上傳等題  
目其彖曰象曰仍未削去也今寧人顧子以為朱子本所無  
不知何所考証

復古易十二篇

復古易十二篇明王雲鳳訂正其後序曰秦以易為卜筮書得不焚故易在六籍中為完書漢人有以十翼冠一傳字於其首而統附於上下經二篇之後者或曰費直為之今考其本傳則曰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而已豈費氏始以傳說經其徒轉相傳授遂自附其後與厥後鄭玄始析彖象附於各卦之末王弼宗之復以彖併大象綴於各卦之下小象綴於各爻之下而乾則仍其舊又增文言於乾坤之後雖曰欲使學者尋省易了而不知孔子之易固未可為文王周公之易也程子作傳亦用弼本汲郡呂氏嵩山晁氏始欲復古經傳各為一書而間有

未盡合者東萊呂氏又更定著始復孔子之舊而朱子因之以  
作義本義嗚呼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是以儒者尚之然穿鑿  
於漢人之支離假托於異端之邪曲書雖存而道則晦矣書不  
亡猶可以明道而鄭王二子乃割裂淆亂焉遂使千百年來世  
不復見古聖人之完書其亦不幸矣哉朱子求復古易所取甚  
博卒從東萊所以處之者已審後有作蓋無以易而董張胡陳  
諸家相繼攘臂而起各用已見更置紛紛迄我朝儒臣纂輯諸  
經於易謂程朱不可偏廢乃從程氏本而以本義分附之且有  
刪改於其間自是朱呂之易復為鄭王之易而讀本義者往往  
有不得其說者矣嘗與莆田宋孔時談易孔時屬余繕寫如朱

呂元本於是更加考究以就此編藏之中苟用脩私覽且以就  
正於同志君子云

卦畫圖 太極解 啓蒙疏

明晉江沈亨體敬著亨潛心聖道闇嘿修持其於義利公私之際幾微嚴審嘗云心術上要致其光明氣質上要矯其偏邪一切墜情溺志攻愚責善省己望人不遺餘力嘉靖乙卯以貢授新會訓導作卦畫圖論孟辨太極解啓蒙疏以發先聖之蘊士尊尚之擢宜山教未幾致仕

周易像象述五卷

明梁溪吳桂森覲華著自序曰像象述者述啓新先生錢子之  
易也先生有像象三書曰管見曰像鈔曰續鈔其大旨以乾坤  
兩畫為人儀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物為人象而謂之像者  
以全象備于人則人必成其為象斯成其為人也惟知像象為  
人而乃知一卦一爻皆人身中物爻象之詞皆言人身上事故  
易至深也而實至顯至賾也而實至近聖人曰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然而成之存乎德行其示人之意亦親切明白矣先生三  
書外又畫人象圖以析其義斯義也啓鑰開闢無異以司南指  
來學之路也然則先生之書詳矣又何必述乎蓋森於庚戌受

業得觀管見癸丑設舉比廷先生于東林得觀像鈔隨讀隨聽而見先生之言不盡于書也又于丁巳負笈龜山得觀續鈔朝夕從遊而見先生之意不盡于言也于是間有所述以呈先生先生為面訂之惜未及半而先生曳杖矣自是朝而讀夕而思更八寒暑而成帙夫先生之書猶不足盡先生而况述之者又安能彷彿先生乎然而寧述焉者使有好易者見之知像象之旨其意不在于言而言不在于書若此天啓乙丑仲冬望吳桂森謹識

又像象金針畧曰讀易之法先看陰陽陰陽大分明然後看八卦八卦性情得然後看六十四象六十四象卦名識然後看象

辭象辭明然後看三百八十四爻義爻義得然後看小象從源  
察流始知條理脉絡一一分明聖人下一字一語都是因物賦  
形化工神筆極擬議之工句中有象字中有義句句字字有緣  
故下落無一个閒文雜字與詩書文法不同識得一分纔有一  
分可進通得一路更有一路可通故學易者無中止窮盡沒身  
已爾語曰懸鼠飲河不過滿腹云

同郡張瑋曰叔美吳先生壯歲即斷名心簡酬接屐取子瑩其  
肺腑為名理之聚其于易也體諸身之負抱戴履以為圖圖書  
方不在河洛也驗諸心之翕凝變動以為潛見惕躍飛亢不在  
時位也蓋潔淨精微先生自有之當天啓之季人以學為諱先



生方聯一二同志會鴻山會蓮茶會華藏會荆溪尊汲閔皇尋  
諸君之墜緒作詩曰坐談莫畏西風急玄酒斟時宇宙春信斯  
言也即維絕軸傾凝冰重嗜儒者旋轉大力應自綽如讀所著  
泰否說再三謹嚴于邪正之際憂患又何如也必如先生之息  
冀汰浮沉養靜澡而後可云能體易必如先生之定脚當硬肩  
世擔而後可云能用易篇章字句云乎哉先生說易渙乎霧除  
沛乎源遠真乎其骨角解而冲融乎其膏液聚也一洗依傍割  
裂之陋獨嘗問易龜山得啓新先生策發久之乃集厥成題曰  
像象述若述所聞于啓新先生未嘗自立一解者猗嚙此所以  
為叔美先生之易也歟崇禎丙子夏五謹叙

此書在燕京從董孝廉德其處借觀鈔本

易解六卷

明季吉水周瑞豹玄叔著天啟壬戌進士官尚寶卿遭亂不果  
上甲申逆闖之變痛哭喪明杜門不與戶外事甲午被誣逮入  
章門死於獄所著易解外尚有香霧閣集

易序圖說十卷

明史  
二卷

明侍御錫山秦鏞大音著自序曰繫辭云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既云居之而安自不應強生見解但序之為言明有次第學者苟不於其中探討意義亦豈能居之而安乎據序卦傳止以卦名聯屬不取反對為義或云此聖人慮後世妄作執更其序故作傳以明其為一定之序而非其意義所存是則然矣乃雜卦傳又何以作也以序卦為定則雜卦不應作以雜為變則序卦不應執竊謂六十四卦惟文王能序之惟孔子能雜之後之學者能以雜卦對待之義求序卦流行之理亦庶乎能居之安矣作序卦圖說上篇凡五段下篇凡四段合上下凡九段配乾

之數中間入爻又處甚畧舉要而已朱子有言註易不欲詳恐障其光明也今序之而已其又多乎哉獨爻數配合頗有自然之妙倘以是質之先儒而不無一言之幾乎道則或因是而求居安之說其於義文用孔之心畫或不至於河漢云爾

序純卦乾坤坎離震巽兌序體卦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序辟卦乾坤泰否臨觀剝復遯大壯夬姤序一陽師比謙豫剝復序一陰小畜履同人大有夬姤序二陽屯蒙臨觀頤坎晉明夷蹇解萃升震艮小過序二陰需訟无妄大畜大過離遯大壯家人睽革鼎巽兌中孚序三陽三陰泰否隨蠱噬嗑賁咸恒損益困井漸歸妹豐旅渙節既濟未濟序乾乾需訟小畜履泰

否同人大有无妄大畜遯大壯夬姤序坤坤師比泰否謙豫臨  
觀剝復晉明夷萃升序坎屯蒙需訟師比坎蹇解困井渙即既  
濟未濟序離同人大有噬嗑賁離晉明夷家人睽革鼎豐旅既  
濟未濟序震艮屯蒙謙豫隨蠱噬嗑賁復无妄大畜順成恒  
遯大壯蹇解損益震艮漸歸妹豐旅小過序巽兌小畜履隨蠱  
臨觀大過咸恒家人睽損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漸歸妹巽兌  
渙節中孚 上經第一段凡二卦乾坤乾履卦交卦俱無變坤  
坤履卦交卦俱無變乾上經第二段凡四對八卦屯蒙為一對  
屯交卦解變卦鼎蒙交卦蹇變卦革需訟為一對需交卦訟變  
卦晉訟交卦需變卦明夷師比為一對師交卦比變卦同人比

交卦師變卦大有小畜履為一對小畜交卦姤變卦豫履交卦  
大變卦謙上經第三段凡四對八卦泰否為一對泰交卦否變  
卦否否交卦泰變卦泰同人大有為一對同人交卦大有變卦  
師大有交卦同人變卦比謙豫為一對謙交卦剝變卦履豫交  
卦復變卦小畜隨蠱為一對隨交卦為歸妹變卦蠱蠱交卦漸  
變卦隨上經第四段凡四對八卦臨觀為一對臨交卦萃變卦  
遯觀交卦升變卦大壯噬嗑賁為一對噬嗑交卦豐變卦升賁  
交卦旅變卦困剝復為一對剝交卦謙變卦大復交卦豫變卦  
姤无妄大畜為一對无妄交卦大壯變卦升大畜交卦遯變卦  
萃上經第五段凡四卦順大過坎離順交卦小過變卦大過大

過交卦中孚變卦頤坎交卦無變卦離離交卦無變卦坎下經  
第一段凡五對十卦咸恒為一對咸交卦損變卦損恒交卦益  
變卦益遯大壯為一對遯交卦大畜變卦臨大壯交卦无妄變  
卦觀晉明夷為一對晉交卦明夷變卦需明夷交卦晉變卦訟  
家人睽為一對家人交卦鼎變卦解睽交卦晉變卦訟蹇解為  
一對蹇交卦蒙變卦睽解交卦屯變卦家人下經第二段凡五  
對十卦損益為一對損交卦咸變卦咸益交卦恒變卦恒夬姤  
為一對夬交卦履變卦剝姤交卦小畜變卦復萃升為一對萃  
交卦臨變卦大畜升交卦觀變卦无妄困井為一對困交卦節  
變卦賁井交卦渙變卦噬嗑萃鼎為一對萃交卦睽變卦蒙鼎



交卦家人變卦屯下經第三段凡五對十卦震艮為一對震交  
卦無變卦巽艮交卦無變卦兌漸歸妹為一對漸交卦蠱變卦  
歸妹歸妹交卦隨變卦漸豐旅為一對豐交卦噬嗑變卦渙旅  
交卦賁變卦節巽兌為一對巽交卦無變卦震兌交卦無變卦  
艮渙即為一對渙交卦井變卦豐節交卦困變卦旅下經四段  
凡四卦中孚小過不對既濟未濟為一對中孚交卦大過變卦  
小過小過交卦頤變卦中孚既濟交卦未濟變卦未濟未濟交  
卦既濟變卦既濟已上段各有說有圖有贊末又創為八角磨  
盤圖亦有說

同邑嚴福孫序曰侍御大音泰先生者著易序圖說成以福孫

方從問易屬為之序且命母以一日長為辭福孫敬謝不敏受  
讀卒業乃作而嘆曰至哉先生之說易也其合先後天之用而  
一之者乎自夫子翼序卦言義理而不及象數先儒求之象數  
而未能盡合遂或以為非易之蘊或以為非聖人之精觀先生  
之圖說則非獨析理精也乃於象數亦無不合焉夫序卦以六  
十四覆為三十六上經得十八下經得十八先儒已具言之先  
生則更於爻數之陰陽得配合自然之妙於是以上經分為五  
節象陽下經分為四節象陰上經每節卦得四覆與二覆象陽  
中陰下經每節卦得五覆與三覆象陰中陽而爻數之配合則  
皆不出一節之中如以屯蒙二陽配需訟二陰以師比一陽配

小畜履一陰陰陽爻各得二十有四之類推之後節莫不皆然  
顧愚以先生得先後天合一之用則獨於其變例知之何以明  
其然也曰先天之用在於復姤後天之用在於坎離先天卦不  
取覆對而兩剝復姤分列乾坤左右獨有覆對之象此先天  
之合乎後天者也故以四卦序上下經之中為天根月窟往來  
之關鍵得用焉先天以多為貴故陽儀多三十二陽陰儀多  
三十二陰則取諸復姤序卦以少為貴故上經陽也而多八陽  
陰下經陰也而多八陽亦取諸剝復姤此四卦所以不與諸  
卦配而變例以從上下經之選配者也後天卦不取正對而離  
南代乾坎北代坤獨有正對之象此後天之合乎先天者也故

首之以乾坤中之以頤大過坎離終之以中孚小過既濟未濟  
得其用焉二濟一坎離也頤中孚一離象大小過一坎象也覆  
卦數凡四九以上經中三四合下經前三五得三九以正對卦  
始二終三合中四復得一九其妙皆於合二濟之坎離以為首  
尾五卦之中樞即為八正卦三十六覆卦變化之總樞此二濟  
所以不與諸覆卦為伍而變例以從正卦之後者也以剝復六  
姤從遙配而夫剝之用歸於復姤以二濟從正對而二濟之用  
歸於坎離愚謂先生得先後天合一之用者此也抑有異者愚  
嘗較定先天方圓而以屯西配蒙東以需東配訟西皆不爽毫  
髮今以先生之圖合之則以屯蒙比配需訟南以師比北配小

高履南亦皆不與毫髮雖先生所未及言而此心此理之同固有不謀而合者竊幸藉是以求益故敢因先生之命而附及焉至篇中以雜卦參序義以覆象明彖文又附先後天諸圖而各系以贊皆極義理之高深而一歸于純粹中正則文孔精蘊實具於斯非小子末學所能闡揚其萬一也

高世泰序曰易義大著於萬歷中東林諸賢維時錢啓新先生創獲于像象孫淇澳先生標指于明洛吳覲華先生之述精而顯先伯父忠憲公之孔義約而微皆程朱後易學之宗匠也乃于卦序皆有所畧焉者何歟說者謂卦序分明一世運圖固也然卦氣推算之說窮理之儒所不欲道而其中範圍天地之妙

又不容以擬議教人畧之者其以此歟後三十年而秦侍御大音乃著易序圖說予稔知大音之為人若朴若谷端居澄心豈好過用其聰明而欲軼駕于前賢之上哉再三讀其書何奧如也而繁如也浩博而有歸也往復而彌確也夫易之為言義無盡藏隨人尋繹故四聖有四聖之易漢魏諸賢有漢魏之諸賢之易閩洛諸賢有閩洛諸賢之易東林諸賢有東林諸賢之易通明之逸述之四聖此心也此易也諸賢此心也此易也吾此心也此易也大音之易固天地間不可無之易亦天地間自有之易前賢之所畧後賢補之今日其卦序發明之日歟代變以來士君子之不得志於時者或高談無生之學或相與挈林竹

林之遊此亦肥遯之所託也而大音无闕之懷與憂患之思兼  
至寄栖禪榻掩闔著書可以自娛可以垂世以人言之存乎景  
行莫如東林諸賢以教言之存乎精義莫如學易由斯而友干  
古由斯而翼六經吾不能量大音之所詣矣然則大音之不得  
志於時也乃其所由紹心學而維世道者歟抑卦之有序有雜  
猶之有正有反孔子雜之所以翼文王之序也於序而知天地  
之化之神於雜而知聖人之用之神化即用也用即化也天地  
聖人一也大音參雜卦之文於序卦之下亦以示學易者言序  
必兼言雜歟其所以為卦序發明之日歟

讀禮志疑十二卷

皇朝平湖陸隴其稼書著儀封張伯行序畧曰昔夫子自謂信古而傳述則考古之貴於信不貴於疑尚矣蓋聖人之世作者略備其書昭然若揭日星而行無可疑者也而及門季路言游諸賢自信過甚夫子於仲氏既有不知為不知闕如之誨又觀



易學指掌四卷

崇禎時雄縣趙鳳翔羽伯纂輯依古本以上下經居前而次以孔子十傳一圖說二傳義三筮法四占法鹿化麟仁卿為之序畧云易更三聖之手不離象數實為萬理淵源占者即數測理覺無時無處無念無事不在易中世無明眼之人則易即晦于天下之治易者吾友趙羽伯獨有深解時或撚著決大疑難事靡不奇中茲編考証古昔參以己見可謂明悉羽伯之言曰易之理廣大精微心可默識即語焉而難詳茲特就著言著聊指其法耳似於德體象慶承乘比應攻取之妙別有所窺窺而非辭之所可泥嗚呼羽伯第言著法而易之理已盡矣

易學三述一卷

明河東王含光似鶴者自序畧曰僕承先訓治易三世矣弱冠應制利不利乃退而學禮雖偉而釋褐而弓裘弗振疲馬在懷年逾知非買山高枕夢接羲皇與我周旋者獨有韋編在耳居安樂玩怡然自得極深研幾又真然自失乃積思冥搜旁及百家捐捐乎從事十年而後知易之不可學也蓋易之亡也久矣一亡於棄理言數者流為讖緯之書再亡於棄數言理者泥於訓詁之弊况乎誣河圖為五行裂洛書為九疇侮係詞為偽妄則易之亡一而再再而三矣然易亡而猶存者賴有河洛之數二篇十翼之詞尚在耳故僕之述易也亦曰伏羲之圖本於河

洛文王之圖本於伏羲孔子係詞本於河洛義文文如此而已  
矣

崑山盛符升序畧曰河中王似鶴先生之易學述乎義述乎文  
述乎孔而非述乎漢宋諸儒者也然述乎義文孔總以述乎天  
地自然之易因而詳求其說有合於先儒者矣有不合於先儒  
者矣如論河圖為八卦所由生人所及也論河非五行之數論  
洛書非九疇之數非人所及也如論中五為無形之河圖人所  
及也論河圖為未布之洛書論洛書為无卦之員圖非人所及  
也如論先天小橫圖出於河圖人所及也論員圖之出於橫圖  
俱按洛書之數非人所及也如論大員圖大方圖法天象地人

所及也論大橫圖重儀重象顯聞啓蒙非人所及也至其論後  
天也悉本洛書所坐之數而謂文之橫圖出於羲之員圖文之  
員圖出於羲之橫圖有變通無改易其理更確而可徵尤非人  
所及也以此為探本窮原學而全易之理與數皆具焉其有功  
於三古四聖豈不偉哉雖然先生初不以為異也八圖所載悉  
遵朱子本義而推本其傳皆出邵子是其立論之或同或異未  
必盡出於諸儒而揆之以貫道先後始終今古之一原無不合  
也自非冥搜靜悟深契乎數聖之心傳者安足語此

歷陽居士王岩楨曰似鶴侄風襟淡漠識力員通遺榮解組尚  
羊林壑者十餘年而著三述書初成見者疑信相半疑者謂其

未合於訓詁信者謂其有當於圖經也即余亦目駭意奪所得  
所未有而似鶴乃退然曰愚所守者聖人之糟粕耳咀糟粕而  
得酒味其為味也幾何矣天下豈乏酒人哉索味於糟粕者或  
寡耳今固知似鶴善述而且得其述之之由也

三述目錄凡例

河圖解 河圖非五行之數辨 鄭氏河圖說 圖數序說

圖數生成說 洛書解 洛書非九疇之數辨 偽洛書圖說

洛書五行說 五行正數 伏羲小橫圖解 以河圖証卦數

以洛書証卦數 以著卦証卦數 以五十証卦數 以位序

証卦數 邵子所見畧同 伏羲小圓圖解 伏羲大橫圖解

伏羲員方二圖合解 員圖解 方圖解 員圖卦氣 卦爻  
節序之例 文王橫圖解 橫圖卦序見於震巽兌之互體  
文王圓圖說 文王員圖卦序本於伏羲小橫圖 擬縱橫以  
明反對 員圖三縱一橫 古法六十四卦變說 員圖反對  
合正變 乾坤坎離之變始平而終錯 巽艮兌震之變始錯  
而終平 縱圓爻變 圓圖卦序見於坎離之互體 二篇分  
卦之數 三十六宮員圖 三十六宮方圖 八卦九六之分  
二篇雜卦之畧 八純坐宮定以紀 三紀中氣 三紀次卦  
見縱橫之序 中爻三變見八純之位次 八純初變 九六  
首尾 變宮正反 二篇卦位通序 三紀大限 三紀小限

陽九大限 陽九小限 陰六大限 陰六小限 卦運十圖  
五運圓圖說 五運橫圖說 納甲起例 納甲圖說 納甲  
重圖 納甲合圖 蠱象象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巽五爻先  
庚三日後庚三日 革卦辭己日乃孚二爻己日革之 周易  
不言五行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策數 參伍以  
變錯綜其數 參天兩地而倚數 周易卦變 本義卦變  
考變占 變占擬例 卜筮所宜 京焦易說 象數 明暗  
虛實 先後合一 五十設譬

凡例云一是編所列八圖皆遵朱子本義蓋邵子所傳也它如  
鄭樵河圖洛書以今冒古以偽亂真此聖經稂莠也首剷除之

一是編專為發明八圖羽翼聖經一得之愚或有先儒未嘗  
言及者願以芻蕘質之賢哲非敢標新索異也 一經義廣大  
精微未易註釋然彖辭有象傳可釋爻辭有小象可釋惟八圖  
之義見乎係辭故解圖必引証焉 一圖義幽深極難探索有  
彌年累月始得一解者又非單辭能罄不得已私擬小圖旁通  
曲折以禪披玩非敢僭加於聖圖之外也 一歷代講易者無  
慮千百家其書不得詳讀惟信州楊氏所集周易古今文全書  
猶存其概可略而知耳倘有秘文異授衛道尊經之士惠而教  
我敢不北面請益哉



周易直指十卷

周易大義

明文  
大義

黃虞稷云明仁宗皇帝在東宮卜筮專用揲著而斷以周易世俗占法皆不用嘗命楊士奇纂卦爻朱氏本義要旨一編既進上悅名曰周易直指士奇曰易固為卜筮作然文王周孔象象十翼之辭修齊治平之道悉備請編輯備覽從之名曰周易大義先是徐好古作尚書直指金幼孜作春秋大旨上皆置於書殿寢室以備觀覽

考正古易十三篇

明末處士無錫嚴福孫祺先著其言曰易之為書主明陰陽之象有交易變易之義故名易古文易从日从月蓋陰陽之象莫著于日月也其卦伏羲所畫歷夏為連山商為歸藏至周則為周易其辭則以文王係卦之彖周公係爻之象及孔子係卦之象各上下二篇為經以孔子所作彖上下傳象上下傳係辭上下傳及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凡十篇名十翼者為傳說詳著考正古易序中古本三經十翼卷帙各分子周易通義便於玩索故析傳以附經學者溯流窮源當仍求之古易庶可盡先聖作者之意也又曰乾天坤地震雷巽風坎水離火艮山兌澤者經

八卦之象也象辭凡上下二篇夫子係卦之辭蓋於文周彖象之別取乎卦上下兩象合卦名義以明君子用易之方自成也為夫子之易具體非傳而經不在十翼之例者說詳考正古易例中

元輔按漢儒以來只以文王彖辭周公文辭為經二篇以孔子彖傳上下大小象傳上下係辭傳上下及文言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為十翼今祺先獨以孔子大象辭亦自為經不列十翼之數與諸儒異其考正古易序例余未得見當從其弟繩孫孫友索之

像象管見

明史  
七卷

象鈔六卷

續鈔

明史象鈔續  
鈔共六卷

明毘陵錢一本啓新著姚現聞曰先生于易自田何而下無所  
不披析而澄心冥契所得于靜悟為多則有像象管見有象鈔  
有範衍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知者邵堯夫聰明蓋  
世然得李之材秘授而後能窮其奧如公無師之智究其所得  
與堯夫等其寄寓逋客自志亦勞赫安樂窩遺意焉

高忠憲公曰易象經錢啓新先生說明一字一句既知來歷今  
只味其言外之味受用無盡先生居其勞某輩居其逸何德如  
之年來此身在易中如魚在水此易在身中如春在木

周易象鈔卷一首馬圖次龜書次太極次體用一源次河洛合

圖次一陰一陽次通知晝夜次先天方圖次先天圓圖次後天  
圓圖次乾坤易之門次序卦次雜卦次制器尚象次大衍次九  
卦次四象次八卦次重卦卷二繫辭卷三附錄各書卷四附錄  
雜吟咏卷五上經卷六下經

自序曰萬歷丙戌余復任螺川受教王陳兩先生始知讀易積  
之幾二十年若彷彿窺見管中一斑不忍投之水火因灾木于  
甲辰名曰像象管見至于今又凡十年筆既秃手亦顛矣因友  
人鞭勉隨觀隨讀隨鈔積與前等復不忍棄去思續為木  
灾以備自考鏡名曰像鈔孫盛有言易之為書窮神知化非天  
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此蓋不特歲粥

之失云余前見既管後鈔復然即不任注與解然應鈔不鈔非  
所鈔而鈔亦自知妄無所逃罪或又曰先生窮年兀兀在書冊  
中作活計噫此蠹魚也余曰書冊安能蠹魚人人自蠹魚耳人  
有家無書有書無蠹余尚恐不得比數于蠹魚卒為蟬蛸之朝  
夕若曰無事書冊余曷敢昧心萬歷癸丑春孟

周易孔義

明史  
一卷

明無錫高忠憲攀龍著天啓時太僕卿疏辭不允遂乞差還里舟中閒寂著周易孔義大旨謂五經注于後儒易經注于夫子說易者明夫子之言而明易矣數年前與吾錢啓新先生講易東林多所闡發欲勒成一家言未就至是始得卒業其言易簡而精微多前人所未發云

文弢案明史又有大易易簡說三卷

修復古易經傳訓測十卷

明湛若水甘泉著其序畧曰昔者伏羲作易有卦畫焉而已矣  
伏羲之易行數千年而後有文王周公未聞待文王周公之象  
爻而後可待行也義文之易又行數百年而後有孔子未聞待  
孔子之傳而後可行也由義文之上其說簡由孔子之下其說  
長其說簡所以待上士也其說長所以待下士也世之降也孔  
子之不得已也自孔子之後又數千年善治易者吾獨取費直  
焉以孔子之十傳明義文周公之經然而易之道直未之知也  
夫易傳孔子所以體天地之道盡人物之理窮變化之奧也直  
數焉而已哉故韋編三絕以窮夫易之道由文王周公之易以



窮伏羲之易由伏羲之易以窮身心之易由身心之易以窮天  
地人物之易是故十傳作焉廣大悉備至矣夫十傳所以解經  
者也後之儒者於經而解之又以傳而分附之不亦贅而支也  
乎予頗竊見此意以求學而未敢自是不輕易著作者數年乃  
江都葛生澗深知篤信懇請為學者俛焉正之乃為出義文周  
公之易復為上下經而取孔子之翼為後人所分附者復合而  
為十傳讀孔子之傳以明義文周公之經曉然矣其舊本多有  
錯簡如重出亢龍有悔以下十九條乃文言之文而簡錯散帙  
於條辭者今亦因與釐正復歸文言之篇次或為後人所訛者  
稍加更定而著其義夫然後易為全書矣於孔子十傳則稍出

愚見因言求象而各為之測於三聖之經則全本本文第令葛生  
等采測義作旁識而不為之說俾學者因測以明傳因傳以明  
經庶乎天下後世復見古易之大全而四聖之心或可得矣

易學四同八卷別錄四卷

明史又有古易科一卷

明浙東季本明德輯錄其序曰易心學也隨時變易歸于中道故謂之易夫心之動靜陰陽而已矣陰陽往來其變無窮道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往者事之化來者幾之做事既化不可得而知矣所可知者惟其幾耳知幾而中在是矣故易以知來為要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知以藏往神以知來無他學也于是憂民之迷于吉凶也而為之設卜筮以前民用將與共立于無過之地此豈有所強哉不過因其心之同不待外求者而開明之使不昧于吉凶之幾即其一念之覺而得補過以復于無咎此伏羲作易之本意也易為卜筮作豈若後世推測利害于

刑形迹之粗哉既有卜筮則必有貞悔之二體七八九六之四象雖未有辭而卦已有名陰陽之變可以無所不通矣不然則卦畫之具將安所用耶禹謨曰龜筮協從是唐虞時同此卜筮也洪範曰龜從筮從是夏商時同此卜筮也自伏羲之後卜筮之法未有改者特以商政不綱民罹罪咎文王拘于羑里身經患難憂民之迷吉凶亦猶伏羲也乃即伏羲所畫之卦繫之象辭以發明其義而易道復興焉雖其所言於卦畫之情已皆全具但未言其變則其蘊顯尚未顯然故周公復作爻辭其用九六蓋以變言也變即其所不變者不變者因變而後顯于此見吉凶之幾焉其實本文王之意也故周公之爻即文王之象文

王之象即伏羲之象至于孔子之象象爻傳則又不過解釋三  
聖之義而已千聖一心豈有異學哉顧自戰國以來微言既絕  
易師所傳多失其真重以遭秦烈焰民間易書不因卜筮而獨  
全也故繫辭文言說序雜卦諸傳汨於異說者為不少矣世儒  
信之不折諸理遂以為四聖之易不同為說紛紛竟無歸一以  
至於令學者貿貿莫知通從也豈有聖人之教至於惑世如此  
哉夫知來者占也覺于幾先之謂也此即獨知之處人所不見  
而甚微者也堯舜執中之傳所謂道心惟微者惟此而已故孔  
門得之世守以為謹獨之教而其源則實闡于伏羲之世矣然  
古人之學以心而不以言曰中曰微自堯舜發之故語傳道者

自堯舜始耳今觀易象豈待堯舜而後知道心之為微微之所  
以為中哉知聖道之同則知易學之同矣本窺此學踰三十年  
輒不自揆為書八卷名曰易學四同而別為圖文餘辨著法別  
傳各分內外篇為四卷以附其後而言易者之得失具可見焉

又圖文餘辨序曰圖文者易中圖書之文也餘辨者辨諸儒說  
圖未盡之意也易之文起于河圖洛書而伏羲因之以畫八卦  
重之為六十四卦文王又演之為乾坤屯蒙以至既未濟之序  
而繫之辭河圖洛書天地自然之易伏羲卦畫之陳世傳先天  
之易文王卦辭之序世傳後天之易文王之易在說卦本有乾  
坤生男女之文而後天之位明列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卦之

方故先儒說易多據乾父坤母三男三女之義未有先天後天之分也至康節邵氏受易于北海李之才乃得伏羲四圖史稱邵堯夫事李之才乃得受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遂演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于世蓋至此而始有先天之名也以伏羲為先天則宜以文王為後天矣然後天之圖未必文王所自作也非惟後天之圖未必文王所自作雖先天自圓圖外亦尚有可疑焉其河圖洛書亦自李之才而傳則康節之前雖有其名而亦未有定論如劉牧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世亦皆宗其說至康節而始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蓋古之所傳如此然後說圖書者不相亂矣蓋易者陰陽往來而已由

陰陽往來之義而言則河圖畫之洛書不過河圖之演義耳伏羲之易豈外于天地自然之理哉伏羲不能外天地之理以為易則文王亦豈能外伏羲之易以有言哉文王不能外伏羲之易以有言則周公亦豈能外文王之說以盡變哉三聖之易其揆一也孔子又安能別立一意而為之傳哉故自伏羲文王之後為圖漸密皆後人發明義文未盡之意如卦變圖者亦因周公爻辭之變而為之也其餘雖有他圖何以加焉朱子本義列河圖洛書伏羲八卦次序八卦方位六十四卦次序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八卦次序八卦方位及卦變圖為九而曰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其說經義



因而不同則非千聖一心之學矣故今以本義之九圖為主而  
先後之學序則以類相從他圖有相發明者亦附見焉義係於  
九圖者為內篇不係于九圖而自成一家者為外篇各辨其下  
庶幾發先儒未盡之意而盡易之情焉 又曰伏羲四圖考之  
皇極經世則八卦次第圖本名始畫八卦圖八卦位方位圖本  
名八卦正位圖六十四卦次序圖本名八卦重為六十四卦圖  
六十四卦方位圖本名六十四卦圖今名非康節舊名也特朱  
子更定于本義云耳

又著法別傳序曰道一而已豈有別傳哉道之有別傳也自傳  
之者失其正也夫著所以決嫌疑定猶豫以開人心莫善于此

自古聖神率以此道設教其所以明吉凶之故盡天地萬物之情者豈非由性命自然之理哉自漢以來其說多強令其所存揲著之術詳見于易學啟蒙然亦但能辨明郭雍初卦後不掛之誤而其餘悉皆承舊所謂明著策者既不如七八常多六九常少之偏而所謂考變占者亦多牽合且不究之卦九六之老不可以占本卦七八之少其譏雍法亦猶五十步笑百步耳後世遵信其書習而不察徒假象辭以為斷例其于天下之變安在其能盡哉竊疑聖人彰往察來之學神而明之不如是之膚淺也輒以己意著論列圖頗析羣疑別為一說雖然豈敢自謂已得正傳哉蓋天理之所不安者正之本也因其心之所不安

而通之于正亦或可以少禪易道焉書凡二篇其發明着法本  
旨者定為占辨占例占戒占斷合卜筮論為內篇若象占取應  
于易辭之中物類增分于易象之外及以己意斷占有驗而非  
出于易理之自然者並列外篇以備推測之一術云

黃宗羲曰易學四同謂四聖皆同也宋邵分為羲皇之易文周  
之易孔子之易先生正之是也但辭象變占一切不言蓋慈湖  
心易之流而放者也又曰着法別傳用四十八策虛二以為陰  
陽之母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三變皆同除掛一外左一則右必  
二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是明改經文其用四十有九  
為四十八矣此皆先生信心之過也

彭山王陽明門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官至長沙知府而罷先  
生閔學者之空疎祇以講學為事故苦力窮經罷官歸載書  
寓居禪寺迄晝夜寒暑無間者二十餘年所著有易學四同  
著法別傳數十種

易經存疑十二卷

明同安林希元茂貞著自序曰予自來髮即喜窮研經理懼其遺忘類皆劄記然性喜知新稿成輒棄去至有一書而二三易稿者經傳子史多人議思周易四子獨有全籍既入仕途王事經心中遺斤逐鴻迹東西此書雖携以行曾弗及目而散遺者有之泗水辭官始獲追修舊業稍稍就緒視學嶺表因先出四子書以示諸生繼而入丞大理南北吏官重以負罪南還風波涉歷干戈在念而易遂以束之高閣矣乃者被廢來歸山居無事念夙業未終爰取所藏易說重加刪飾始于辛丑之冬越一歲而告成定為十二卷命曰存疑從舊也書林詹氏因求刻予

弗能止懼其訛亂不倫姑為校正而予之或見之曰今之談經者或薄傳注而喜新說業舉者或忽義理而尚詞華次崖此書非子雲之覆瓿歟予聞之曰是何言與夫道在生民如日用飲食不可離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修道而立教六經所以作也聖人作經將使人由之以適道也經不明則道無由適傳注其可已與漢儒專門授受字疏句釋勤矣然業專訓詁微言奧旨鬱而未彰由戶升堂吾無取焉有宋真儒輩出更互演繹抽闡啟鑰升堂觀奧六經之道如日中天有目者共見吾無憾矣學者沿傳求經精思力踐深造自得則將親見密義面揖姬孔若不追蹤游夏亦必方軌田施隨其所就如飲江河傳注其可

少與其或片詞集翰未協皇墳千慮一失容或有焉然太陽有  
遺照大海有遺潤安能傷其明且大哉况大畜之道舍短集長  
謙謙君子衆多益寡故大舜之知成于好問孔子之聖竊比老  
彭若立已于峻前無古老方于往聖不亦遠乎今必下視朱程  
則吾之說焉能有易於彼無則上宗鄭賈鄭賈之說其可施于  
今乎是故昔賢傳注庸可厚非今之君子我之信也乃若持精  
闢巧馳騁詞華聖竅置而弗問學士沿習弊也久矣前聖作經  
我明造士意豈若是賢公御明有司方是之禁予不知變而是  
之迷何所見之左乎或者聞予言而悔乃書其言於編端以告  
學者嘉靖癸卯武夷散吏某書

晉江王慎中序曰今日取士之制使士必盡於經術而志學不純師經說無所統一人人得竭其所見而異端竝起于其間欲一以折衷之則无所取正非所以一道德而同問學故使治經者一以宋儒朱考亭先生之說為宗林次崖先生所為易經存疑信於朱氏深矣先生之業固以從今之制其為書足以資世之所須至其篤信妙契慨然于聖人之學以為可以明既晦而接不傳前乎有言者至于此而不可加後乎有作者考乎此而不能易是先生所以獨尊于朱氏者也學者讀其書由吾之說而求之則不忽乎先生之用心矣先生以直道為大理守理斷獄歷忤權勢其謫為欽州稍叙遷為廣東僉事謀取交趾具



有謀畧雖不用而其志甚壯易之為書於人事靡不畢備其大者尤在於折獄用師先生蓋不為徒講於易之文矣於是書而併著之

其門人洪朝選序曰自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未有易之名也鴻荒聖人以開創獨得之智先天而作於是乎有畫易有字易中古聖人兼述與作為之辭為之翼於是有書易數聖人者之心何心哉將以洩天地之秘探三才之奧順性命之理而開萬世心學之源者也是天地之易而非數聖人之易也漢唐以來訓詁術數卦氣歷象紛紛無慮數十家是雖不能無得於易之一體也其可謂之數聖人之易哉宋儒伊川程子考亭朱

子生於千五百年之後獨抱遺經於衆言淆亂之餘覃思研慮  
得其精粹然後筆之書於書為程氏易傳為朱氏本義謂之曰  
數聖人之易吾固未敢也視之漢唐以來諸儒之易不猶霄壤  
哉國朝以經術取士士不得兼治別經經不得兼治別注易始  
猶魚傳義最後專治朱其所以排異議息群疑而歸之一者何  
其至也由是以來諸儒之治易者得專肆其力於朱絲分縷析  
其業愈精而尤莫盛于吾郡之晉江倡之以虛齋繼之以紫峯  
筍江而集其成于存疑存疑者存諸子之疑以羽翼程朱之傳  
義者也或曰漢唐諸儒之易之後為程朱程朱傳注之易之後  
為舉業比于數聖人之易不其愈遠哉子曰不然登崑崙者貴

涉其巔涉黃河者貴窮其源然巔非可遽至也不由麓而進乎  
源未易遽窮也不由津而達乎是書固學易者之津麓也而又  
何分以於傳注舉業之云哉是書為次崖林氏著翁仕至兩京  
大理寺丞立朝有風節其在家手不釋卷其學最邃於易其書  
尚多未刻才甫名有悟能首刻此書以惠多士是能繼父之志者  
也萬歷甲戌夏五月

崑山徐象穀曰余兄弟幼承家學先後以義經獲第憶昔孜孜  
咕嗶互相砥礪雖不敢妄謂于四聖人之旨已能窺蘊涉樊而  
諸家詮解之書凡與傳義相發明者必相與窮極其根柢而後  
已如蔡虛齋之蒙引陳紫峰之通典林次崖之存疑尤所心契

顧蒙引板行尚多而通典存疑為務於苟得者所棄久失其傳  
余兄弟每語同志輒為慨然前年至浙偶發之于及門西明仇  
子滄柱萬子貞一因各出所藏通典存疑二書相質余視之皆  
舊板善本與余所抄習無異蓋仇子家世讀易購藏通典已久  
萬子雖以壁經自占而其尊人繩祖君邃于易學搜羅諸解皆  
備存疑持其一也二子以余言今年釀金刻之書來徵序余念  
紫峰受業虛齋與次崖同舉正德丁丑進士其師弟朋友間既  
以善易奮于科目即皆以解易鳴于儒林故知嘉隆以前士大  
夫之經學皆繭然牛毛不樂為苟且之見其發之于文者即可  
筆之于書筆之于書者皆可傳之於後如三先生特其尤也

輔宗希元字茂貞號次崖正德丁丑進士授南京大理評事  
世廟登極上新政八要上嘉納之累遷北大理寺丞謫知欽  
州坐安南用兵事罷官希元好古信道讀書沈篤晚年訂諸  
儒所定大學格物致知之說附以己見曰更正大學經傳定  
本并所著四書易經存疑復上之朝且乞敕改正頒行學官  
以是造士科舉以是命題尋奉旨削籍為民然至今存疑二  
書與虛齋蒙引學者竝尊不廢

易經淺說

一名易經通  
共明史六卷

明晉江陳琛思獻著閩志云自蔡文莊以理學教人由科場之業引而入于聖人之道琛去文莊稍後自以其意為朱文公之學一日文莊得其文於故長史李聰所嗟異久之李長史曰此吾徒也文莊瞿然曰吾不敢為之師得此人為友足矣琛乃介長史稟學于文莊文莊曰吾所謂發憤沉潛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解不意子已自得之乃禮之如朱文公之所以禮李通者督學江石請與偕行歸而設科學宮之傍與郡城之月臺寺四方從學甚眾其所記述以授弟子則有四書易經淺說二書其族弟御史謙謂文莊蒙引得聖學精深間有意到而言或未

及其所獨到則可以發文公之未發紫峰淺說得聖學之光大  
意到則言無不到及其獨到又可發文莊未發而琛猶自謂此  
訓詁之屬更欲於門徒之中得夫屬進退大節破名利兩關言  
峻行古與之游塵埃之外而細論夫顏子所謂彌高彌堅者是  
以一時從學之士多有洞觀今古傲視宇宙之懷以儒士舉鄉  
試正德丁丑會試考官尹編修裏得其文以語總考靳文僖貴  
曰造詣精深此必陳白沙門人不則蔡虛齋也釋褐後歷官貴  
州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俄改江西力辭家居文莊沒道德行  
誼無媿師門者琛一人而已張襄惠岳祭琛文曰嗚呼紫峰一  
世人豪有蟠屈萬古之心胸有瀉落長江之辨論有避世之深

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門戶而有實學而何某請祀學宮之詞  
曰望風標似神仙怪物聽議論如灑洛真人世論以平當



易修墨守一卷

明歸安唐樞子鎮著首用易次易名次著占次大衍次立卦次  
重卦次說易次卦序次先後天易次連山歸藏次互卦次卦變  
次程傳次動靜次易實共十五篇易實一篇可以見其大旨其  
言也曰易之道不欲求之書書以辭闡易於言而變化之乎微  
與吾心之體事無相涉也亦不欲求之象象以畫顯易於狀而  
神理之隱妙與吾感之酬物無相涉也亦不欲求之數數以策  
托易於籌而多寡之登耗與吾履之心權無相涉也亦大不欲  
求之占占以筮信易于著而正義之從違與吾身之進止無相  
涉也故易之為道也正邪美惡具所以判吉凶消長者也學易

之為術也觀玩擬議切所以決向背趨避者也用易者之為功也身心行德修所以淑天下國家者也吉凶者言乎吾務之得失也禍福者言乎吾作之善淫也內外以明出處承乘以辨逆順遠近以察安危初上以正終始敵應比睽以厲敬修高卑陳而思吾之分位羣類列而思吾之聚別諧偶協而思吾心之倡和省健順索合于乾坤省陷麗索合于坎離省動入止說索合於兌震巽艮省健順陷麗動入止說其雜其糝其兼其制其緩其急其暫其久索合于交變互援之宜而不失其度夫然後書書此象象此數數此占占此此易之實也吾願為吾墨守

易象旨決錄七卷

明熊過叔仁撰楊升菴序畧曰伏羲作易有畫無文蓋造化之  
圖堪輿之鏡也易之名取諸廬壘象之始也文王係卦曰彖象  
之名取諸茅犀孔子之作傳曰象象之名取諸巨獸而義則想  
像也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又曰立象成器又曰象事知  
器又曰制器尚象象也者易筮蹄也陸澄云易自商瞿之後雖  
有異家之學因之以象數為宗王弼出而象之說廢矣李鼎祚  
云鄭玄多參天象王弼全釋人事易道豈偏滯于天人哉宋世  
程子之傳專主義理而朱子本義兼論象占其曰本義蓋易本  
象數而兼理義學者不可廢一也然朱子本義象亦畧舉其例

而未罄其說吾友熊子叔仁作易象旨一書兼諸家之說多以象數為主亦鄭公朱子之遺意也而引伸觸類既本易之蘊而推隘廓清焉而繼絕表微焉而條貫葉分焉視房審權李鼎祚王應麟齋履謙諸家可以序鱗分馳擇精語詳矣

今文周易演義十二卷

明吳江徐師曾著自序曰余用古文周易作演義以俟好古君子復取今文錄之以為是編蓋經傳之亂久矣漢魏而下千有餘年未聞有正之者至宋始定于呂氏然惟朱子崇信之而一齊眾楚卒不能廣傳其傳嗚呼何其難也方今朝廷頒布有司之貢舉學官之藏閣童之習卒用今文而余欲以古文變之勢必不能此是編之所為錄也蓋自舉業之學興說經者皆務新奇以為冠冕而說易者尤甚新奇之說勝則聖賢之旨晦學士治經惟取炫燿耳目苟合尺寸以微倖于一舉而已其協於傳注與否弗論也况本義之書其文簡畧其旨微奧驟而觀之猝

未見有不合者而不知毫釐之差繆以千里不可不擇也余為是書搜括百家諮訪衆說而折衷于朱子充其簡畧闡其微奧救其闕失使學者充榮黜繼以合有司之程然非帖括之類也雖以史令文錄之亦異乎詭遇之徒矣若夫隨文立說不務新奇則自謂有會於稽實待虛之旨而不違其它也知我罪我夫亦安所逃乎是書之成前後十年始獲脫稿然中多未定未敢傳諸人也間出以質會稽士人遂見私錄而刻諸杭邇來謁告家居藥物之餘重加修改友人董朝獻請刻以傳余方悔初本未定而誤行也遂不辭而畀之邇易君子幸相與訂焉隆慶戊

辰七月

今文周易演義十二卷

明吳江魯菴先生徐師曾伯魯著山陰柳文序曰漢氏逮于宋  
說易者凡數十家乃折衷于朱子本義本義行為世宗旨顧其  
語簡淳竟無能發明之者夫山川之有梯航筌蹄之有致魚兔  
由辭以得意故辭之不可已也余客松陵間嘗講業于魯菴先  
生之門得其所著周易演義讀之則更專于易早歲沂波觀瀾  
游泳津涯田何丁寃施孟梁邱之訓故京房費直崔篆之筮占  
靡不尋繹而習服之中年津涯既涉直窮淵源作而曰訓故之  
家繁蕪筮占之家奇衰乃若程朱至矣本義又程氏傳之歸趨  
也于是闡發意旨數明象數躋戶牖登堂與由朱子之說以仰

窺夫四聖之心總若干萬言離為一十二卷廣大悉備潔淨精  
做真易之教也業擅專門百家統一矣藏之名山將待後世子  
雲余獨幸而受焉恥中郎之秘論衡不敢效匹夫之懷寶也願  
與學者共之遂刻而傳之



周易傳義補疑十二卷

明丹陽姜寶鳳阿著自序云易更四聖而成書發明以程氏傳朱子本義說行于世曉然矣則曷為又有補疑之纂注也余惟伏羲氏畫卦命爻時尚未立文字迨文王周公繫以辭謂之卦辭爻辭者凡以教人卜筮也即象數而理存孔子之作十翼將以發明三聖人之經而羽翼之即象數而理無不存亦無不備矣泰火六經易以卜筮故獲存於太卜之官而漢儒說易鮮有得其要領者惟宋程朱二氏說為是程本繫辭傳作傳專主理而不盡及占朱子本義本三聖人教人卜筮者為書未嘗不言理也乃謂此為卜筮之書而其說則專主占愚於是心有疑焉

竊以占當占之身心日用不徒以著蓍龜卜筮為占也孔子謂  
恒其德為不占此亦豈以著龜卜筮為占哉上係傳謂筮龜莫  
大主象變辭占而至于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云者則又於所居  
所動是求固知身心日用孔子所用以為占居多其自於易也  
曰假我數年五十學之而可無大過既五十學易而可知天命  
由是則聖人于易信不專用之卜筮而實以此書為性命之書  
故余謂以著龜為占卜以易而用易可也以身心日用為占讀  
以易而善用易亦可也卦爻之分屬如乾坤分屬君臣非君非  
臣占得之則如何爻位如乾二屬舜田漁乾四屬舜諸艱歷試  
或以飛龍一爻屬舜謳歌朝覲之時非其人非其事占值之則

又如何愚於是心又有疑焉嘗聞之程子云六爻人人有用聖  
人有聖人用賢人有賢人用衆人有衆人用學者又有學者用  
由是則君臣上下以至農工商賈六爻皆可通用用而亦無不  
通故余又謂一卦一文主一定法分而屬之可也各卦各爻隨  
活法通而用之亦可也然則余于傳義疑而欲有以補其不以  
此也歟家居十有五年日手是書居乎是動乎是觀且玩乎是  
日求所以寡過而未能又日求所以貫通其說而未有得也乃  
專主傳義十八九旁及諸家十一二於程朱二先生之說間有  
疑者未詳者由臆見為臆說其或有一得之愚一隙之明悉錄  
之久而成帙携以入留曹侍御潘君維岳郡守古君之賢並有

志學易者謂可以傳相與校正而刻之新安郡齋夫孔聖能羽翼三聖人之經程朱二先生能羽翼三聖人及孔聖之經使余之說而可羽翼乎程朱二先生之傳義也二君倘許我乎幸各惠一言綴于篇庶可質同志兼以俟諸後來者萬歷丙戌冬十有二月吉旦後學丹陽姜寶自序

時姜為大司寇於留都古為徽守潘晉江人也

書傳會選六卷

明洪武中敕脩長洲祝允明枝山前聞曰上萬幾之暇留意方策嘗以尚書咨汝羲和惟天陰陽下民二節蔡沈註誤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同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改正因通加研校書成名曰書傳會選當時禮部劄付言書傳曰凡前元科舉尚書專以蔡傳為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為不然夫日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人目不能見其行於列宿之間其太陰與五星昭然右旋何以見之當天氣清爽之時指一宿為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文許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

其右旋明矣夫左旋者隨天體也右旋者附天體也必如五星  
右旋為順行左旋為逆行其順行之日常多逆行之日常少若  
如蔡氏之說則逆行多而順行少豈理也哉若不改正有誤方  
來今後學尚書天文一節當依朱氏詩傳十月之交注文為是  
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一節蔡氏俱以天言不  
知陰隲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隲下民  
者何風雨霜雪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烝民之命此天之陰隲  
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教五教以教民明五刑以弼教保護和  
洽使強不得凌弱眾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此如蔡氏之  
說則相協厥居事付之於天而但安居自若而奉天勤民之政

畧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今後當依此說

書傳補正

明志書傳補  
正輯注一卷

明休寧朱升允升著自序曰朱子傳註諸經畧備獨於書未暇  
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領要以授蔡氏而為集傳惜其  
成於朱子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輯之前自是以來諸儒繼作  
講明著述補益宏多然往往不與經傳相附而繙閱之難也升  
不揆愚陋蒐輯見聞既為讀經者作旁註綱目有統離合成章  
又為讀傳者作為傳輯補缺正訛發明旨趣亦既有年矣今為  
此編不過約取傳輯補缺正訛之文僅使傳文周密經意通暢  
而已庶幾文字簡潔而學童誦習不憚其繁若欲求其發明旨  
趣之詳則有傳輯在時至正庚寅二月壬辰書成於布門山中



題以授子同

尚書日記十六卷

明金壇王樵方麓著同邑于明照序曰今制明經士率以宋儒之說為宗士用是階進矣乃一二博雅君子輒好稱漢氏註疏以謂去古未遠辟之其以秦人譚幽冀事視揚粵間宜稍稍得真也則此兩家者將衡持靡所取衷與總之則孔鄭之書賸於故實而微辭鉅義或存而不論程朱之書晰於名理而遺編叢制多畧而弗從所貴業之者兼焉而準諸古聖賢之心以擇乎其間而已矣大鴻臚方麓王公挺命世之姿寄思深湛潛心闡域究極淵奧既以占尚書起家又其世業也乃益研精是經勒成茲帙上自羲皇之紀洎乎裨官即令世士大夫譚議諸有當

於經者輒參而收之資考鏡焉而超詣乎著聞啓新知當其神  
注而獲况若親帝王之行事而代之論著也蓋會理宗蔡氏而  
旁叟逮漢唐自有訓詁家稱最詳且約者矣公故抱經濟大蘊  
諸所將以裨之廟謨而未及竟者往往畧見語中若虞之欽天  
夏之濬淪周之治官古何以隆今何以敝敝何以救貫眊條連  
累千百言而不置將令當事者獲有石計焉又不獨為經生佔  
畢之當家師已也夫於今士習日趨陋矣居常操習慮足以取  
世資而止耳試進而咨以歲差難以河患且無以應也矧今當  
若事而欲需之效耶古十三經不列於學官幾成逸矣即有家  
諸君子書亦僅以羔雉在焉而藉為階耳非能有會乎其中也

蓋士之陋莫甚於今矣若公所撰述詎可少也哉昔致山東政  
歸而草本落成家塾業已刊布矣既再召留都清曹多暇芟煩  
舉要遂為定本顧未有善刻也余家自曾大父契子公始業是  
經著中說若干卷以授大父素齋公二公則公之外祖父也講  
磨秘旨淵源殆有自焉思以公之學廣之四方且以明吾壇經  
學之傳也乃捐貲命諸剞人夫公方以道義高一代所托為千  
秋之業者固不第其文矧茲又其文之眇者耳他日太史氏且  
裒輯全書闡揚厥粹為洙泗盛羽翼也則斯刻也亦幾可廁之  
殺青之末也哉萬曆壬午

熊自序見經義考又有李維禎一序殆其初刻此于明照校

聞者乃後刻定本也

詩補傳三十卷

范處義著序曰經以經世為義傳以傳業為名毛氏詩謂之詁訓傳故於詁訓則詳於文義則畧韓氏有外傳乃依倣左氏國語非詩傳也惟詩序先儒比之易繫辭謂之詩大傳近世諸儒或為小傳集傳疏義注記論說類解其名不一既於詁訓文義互有得失其不通者輒欲廢序以就已說學者病之補傳之作以詩序為據兼取諸家之長揆之情性參之物理以平易求古詩人之意文義有闕補以六經史傳詁訓有闕補以說文篇韻異同者一之隱奧者明之窒礙者通之乖離者合之謬誤者正之曼衍者削之而意之所自得者亦錯出其間補傳大畧如此

或曰詩序可盡信乎曰聖人刪詩定書詩序猶書序也獨可廢乎况詩序有聖人為之潤色者如都人士之序記禮者以為夫子之言賚之序與論語合孔叢子所記夫子讀二南及柏舟諸篇其說皆與今序義相應以是知詩序嘗經聖人筆削之手不然則取諸聖人之遺言也故不敢廢詩序者信六經也尊聖人也若夫聞見單淺古書之存於世者力不能盡得未敢以今日之為然博雅君子儻嗣而脩之使詩之一經無所闕疑不亦善乎逸齋序

詩微

今載集中只  
二卷餘闕

明上海陸深子淵著自序曰深承父師之訓以詩經發科自少  
誦習中歲業舉如制反覆諷詠之餘竊有所疑輒用剞記迨通  
籍禁林獲交英俊間於僚友間稍出一二質之頗有合焉而亦  
未敢遽以為是也念今六十年矣雖於經術之大終身難聞而  
一得之愚不忍自棄聊復稿存將以示子孫題曰詩微其章句  
篇什多仍乎舊是編也蓋欲折衷傳序兼采衆長以明詩人之  
旨其疑者存焉其闕者擬焉而因以附見鄙說求為朱子之忠  
臣而後已嗚呼僭妄之罪安所以逃祖令後世知予之苦心豈  
所謂皓首一經者耶



釐正詩經誦

明文詩集  
正二十卷

明增城湛若水元明著序曰詩何為而釐正也甘泉子曰釐正夫淫詩與釐正夫小序之淆雜者也曰其釐正夫淫詩何也曰非釐刺淫詩也夫子去淫奔詩也淫奔之詞不可存於經也此必夫子已刪者後儒復取而雜入焉者也夫子曰吾自衛反魯而樂正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者正也故雅頌之詞與刺不正者刺淫奔者皆正也故曰去鄭聲鄭聲淫淫奔之聲不使留於聰明然後可以畜其德也若夫淫奔之詩所謂導欲增悲者何德之畜夫古之詩皆樂章也奏之卿黨焉奏之閨門焉奏之邦國焉周子曰樂詞則善則歌者慕淫奔之詞果

善乎可慕乎果可奏之卿黨閨門邦國乎是化人以淫也其大不可也此夫子之所以去之獨存三百篇爾也一日詩三百二曰誦詩三百逮其孫安國亦曰三百今乃三百一十篇其一十篇者殆非夫子所刪去淫詩好事之儒復取而混之為三百一十篇者乎其云懲創逸志刺淫則可淫奔之詞則不可是化人逸志以淫也曰吾子之去之有據乎曰有之詩書不可盡信者多矣書有偽秦誓有汲冢周書或今文有而古文無或古文有而今文無武成有待乎考定孟氏止取其二三詩有逸詩有有其聲無詞者斷可知矣其釐正小序何也曰小序者如今人作詩者必先有序于前為某人某事爾也詩之大序孔門弟子子

夏以夫子之意為之其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國史謂小序也其時近故其記事也切與後之生乎千百年之後而聽說乎千百年之前者不亦異乎故論詩者必以小序為正然其中有數字後儒雜入者然亦寡矣釐而正之使序純乎古則序正序正則詩正矣然而必曰誦詩者何也曰不聞孔曾思孟之指乎不聞程氏之指乎孔子曰誦詩三百未聞讀詩也孟子曰誦其詩未聞讀詩也詩曰綿蠻黃鳥止于邱隅則止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耳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曰為此諸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耳此孔子之誦詩也詩曰桃之夭夭其葉蓂

慕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則曰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曰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則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  
謂民父母云爾此曾子之誦詩也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則  
止曰言其上下察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則曰天之所以  
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則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此  
子思之誦詩也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則曰言飽乎仁義也  
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則曰文王以民  
力為臺為沼而民反歡樂之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則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此孟子之誦詩也程明道於  
詩不用訓說惟加一二吟哦上下以養其性情故於瞻彼日月

悠悠我思則曰思之切矣於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則曰歸乎正也此明道之誦詩也吾取以為法焉誦也者吟哦咨嗟之謂也吟哦之不足則咨嗟之咨嗟之不足則長言之樂發於中形於言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手舞足蹈者樂之事也此詩之教所以為樂之章而德之所以成也愚聞之師曰有疏微言塞今之讀詩者滯其心於詁訓之間玩物喪志果可以成德乎果可以達於政使之四方而能專對乎果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以事父遠之以事君乎諸皆誦詩畜德德之成而詩之大用也愚生千載之下俵斯文之不明於每章之下作誦語數字以備學諸詩者吟哦

咨嗟而得之以成盛德而達諸大用也其朱子之訓詁則旁句  
註於逐句逐字之中可以釋訓足矣蓋以省學者誦習之勞玩  
物之病也而凡朱子賦比興之指及其傳說則存之于後不敢  
易焉何居朱子詩傳於諸書為尤善也故不敢易焉若夫所刪  
十篇之什則以淫奔之詩既去不能什也或曰然則子之取各  
篇題小序置於每篇之首何居曰做文公以國風周南之說于  
篇端使誦詩者一開卷閱篇即知作詩之義也

詩經通解

明文詩傳通解二十五卷

明香山黃佐泰泉著序曰詩之為經本於性情而用於禮樂者也天賦人以五常之性人感物則有哀樂喜怒之情情動則感歎謳吟之聲發而詩作焉先王采風謠以立鄉學制雅頌以道民善雅有小大分為四詩觀于儀禮周官戴記而其用見矣是故經緯六義陳德見志禮也出納五言入律成音樂也行禮以節樂奏樂以和禮皆主於詩孔故孔子刪詩亦惟取其可施於禮義協於韶武之音而已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是則大學之教詩統禮樂以興起善端懲創逸志俾心思一於無邪斯致中和而成政化

其用大矣哉誠非訓詁之所能盡也史志謂漢興魯申公始為詩訓詁而齊轅固燕韓嬰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皆非本義魯最為近之三家列於學官獨漢初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是為毛詩而未得立其後三家廢而毛詩行獨行世或泥於魯最為近之語必欲宗之然魯詩今可考者有曰佩玉晏鳴闕雖歎之以為刺康王而作固已異於孔子之言矣又曰騶虞掌鳥獸官古古有梁騶天子之田也文王事殷豈可以天子言哉其為周南召南首尾已謬至此他如齊詩之五際韓詩之二傳皆非本義從可知已夫萇之宗子夏也大序猶存義主闕雖蓋能敬以和則文王之德之純固所以配天命之無極也武



王成康修德無忝則自求多福而周道以隆昭王以後陵夷至于厲宣幽平而貪天禍則風雅變而周道替矣此其大較最章章明者雖韓詩亦以子夏說闕非為傳自孔子此毛詩所以善於三家也惜夫鄭玄孔穎達所為箋疏或疑經文之誤或訂本傳之失魏晉之世劉楨王肅多所難駁紛若聚訟迄於唐宋解之者亡慮百家子朱子始為集傳其學大行然後聽者專矣論者猶病其違毛氏而宗鄭熈蓋毛氏主序以言詩熈則斥序之妄以為出於衛宏而盡削去之遂以己意為之序凡詩人所刺皆斷以為淫奔者所自作則非所謂懲創逸志施於禮義者矣呂氏祖謙讀詩記復主毛序子朱子見而深有取焉嘗有意于

會萃所長則其心未嘗自滿也佐少誦詩因旁及註疏玉海首  
明集傳之意而附諸說異同於其下命曰詩傳旁通正德庚午  
領薦而病間得嚴氏聚詩緝復果入焉自是日加刪潤發而罹  
憂廢業丁丑北上病不克終試而歸乃復修改并及禮樂更命  
曰詩經通解藏諸篋笥以俟有道而正云

子貢詩傳一卷

魯詩世學十二卷

按經圖三十六卷  
明文亦同

明嘉靖間主事鄧人豐坊存禮偽撰西樵山人王士禛辨之曰

近世所傳子貢詩傳中公詩說皆偽也明有鄧人豐遺生坊改

好撰偽書自言其家有魯詩世學一書傳自遠祖稷實自撰也

又作詩傳託之子貢以為張本而所謂世學者若相與發明蓋

以世學之視傳猶毛傳鄭箋之視序示有本也尋有妄人依傍

詩傳別撰詩說具體類小序其說與豐氏盡同惟篇次小異遺

生假詩傳源流又說其所從出云魏正始中虞喜奉詔摹石而

宋王子韶聞河得之其說最支離而同時諸公無覺之者郭子

章刻之於楚李維禎為序其說與豐氏盡同惟道生同郡周應

賓著九經考異辨之特詳然微周氏其偽亦灼然也凡古書源  
流存亡真贋漢藝文隨經籍降及鄭通志馬通考諸書可覆而  
按也漢世儒林叙諸家授受尤悉并無一言及子貢詩傳者考  
虞喜傳亦無奉詔書石經事獨申公為魯詩漢志魯故二十五  
卷說二十八卷隋志明言亡於西晉安得至今猶存耶且其卷  
數亦不合所謂說者殆即毛氏故訓之流必不效小序體也至  
詩傳世學之謊穿鑿掩覆痕迹宛然如詩傳篇目於鄭故缺狡  
童一篇別出麥秀一篇云子良諫用狡童云云而世學則取箕  
子麥秀一歌為此篇首章蓋以兩詩皆有彼狡童兮一語故牽  
合也詩傳於鄭又缺東門之墀一篇於王風別出唐棣一篇而

世學則取論語唐棣之華四語爲此篇首章蓋以唐棣有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句而東門首章有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次章復有豈不爾思語故牽合也又好影借春秋時事爲說如陳風因小序株林一篇爲刺陳靈淫夏姬事遂以墓門爲泄冶刺靈公防有鵲巢爲內子憂泄冶澤陂爲國人傷泄冶其他異說尤多率取春秋事與詩語相附會其義之善而與毛鄭異者又特暗竊諸家非有所受也此書本不足以欺後世然凌濛初作傳詩適冢竟躋傳于序之右以爲端木長于西河鄒忠胤作詩傳闡亦往往據傳以攻序而姚氏詩疑問引傳說與序等遂若詩傳果出子貢之手者竊恐後世惑之故著其槩云

輔按焦竑經籍志亦以子貢傳列于韓嬰毛萇之上錫山高  
景旃為子貢詩傳作注陸桴亭引錢蒙叟駁正之語曉之而  
止

毛詩古音考四卷

明閩中陳第季立編金陵焦竑弱侯訂雲間陳繼儒序曰往余喜梁明文選而不解讀賦聞洞庭山有蔡藍田翁精熟文選者三十年矣王元美兄弟聘之教其諸孫及女雖聞者掩口笑曰是翁訓蒙不識字而不知其所訓正古音也元美公兄弟歿余延蔡翁入泮橋寺為沙彌師且問讀文選而不解讀賦可奈何蔡翁古之賦手莫過司馬相如陳皇后奉黃金百斤為文君取酒相如賦長門后得立幸又賦大人漢武飄飄有凌雲氣如游天地之間記者曰每奏賦帝未嘗不稱善也奏賦與奏樂同鏗鏗鏘鏘膈膈膊膊無句不韻無韻不諧故能動搖人心有手舞

足蹈而莫知其所以然者子讀賦如讀文為未得音聲通耳今  
請從三百篇始三百篇從毛詩始夫詩有齊有魯有韓若毛莖  
詩獨後出而又獨傳者何毛詩之本源得於子夏其鷓鴣也與  
金滕合釋北山蒸民也與孟氏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  
碩人清人黃鳥與左傳合而由庚等六章又與儀禮合故河間  
獻王服其精鄭玄賈逵服其正而後先出可無論矣即春秋公  
穀先行而左氏最晚也則毛詩又何疑焉獨世儒苛辨于衛宏  
謝曼卿之間以及大毛小毛大序小序之真贗而音韻多托之  
反切讀者難之甚且以舉業說詩詩亡又甚以三家村之方言  
里語說詩詩之古音又亡其不亡者幸有焦弱侯手訂陳季立



之古音考耳季立引本經證詩曰本證引十三經諸子在國津  
南太玄易林騷賦銘頌古詩之類證詩曰旁證此如操舟之長  
年三老正行旁行無遠而非四通八達也如漢廷吏引經斷獄  
兩造具陳加以磨勘無遠而非照膽鏡也又如老著舊族禪橫  
說監說無遠而非抽釘拔楔解粘釋縛之方便門也若讀詩無  
此攷證推而至于騷賦古諸書字字齟齬行行蹇躓即欲強為  
之韻而里語方言習慣不可復反如鸛鶴鳥剪舌別換一番好  
音難矣哉余少而失教長而失學今七十九老矣猶思賈勇借  
此津梁于詩而喜單質生與余同心卓然有通經學古之志版  
行古音一洗數千年村學究杜撰陋習跡詩而通騷跡騷而通

賦并以通西竺東旦書則陳季立先生之功偉矣閩名儒有毛  
詩詳解出李樗泉州有韻譜出吳棫古音攷又出陳季立源源  
本本可信可傳而學者至不能舉其姓字豈獨藍田一蔡翁哉  
展卷三嘆崇禎丙子六月既望華亭陳繼儒撰

毛詩鳥獸草木考二十卷

明文作鳥獸草木  
本疏三十卷

明閩中吳兩元化輯徐勣與公編侯官曹學佺序曰詩有草木鳥獸蟲魚疏鄭夾漈以為晉陸機撰通考據崇文總目以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機撰孫曰按陸氏釋文斷非晉之士衡而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陸氏者唐陸德明也有莊子音釋間亦用之至孔疏呂記太平御覽諸書多所采獲矣但書止二卷來掛萬之譏附詩釋詁背通儒之致馬氏鄭氏均病之而友人吳君悼其失傳收諸散見引而伸之推而廣之昔但二卷今為二十昔但附錄今實博采矣于是名曰毛詩鳥獸草木考焉其曰毛詩者本文之下仍用

毛萇大小序也其先鳥獸而後草木者蓋夫子標多識之目而  
國風首關雎之篇也其次則風雅頌不相凌奪如野有死鹿先  
舉國風呦呦鹿鳴次及小雅是也其類則有當廣者如草木之  
外而有竹穀羽毛之外而有鱗介是也又有當附者如馬之類  
則有騏駼犬之類而有盧厖是也其體則本吳仁傑離騷草木  
疏而為之也其用則本五雅及本草證類諸儒註疏而為之也  
其博采諸家仍存名氏則本呂伯恭讀詩記而為之也書成愚  
得寓目焉曰噫德矣詩三百篇古今說者紛紛不一詩之刪也  
太史公曰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其可施于禮義者  
三百五篇孔穎達謂書傳所引之詩在多逸少則孔子所錄不

容十分而去九也朱文公曰三百篇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為鑒戒耳馬貴與謂審如是說則詩原未嘗刪何以有諸逸詩也詩之序也相承謂子夏所創而毛公及衛敬仲加潤色之矣王介甫謂詩人所自製葉夢得謂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何抗之使高也韓昌黎嘗以三事疑其非而朱晦翁則極力排斥之謂為後人所妄作又何抑之使卑也詩之疏也自陸璣始人議其畧顏達之書于郊社宗廟刑名度数罔不周備而元豐焉格焉歐陽詩譜以為絳州得之古本及自補十五篇極搜僻矣然不信符命至疑元鳥生民為誣何其固也後儀詩考以為本諸說文爾雅諸書萃為一編稱知要矣然不取毛序必欲

參攷齊魯韓三家而後信何其迂也之數公者皆衰然大儒而蔚然名家者也是此非彼未有定論後之學者何所折衷愚不敏竊謂一言以蔽曰思無邪則太史所謂取其施于禮義者近之語往知來可與言詩則毛萇謂詩序為子夏所作者近之述而不作多聞闕疑則馬端臨謂其人可攷其意可尋者夫子錄焉其人不可考其意不可尋者夫子刪焉其言亦近之大抵必會乎刪之意而後可與言序必會乎序之意而後可與言疏令吳君之疏必本之諸序猶乎作序者即欲強解逸詩一篇不可得也然林宗伯少子世陞本王麟應麟之詩傳圖要作人物志三十卷陳參戎第本吳棫之補音作詩經古音四卷與君雨皆

閩郡人為一時之盛云

詩經以俟錄

明史  
六卷

明江漢瞿九思睿夫著平陽史學遺序曰余謂樂之體蕩漾而  
太和惟詩亦然故詩不期於學而氣相求則詩自卒歸於樂樂  
不必期於詩而聲相應則樂自卒歸於詩若信如前代所傳是  
詩亦自為詩樂亦自為樂令人殊不曉天壤間所以有詩何故  
祇足令導慾增悲為滌放者樹一赤幟耳周公雖老耄而制禮  
作樂或未必既昏既至此前代所為論詩吾誠疑之自瞿子之  
說出謂毛詩一部曉然為周家一代樂章未有有其禮而無其  
樂者亦未有有其樂而無其詩者乃叅互考訂以詩歸樂以樂  
歸禮復周取周禮與毛詩相課誠若有如天作之合者既無關



禮亦無遺詩此豈但不使周代典禮付之空談而假令以此典制遺於千載則禮樂明備天地可官四海同風大順成俗吾甚想望每以為此書一布則禮樂其有興乎吾是以今有司趣刻之萬歷丁未序

自序曰凡論說六經當以孔子之言為主孔子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見惟雅頌是樂章至于南未嘗非樂然南自為南不當與雅頌並論已詳見別篇矣孔子刪述六經凡闕涉三代者皆惟以從周為主周制所在即是禮之所在今千載諸儒所不以周制為主却指某為某事之詩某為某事之詩吾謂禮樂樂原是一套有此禮即有此樂而詩經之諸

詩即所謂樂決未有無是禮而有是樂者亦未有有此禮而無是樂者譬如衛國武王周公原未嘗許康叔得用玉體與魯國原自不同衛國如何當有雅頌若如宋儒之說賓之初筵若果是衛武公悔過飲酒之詩抑抑威儀若果是衛武公自做之詩只當與淇澳同在衛風豈可列在二雅蓋雅是天子之樂斷未有雜以列國聲詩之理如此說詩人各有心人有各有口如何肯服近見海內名儒往往稱獎嚴粲詩緝恐朱子之說久而漸廢妄意欲施援救之法除十三國風及魯商二頌外將大雅小雅周頌混而為一不敢拘定漢宋舊說亦不敢參用于夏小序除凶禮如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國有大故則旅四望國有大旱

則舞雩有天地大災則類社稷有天地大災則類宗廟凡去樂者凡去籥者凡弛祭者凡徹祭者凡廢樂器者凡藏樂器者凡陳樂器者凡廢筍器者凡廢舞器者凡弔日不樂者凡忌日不樂者凡齋不舉樂者凡服不舉樂者凡殯莫不舉樂者祥禫不舉樂者上陵不作樂者不必開列其餘將周家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盡數開列條目而每禮之下復盡開出細目粘于壁間日夜紬繹詩經白文以何詩歸于何禮即定為此某禮之詩以何禮歸于何詩即定為此某詩之禮使經禮之三百與詩之三百一一相當使周家有一禮必有一詩有一詩必有一禮不使其有有禮而無樂者有有樂而無禮者必如此然後二雅周

頌皆是宗廟朝廷所奏之樂所歌之詩方與夫子然後樂正之說相合但此說乃余推本先大夫之意所創于載諸儒竝不曾思惟及此恐不免駭人聞聽姑暫錄之於此以俟論定初欲以詩經為主通前至後自周南關雎至商頌殷武每詩一篇即註定此某事之樂歌於下二南說詩已是如此定註矣其後思之若以諸篇名為目而以五禮附於其下恐天下後世疑惑或以為猶有遺禮若以五禮為目而以諸詩篇名附於其下恐天下疑惑或以為猶有遺詩其後再三審處謂諸禮散在各經人難討究若諸詩則聚在詩經一部可以考驗與其使人知無遺禮不若使人知無遺詩故遂決意先以諸禮為目而以諸詩附于

其下又復以諸詩為目而以諸禮附於其下則一禮便有一詩  
一詩便有一禮曉然易見使天下後世因禮考詩因詩攷禮即  
知二雅周頌已盡無一篇閑詩矣

詩經胡傳十二卷

明雲間胡紹曾

介一姓

宗一注其言詩七條曰經以垂世立教而

考文為帝王大端古經並竹簡漆書蝌蚪鳥迹詩獨無壁經可  
繹屬群儒口授毛詩尤後出其字與三家異者凡百數迨東漢  
後而篆隸更為正楷點畫小謫厥旨遂殊唐韓王李元嘉藏書  
萬卷嘗以古文考訂同庚隋時牛弘言經有五厄自隋至宋其  
厄又多宋時諸家詩亡廢既久毛傳歸然特存朱子從毛詩其  
別籍參伍者概不用則一准毛本可已乃字樣失真不可枚列  
猶或傳繕偶乖至如何彼禳矣之作禳也終然允臧之作終焉  
也不能辰夜之作晨也蒹葭萋萋之作淒也不可畏也之作亦

可畏也求爾新特之作求我也胡然厲矣之作胡為也家伯維  
宰之作冢宰也朔月之作朔日也爰其適歸之作其也以享  
以祀之作饗也天降滔德之作滔也彼徂矣之作岨也序乃錢  
鑄之作痔也言授之繫之作受也其旂芘芘之作笈也降于卿  
士之作于也俱明外碍理並無他據若夫召伯所憇之為憇也  
之死矢靡它之為他也羊牛下來之為牛羊也大叔于田之剛  
大也隰有六駸之為駸也取彼狐狸之為狸也婦歎<sub>于</sub>室之  
為嘆<sub>于</sub>也鄂不韉韉之為韉也家室君王之為室家也不憇遺  
一老之為憇也析薪抱矣之為抱也昊天大憮之為泰也仲氏  
吹篪之為篪也潛馬出涕之為潛也維塵雍兮之為雍也既匡

既初之為教也不皇朝矣之為違也洒掃庭內之為是也小異  
抑詩兩泉流之為流泉也以篤于周祐之刑于也不拆不剝之  
為拆也獲之掙極之為極也亨祀不忒之為享也此則互易倒  
操盤在穎雖若是者朱夫子改之與經何可改也不暇加訂與  
經何可忽也夫前古豈為不可追矣秦篆稍近古隸又次之能  
通篆隸則義有不待釋者故經之正文皆當從大篆其注疏則  
用時畫庶使學者得窺三才之奧而經學用是可明竊嘗有志  
秦考古文以鈹經本備考古本以正經文於同文之治豈云小  
補茲集凡古本互別者標識條稽 詩有章有句章者明也總  
文苞體所以明情者也句者局也連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合



而成篇則出情鋪事云既偏矣據十篇為什非也樂章九奏奏  
一演謂之什即一章一句皆可稱什茲集以黍離為下風之首  
取尊王爾猶上風之首王化也二南舊為卷三衛為卷秦之另  
為卷首者別於中國也幽自為卷小雅前後各四什分為上下  
蓋離散之後謀猷為主名是居大雅之末此小是居小雅之中  
與大雅板蕩為分不若就篤公劉為法其祖之祖三頌之各自  
為集者異世代也別侯王也凡十二卷 詩之比興軒皆賦爾  
比者附也言切類以指事興者起也言依微以擬議毛傳獨標  
興體興與比亦相通故蘓氏謂關雎巢皆比也蓋比興二字  
只應隨象悟意非詩人自立此格至朱子始章分句辨並不可

解不可解之致有時而亡令人遇與則於本文外強設偶句為呼應過比則將正意明明配出過賦而與則既陳其事又重提本文以起下過比而與則既將正意貼明亦再提本文以呼下文或又嫌太疊乃先將正意露出方入喻詞而即順文直下以為不煩凡此種儻父俗師本不足辨但相沿莫置頭上安頭脚下生脚狀為可嗤夫使人方讀乎此即躍乎彼者與也比則詩人已自不言依何須代言此等處弗顯設賓主弗過為輕重隨文了義便自真然且古人詞意本來圓滿無間可截無縫可綴世儒不能讀書千過自然接筭難入逆添下過文最為鄙倍無理善乎張子之言也曰置心平易然後讀詩如畫家寫景淡淡

着筆別有生趣能知無弦琴是琴興者可與言詩已 詩者五  
方文字皆播之樂官其諧聲應節原宛轉相通或就詩中概求  
謂古惟九韻東冬一也江陽二也支微魚虞齊佳仄三也真文  
侵四也元寒刪先覃鹽咸五也蕭肴豪六也歌麻七也庚青蒸  
八也尤九也為此說者蓋亦就其聲之近者約言之未嘗深考  
於詩也今就十五圖計之如東字一韻草虫則東江同矣南山  
則冬江同矣行露則東麻同矣展風則東侵同矣支字一韻如  
羔羊則麻支同矣淇澳則歌支同矣竹竿則寒支同矣盧令則  
仄支同矣葛覃碩人則微齊佳支同矣如尤宜為孤韻然兔置  
則支尤同矣詠則仄尤同矣羔裘則虞尤同矣終南則仄寒與

尤同矣蟋蟀下泉則豪肴蕭與尤同矣如真韻綿綿葛藟則元  
真同矣北門則刪真同矣車鄰則青先與真同矣小戎末章則  
蒸東文侵與真同矣由是而侵與覃同也則標梅也由是而青  
與庚同也則著也庚與佳又同也則陟岵也由是而文與刪同  
也則敵筍也刪與先同也則還也刪與元同也則駟鐵也元與  
寒先又同也則將仲子伐檀也元與麻同也則東門之枌也麻  
與魚虞又同也則七月之六章也更觀節南山岩瞻諶監之叶  
及閼宮綬增之叶則覃鹽咸可通于蒸是無不可通矣以上諸  
叶相類錯出者甚衆僅舉國風若雅頌類此者尤多合而論之  
九韻之說其太析四大韻之說亦屬未融如商頌皆叶陽韻周

頌亦然原其故古字多譬况假借故無不可用無不可叶令人  
聲域於地見圓于聞故憂憂難通不得不以三十音為界自梁  
沈約韻書出唐人用以較科後代遂落拘隅其他如子雲方言  
僅考名物同異若聲讀之是非未暇辨也及說文玉篇字說字  
會音訓旁釋音韻決疑凡數十家竟莫能究其統歸又如陽休  
之切韻徐仙民毛詩音反自謂已得然反切傳自西域古人未  
然故高貴卿公不欲解反語令博士家亦不能領矣且東冬反  
切自是不同而詩已同試就中原之音則東冬安有參差就江  
左之音則安得無異今江左冬農二字呼之絕不成聲竟入有  
聲無字之數乃強加反切總屬支離古如蘇之作農阜之音香

齋桓呼言而口開易小象待與之叶離更騷夢天之為棘商字  
之差異繁簡如此中州之音最疏純正乃入聲似平亦可作去  
南方水土和柔其音纖鄙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鈍又南染吳  
越北雜戎狄簡文所云梁一侯庚辰吳入遂成同隸此弊今乃  
日甚至他方操僻尤不勝言如閩人訛齋字秦人訛青字蜀人  
訛登字吳人訛漁字又如山左無入聲韻山右無東字韻川廣  
無清字韻歛睦婺州無寒侵二字韻一字失真一韻全失以此  
讀詩則韻不叶韻不叶何能迎機機不赴何能揣情當其叶時  
則鏗鏘舞蹈情味闢生一不叶而跂盤愈滋矣夫詩平便而聲  
已轉密勿而字已易九變而句已離烟雲在呼吸之間生死在

抑揚之際韻之為軸揆大哉若無韻是無詩也梁韻拘而實通  
唐之韻廣宋之禮部韻我明之正韻要之於詩不無古今之別  
夫天下之口相似也韻安有古今哉故吳棫撰補音得詩之韻  
無不叶卓哉斯言今不能索其土而齋其舌在詩固有自叶而  
叶者亦有不叶而叶者亦有音叶而韻不叶韻叶而音不叶者  
但使真能識字真得正韻詳其節奏會其脈絡以平為主而上  
去入聽其自轉則五音可以相比八風可以相調又何不叶之  
有竊就二南稍著其例以俟博雅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然  
則古人之安依于樂也彼強就唇吻為解事者總坐暗耳近世  
名家多留心此事後有作者或更深焉 詩序之作或以為孔

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衛宏按詩之傳孔子授子夏子夏授曾  
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授根牟子牟授孫卿卿授大毛公  
亨亨授小毛公甚至後漢謝曼卿授衛敬仲今序之文或雜采  
他書有在周末者儒先訂序謂前後人相足成此其作者終難  
的指而傳據之久則不可証况其他三家魯申培亡於晉齊轅  
固亡於魏燕韓嬰亡於五季所僅存者外傳耳故世獨稱毛詩  
說詩而廢小序此亦越裳歸國却周公之車者矣 群書不能  
廢詩而說詩或可不用群書如班固不以爾雅為世法鄭玄以  
月令為秦世之文周禮一書多出漢儒附會况即一代規制其  
前後習俗又自不同康成以注禮之例箋詩當時識之故博而



不通執而不化則快句以鈍靈句以填活句以然此說詩者之大弊也然自家迄今學者苟安簡陋即經之本事猶或失之動云稽實待虛乃實之不稽虛以何待昔鄭玄歸而馬融發禮樂皆東之嘆應劭求學鄭門不可得而讀書獨號鄭公卿至廝婢無不通詩孔穎達專精研討致老宿謀刺先儒所以勉而就此豈易言乎令人不問經途哀哉 解詩者漢有六隋二十九唐三十一宋五十三朱子所見不知凡幾然朱注自輯毛鄭外餘並呂氏蘇氏王氏現成之文惟所謂詩指者多出朱子已意然以注解經可也驅經而附注則不可傳注若矣而我心有自得之經會心不遠將無同乎孔門言詩如是而已故朱子之解

蓋亦朱子之詩茲本於集注所有者一字不贅所無者則翼之間有參酌諸書總期明經無違令甲

王錫象序畧曰詩也者其商周以來王事之所寄天道人情莫備於此詩有小序儒先以為國史所編非小序即孔子或不能知漢興四家並熾蓋去聖門之授未幾而毛公尤得其真及后鄭眾賈長卿賈逵馬融並作傳而鄭玄復為之箋孔穎達為之疏歷諸大儒咸以小序為岱宗斗杓自宋儒各以意說詩而紫陽特以意斷序至其釋關雎取稚圭解柏舟取更生賓之初筵取韓嬰上帝甚神取戰國策何以恆我取左傳昊天有成命取國語陟降庭止取漢書注禹敷下土方取楚辭若舊說之可疑

者仍昌詠深涵而臆改之說者以詆序信已為朱子病然不足  
病也余觀卜夏讀詩夫子造然草容乃質稱素絢解在禮後孟  
子長於詩大雅正篇附諸貨色善諸詩者其言詩類如是乎則  
夫誦者苟通然自得其心正我夫子存詩之旨也顧今日以功  
令程詩則詩亦趨所令當永樂間嘗患學者守陋專殘因纂修  
經書大全其時乏宏儒詰匠沿襲鉅釘無所闡發於詩部尤鹵  
耕莽報正統初南畿督學彭勗慨然有見輯成一書期繕寫進  
呈或東以功令而寢彭所著固誠不知何如祇訂正古今籍以  
明道不當以是自阻也孝廉宗一兄今之費董英博絕人讀書  
余署先後三載課子之暇兼為余批訂周禮昭明選諸書所治

葩詩起出前賢意表探微舉贖盡廢筌蹄跡其陳四始之體裁  
鏡列國之善敗黍離非孔子所降鴟鴞非周公自明黎侯未嘗  
入衛平王非為成申賦白馬則微子有慚色論周師則牧野非  
上勲以禮則素冠考服制之統以書則東征決三年之疑以春  
秋則猗嗟展甥誅忘父之讐以易則鴻飛遵陸筮姬公之漸東  
方未明庭燎之什皆為諷宴般為告於山川長發以下三篇為  
受釐陳戒以至論雅鄭可折朱呂之琴如辨笙詩足徵儀禮之  
莫據若夫韻轉四聲字標眾語物窮至細象合天然皆曩帙所  
未有亦藝府為共資者矣昌黎子言春秋三傳求高閣乃胡傳  
後出遂與麟書為合部宗一之言詩亦足云爾已

詩林伐柯四卷

明勞堪著不全解詩先儒之說有異聞可采者或標詩一句或一二字為題而錄之余偶得三冊尚未見其全書

儼山詩微一卷

明史  
二卷

明上海陸深子淵著

詩臆二卷

明史作  
詩德

明馮時可著

毛詩序說一卷

明史  
六卷

明呂柟著

詩序解頤

明史有朱善李立兩書  
皆名解頤而此不載

明太倉邵弁著

毛詩序說八卷

毛詩原解三十六卷

明郝敬仲興著

補王伯厚詩攷

明烏程董斯張曰伯厚詩攷引諸書字義異同及薛君韓詩章

句極詳覈茲更得十餘則補之 荀子引節南山云維天子是

庠卑民不迷庠今作毘卑今作俾 子華子引野有蔓草云有

美一人清風婉兮風令作揚 說苑引黍苗原隰既平泉流既

清本立而道生 漢隸薛君碑引永矢不愆考隸作弗說 水經

注引魯頌保其鳧繹其令作有 韓詩于嗟嘆辭聘康華句 文選

注 使我心瘳伯兮文選注 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脩身行

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椒聊詩外傳 韓 和樂且湛薛君曰樂之甚

也常棣文選注 檀車纒纒杜社釋文伯厚引作張張誤 彼交庶紓天子所

予言必交吾志然後予

東菽詩外傳

刑于寡妻刑正也

思齊釋文

丞美也濯美也

文王有聲釋文

薛君曰臺水流貌

見鷲文選注

對彼

雲漢薛君曰宣王遭亂仰天也

雲漢文選注

薛君曰幹正也謂以

其義非而正之

韓奕伯序引此缺下句

薛君曰宋襄公去奢節儉

商頌文選注

師臣者帝交愛臣者王臣臣者霸臣不行者亡

韓詩內傳

伯序引此

又姜后曰唯鳩之鳥猶未見其乘居而匹遊

文選

注按此當

本三家詩說此皆困學翁之所逸也

文昭案謂以其議非而正之是李善語不當并引



田間詩學五卷

明末桐城錢澄之飲光述凡例云一是編一以小序為斷小序去古未遠其世次本末雖未可全據要當不甚謬也鄱陽馬氏極推小序而夾漈鄭氏力闢之朱子每主夾漈之說或失之偏夫詩之為道未有直陳其事直寫其意者也大抵含蓄咏嘆使人得其旨於意言之表使非序一言以斷之曰此為某事也後之人何所據以解詩即夾漈亦何據以駁序說之謬哉若舍序以說詩隨意作解泛濫無歸非附會即穿鑿矣詩學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一小序者詩序題下發端二語如闕雖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也只此謂之小序蓋古序

也此下諸語不過即其說而引而伸之乃東漢衛宏所作傳會  
左傳國語以為之予不敢槩從也

一衛宏之學傳自毛公是毛傳在序前矣而詩序作于衛宏宏  
之序小序下發明數語者是也若小序兩語自屬毛公所師授  
毛公本之以作傳者也鄭康成為箋以暢毛公之說孔仲達復  
為正義併演鄭氏之旨於是毛傳始大明然鄭與毛亦時有異  
同大抵鄭信讎緯故多異說未若毛傳之醇正也 一朱子集  
傳半遵毛鄭間出己意明白易簡迥出於毛傳鄭箋之外確不  
可易矣而亦過於拘泥者理學之談未可槩為風人語也至於  
變風諸作大半目為淫奔此皆由鄭夫濳誤之吾不敢從吾之

從未猶之從毛鄭二家取其是者而已矣 一宋元明三朝治  
詩者數百十家其書至多以予所覽僅數十種擇其議論精當  
能發昔人所未發者具錄之餘未能遍及也其引據姓氏備載  
於前 一詁釋皆本爾雅而佐以陸氏佃羅氏顧兩家之考據  
於禮樂制度草木禽也獸之名亦頗叢矣至於山川地里古今  
異名都邑形勝時移代異適稽輿圖兼以遊踪所至到處詢訪  
似於圖誌所載尤為詳核 一京山郝氏解予初受經時先君  
子即授以是書因知有小序大序之別而解經斷宜遵小序也  
持郝氏拘定序說序有難通者輒為委曲生解未免有以經就  
傳之弊而又立意與集傳相反不得其平至於議論之精醇者

又往往足以發明朱傳其功不可誣也 一晉江何玄子先生  
作詩經世本向謫宦南曹時剗甫竣即持以示予使為校訂  
予少好異書見其以詩編年混風雅頌而一之則大駭秘為帳  
中物今讀之其牽強杜撰頗多至於考據精詳有恰與詩指合  
者亦存之以備一說何先生授予以易又授以詩其教不敢忘  
也故錄存者多而亦時有辨論要之先生書自成一家言孤行  
於世不必以經學相律也 一毛鄭孔三家之說為朱傳所不  
錄而是編間有錄者則書毛云鄭云孔云以別之或朱傳不宗  
三家而自為說者亦書朱傳以別之若朱子既引三家說以入  
傳矣則概載之編中不別其姓氏也 一是編多采先儒緒論

凡引據甚多者則稱或某氏其或間有引者則直著其名毛鄭孔三家則姓而不氏朱子集傳則易稱朱注以便習經者寓目也注之外又有它書所載朱子論時之語則書朱子以別之

一是編毛鄭孔三家之書錄者十之二朱傳錄者十之三諸家各本錄者十之四編中有云按者多係考據典文愚按云云則某之私說也其說或於三家與朱傳之旨互有異同者為之正之或諸家引証有未核言之有未暢者為之核之暢之有言之醇疵各半者則去其疵而存其醇間有出于已所窺見者不過十之一二耳 一詩題下具錄序語依注疏本也詩篇後總其章句若干係以論斷依朱傳本也其中或援詩論或引古語或

諸家異同竝載以俟折衷或特標己意微有體認大約以補章句說中所未盡者有得輒錄或載諸前或載諸後要無大分別也

錢飲光與張英敦復書畧曰弟所著詩學特宗小序以小序去古未遠其世次本末雖難盡據然大要不甚謬也至於經疏傳注諸儒之說未嘗專徇一家朱子集傳凡從鄭夾漈說者槩不敢遵若毛氏傳之傳會鄭氏之穿鑿皆力闢其謬亦各從其是者而已詩與尚書春秋相表裡然必考之三禮以詳其制作微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之五雅以核其名物博之竹書紀年及皇王大紀以辨其時代之異同與情事之疑信而且列國之封

域山川之形勢變遷不一即今之輿志以考古之圖經而參以平生之所親歷則譜言之不詳而圖經所載亦未確也若夫義理文句之奧諸儒多以臆解朱子置為未詳細繹經旨本自分明循理據實絕無牽強是於是或發先儒之所未發或先儒見及之而說未能暢者則極言以暢之自己卯冬以來迄今凡七易稿矣二雅異音三頌各體周之典禮殷之宗祀魯之郊禘其源流度數具載於詩莫不為之考詳辨正自謂於經學頗有微功焉而更欲與世共明者則變風變雅是也淮南王安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可謂兼之矣安云國風者變風也若二南無所謂好色之事也其云小雅者變雅也若菁

我以上無所為怨誹之言也屈源處亂國事昏主而憂譏畏譏情詞哀楚蓋其所遭者變風變雅之世也故安以為兼有其音而世動謂詩以溫厚和平為教往往撫安語口實謬矣夫國風於衛宣齊襄陳靈之事醜言無忌寧諱其淫乎采風者因其言之醜而錄之以為淫者載故曰不淫以是謂之溫厚而詩人未嘗溫厚也小雅當幽厲之世宮闈左右肆其指斥不謂之亂乎原其心惟冀聞之者之知所畏懼雖得罪而無悔故曰不亂以是謂之和平而詩未嘗和平也是以論詩者必論其世也生當明備之世自有安和豈樂之音處多難之世自多哀怨愁苦之調未有不疾而呻無憂而歎亦未有當呻而飾笑臨歎而強



歡者也世變則風雅不得不變不變者其人必無住情人無住情可與言詩乎今之為詩者大抵緣飾漢事規摹唐音不顧其所當之時所處之地務襲陳言全失本色雖格調儼然而真意盡矣而猶斤斤號於人以為不如此則不可名風雅嗚呼是亦未有以國風小雅之義告之者矣弟子諸什字字詁釋尋繹發揮益盡其妙雖曰研經亦思有以曉夫世之侈口風雅者使自得諸其性情也倘吳中當事果付剞劂得閣下一序為暢其立言之旨豈惟經學式賴即有造於詩不教不眇也惟閣下留意

馬

飲光初名秉鐙字幼光嘗為曾峽江櫻黃漳浦道周所薦除

推官後返里更名以詩文遊四方著有易學詩學莊屈諸書

朱楓林諸經旁注注解

明初學士朱升著升休寧人師事陳櫟博洽羣書歸居石門所  
著有易詩書周官儀禮禮記四書孝經小學旁注注解及書傳  
補正傳注

周禮因論一卷

明歸安唐樞子鎮著平湖陸光宅跋畧曰一卷先生此書論周禮以迨考工記復古編折衷辨疑通考及諸家羽翼周禮者該轄盡矣因揭其要曰設官布和以為民極民極乃其本源又曰公孤以道重六卿相天子稽程功效我太祖聖悟天授官制深合周典因論分職之意曰太宰正天下官寮使萬民得所而王躬立極乃為正之之實天之立君惠利民生大司徒一典已盡大宗伯敘禮樂立中和之防合天地之化是為建極根柢司馬主盛夏長養以斂為暢本意在不戰而屈人兵司寇防于未發而消將成之惡乃制刑本意司空任土地治財賦故司徒文多

雜之則可考工記可無補也又曰天官行意地官盡實以下四  
官補翼此而已噫要矣

此書載經義考而無序跋故補錄此

周禮考次目錄一卷

明寧海方孝孺希直著自序曰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於諸侯而周禮獨為諸侯之所惡故周禮未歷秦火而先亡吏將舞法而為奸必藏其法俾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而舞之周之制度詳矣嚴上下之分謹朝聘之禮而定其誅賞教民以道使民以義恤隣而尊上此尤戰國諸侯之所深惡而不欲聞者也故去其藉為尤甚今之所傳者蓋出於諸侯毀黜之餘而成於漢儒之所補非周之全書也是以畧於大而詳於細煩碎不急之職多而經世淑民之政少周公之意不若是疏也其章明切要者以不合於諸侯見削而不關政治之

得失者僅而獲存然亦紛亂失序錯雜而不可省書之周官言  
六卿之職美矣冢宰者治之所從也宗伯典禮司馬主兵司寇  
掌禁司空掌土皆聽於冢宰者也冢宰治之本天下之大政宜  
見冢宰今周禮列於冢宰之下者預政之臣不過數人而六十  
屬皆庖厨之賤事攻鬻醫制服之淺技夫王之膳服固冢宰之  
所宜知然以是實冢宰之職陋且褻矣此必非周公之意司徒  
以五典施教其為事至重不宜復預他事也而自卿師以下近  
於教者止十二屬其餘皆春秋二官之事而冬官為最多蓋定  
其序者不知地官在乎主教而以土官之事屬之土地冬官職  
也何乎教教之大法及冢宰之大政皆已亡矣其不亡者間見

於他官司馬司寇篡入者甚衆惟宗伯稍存多為他官所掠而  
禮之傳乎邦國者亦亡其亡者皆諸侯之所惡而去者也而其  
失序者漢儒之謬也余喜讀周禮憂周公之心不明于後世以  
書周官之言為準考六卿之屬更次之自宗伯歸于冢宰者五  
自司馬歸者三自司寇歸者二合宮正以下為五曰宮正歸以  
司徒之合曰膳夫曰醫師曰內宰曰司農曰典婦功曰內司服  
附於冢宰之左重慶古也司徒去其非教事者八十存者四以  
司馬之諸子訓方氏匡人揮人司寇之掌交歸焉宗伯自司徒  
歸者十自司馬歸者十有九自司寇歸者十有二司馬之存者  
三十有二司寇之存者二十有三而以司徒之司越司稽司救



調人歸焉於是取土地之事財賦之則在司徒者五十有五在  
司馬者八在司寇者十有三為司空土地不可無治之道也  
故有載師閭師縣師均人治民無法不可以治地也故有遊人  
遊師遊大夫縣正鄙師鄴長里宰隣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樹  
藝地之所宜先也故有草人焉有稻人也有司稼焉地圖方志  
王者所宜知也故有土訓誦訓山林川澤地之寶也故有澤虞  
有川衡金玉錫石角羽茶炭柴草葛屨山澤之所產也故各有  
主之者以致其用苑囿場圃鳥獸草木之所萃也故有迹人園  
人場人殺粟土地所入守之宜有制也故有廩人倉人人民者土  
地之本不可無恤也故有遺人以振其凶荒財用者生於地而

取之有節故市有司廛有人肆有長賈有師泉有府質人胥師  
司門司關職方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川師違師所以辨土  
地而致稱異也故自司馬而歸焉達道路除不蠲有野廬氏蜡  
氏掌害稼者有雍氏掌水禁有萍氏除毒蟲猛鳥獸蠹物鼃龜  
有冥氏庶氏穴氏萋氏哲族氏翦氏赤友氏蝮氏壺涿氏庭氏  
攻禾殺草有柞氏雍氏亦皆司空之事也故自司寇歸焉六卿  
之屬由是復其始其不能皆六十者衆也而亦不必以六  
十爲率也卿之所掌有小大其事有煩簡奚必皆止於六十乎  
謂六十者漢儒之言也非周公制也周公之典孔子嘗學焉今  
之存者此書爾學者宜盡心而不敢忽安可疑其有未至乎然

余非疑周公之經也求周公之意而不得故辯其失以求合於  
周公之意而後已也夫苟能合周公之意則余何敢避亂經之  
名而不為哉

周禮沿革傳六卷

明史又有官  
職會通二卷

明崑山魏校子才著序曰夫周官何為者也聖人代天而立政也為生民開太平也其稽古而集厥大成者乎吾由是而得聖人之心法焉是故其統紀安在曰在王心諸所建置孰重格王為重也其條貫何攝曰三百六十屬一六官也六官一太宰也太宰一天也行之則奚先厥亦先建六官大綱定矣乃萬目次第以舉三百六十屬備矣吾由是而得聖人心法焉聖人之心何心也醇乎天心也渾乎天地萬物一體固有不仁也故其法天下為公不敢少以其私病民也是故由其道可使天地奠位萬物各止其所茲謂盡古之極也秦暴以顛實始棄古典則惟

厥私意便安命之曰法律一人於民上天乎為民立君之意荒  
矣後作者莫知其朔乃規規襲秦故常創業甫定與民休息哉  
稽古則不暇暨於守成舊章是因則莫之敢更雖以天挺雄才  
未能或之度越也故曰古一宇宙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聖人  
至公秦以其私聖人大明秦以其苛太平之典曷日其與邪天  
將有待邪古經簡奧儒者頗為發明校不敏因其典禮以求其  
會通借為沿革傳推古可行於今吁迂遠而濶於事情與都乃  
言可底績與愚皆罔敢知惟曰吾皇先公厥心迺克正事敢獻聖  
學惟治亂匪自他一惟心造皇尚作聖毋或自聖德之下衰久  
矣皇卓有立曰予一念公對越上帝曰予一念或私帝震怒之

一民弗獲其所惘瘵予身丕遠惟古帝王是師曰予德弗類終  
身惟恥予非古訓弗以學別求聞昔之先民是程惟師保是隆  
惟耆老成人是詢惟法家拂士是親招我髦士於四方其業於  
朝曰汝其師師惟聖學是明以保我祖宗黎民茲惟太平之基

禮記集註三十卷

魚志十  
六卷

明吳江徐師曾伯魯著同邑史元弱翁曰往時禮記但用陳澧集說師曾以為未盡善始鳩集羣儒潛心講誦積數十年撰為集註功加於澧其學至今通行之

二禮經傳測六十八卷

明增城湛若水元明著序曰史若水曰夫禮二而已矣曰曲禮曰儀禮故夫小大舉矣先其小後其大禮之序也始乎敬禮之本也子思子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夫威儀者其曲禮乎禮儀者儀儀禮乎故曰禮二而已孔子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是故禮一而已夫禮也者體也體也者道也與道為體者也形而下者謂之道粗而放乎上度數之本而精於乎性之末而精入乎性命之微其體一也故善求道者求諸禮焉思過半矣夫曲禮所以備威儀之細儀禮所以具禮儀之大二禮無餘蘊矣余以讀禮之後因觀二禮而竊有感焉進少儀參曲



禮為上經而儀禮為下經定冠義等十六篇為儀禮正傳其王制等二十三篇雜論不可以分繫而有以相表裏發明者為二禮雜傳通傳蓋不傳之傳也又別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夫大戴公等四篇為儀禮逸經傳庶致存羊之意耳起丁丑迄乙酉凡九年編次既成乃為之測藏之家塾以遺子孫及與一二同志者共訂之名曰二禮經傳測若夫竊取之意見乎議

儒行集傳二卷

明漳浦黃道周輯王繼廉重刊序畧曰儒行集傳者舊宮允黃道周所輯也起例聖文徵實史乘旁摭百家之言傳或斷或連事有贊有畧以為跡其道則勞求逸任是信是使則專氣造火斯亦治世之良書矣輯既成宮允端笏拜疏而獻之天子備乙覽焉而臣竊惟儒行十六既條自立又條特立且首立矣次六亦曰自立聖人之意豈但告天下後世之為君抑兼告臣不惟官學亦士學焉耳志所以立非虛語也今士靜治其文章吏驅馳其宏勞有能衣敝塞窻灰中蘊火堅忍餓寒不求不伎乎有能日星其宵山嶽其骨江河其口乎有能會逢波流挺脊戴頭

仇然而出乎有能襲義秉恥敦風尚節不題安石之板不讓茂  
弘之道不走翟公之門不受胡奴之米乎有能朔雖不關淄澠  
自辨乎有能左握五典右操七策乎有能癯擬卜商菜甘庾郎  
雖使勝者捫鐘揣籥曙為清臣乎有能進善戒姦以士測治亂  
如以葭灰測氣乎有能洞疏幽明為帝夷夔乎舉一馬自立則  
已立矣立則特特則不二心不二心則通通則儒儒者身洗而  
德飛未為失術况乎天子將洗發其光芒羽毛其鱗爪天子何  
負於儒哉惟不光不芒不鱗不爪實既不存華名罔附是故周  
士貴秦士賤周秦非能貴賤士士自貴之賤之耳宮允祗承於  
帝誼重告君為啓沃先資之言以有是書臣自飭飭人理兼反

本要使士學不廢是書而後善人多官學不廢是書而後朝廷  
正以有是重刻夫善人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詩經注解

宋熊剛大建陽人少穎敏從蔡洲黃幹遊

為建安教授所注有詩經注解性理小學集解學者稱古溪先生

毛詩正紀外義

宋建陽宋咸著

詩禮義解

宋晉江韓謹字去華湖南海尉改宣議郎除處州教授著詩禮

義解上之辟雍長貳稱獎援之於朝召為國子博士除廣南東  
路提舉學事自巡尉未再期擁使節一方前未有也

詩講義

宋餘干柴中行著

叢桂毛詩集解三十卷

宋廬陵段昌武子武集首載學詩總說分作詩之理寓詩之樂  
讀詩之法次載論詩總說分詩之世詩之次詩之序詩之體詩  
之派餘三十卷分十五國風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商頌引先儒  
之說依詩之章次解之而間附以己意大抵如東萊讀詩記例  
而較明暢云前後無序跋但有其從子維清請給據狀令錄于  
左

行在國子監據迪功郎新贛州會昌縣丞段維清狀先叔奉  
昌武以詩經而兩魁秋貢以累舉而擢第春官學者咸宗師之  
印山羅使君瀛嘗遺其子姪來學先叔以毛氏詩口講指畫筆

以成編本之東萊詩記叅以晦菴詩傳以至近世諸儒一話一  
言苟足發明率以錄焉名曰叢桂毛詩集解獨羅氏得其繕本  
校讐最為精密令其姪潛貢樾鈺梓以廣其傳維清竊惟先叔  
刻志窮經平生精力畢于此書儻或其他書肆嗜利翻板則必  
竄易首尾增損音義非惟有辜羅貢士鈺梓之意亦重為先叔  
明經之玷今狀披陳乞脩牒兩浙福建路運司脩詞約束乞給  
據付羅貢士為照未敢自尊伏候台旨呈奉台判牒仍給本監  
本監除已脩牒兩浙路福建路運司脩詞約束所屬書肆取責  
知委文狀回中外如有不遵約束違戾之人仰執此經所屬陳  
乞追板劈毀斷罪施行須至給據者 右出給公據付羅貢士



樾收執照應淳祐八年七月日給 行丞程缺押 司業 權尚

書禮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兼祭酒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

兼侍講徐押

輔按此書北平孫退翁為令祥符時抄之于周藩宗正西亭  
先生家宋刻今沒于洪流矣幸有此本在予得借讀力未能  
抄以歸徐立齋學士俾小史錄之然中尚多訛缺段氏有叢  
桂堂故以名詩解焦弱侯經籍志朱西亭授經圖皆載此書  
但焦志以段昌武為段文昌朱圖又倒其名為段武昌俱似  
未見此書者惟詩大全引用先儒姓氏云段氏名昌武字子  
武廬陵人與予所見北平孫氏抄本合

毛詩解

宋劉戩字伯醇建陽人寶慶三年知江寧為政愷悌不擾而辨以收李全功轉知常州衡州移南劍州辭疾不赴與學徒熊竹谷輩講道終其身學者尊為靜齋先生所著有毛詩解家禮集注心經集說

東宮詩解

宋建陽劉燭著燭與弟炳皆朱子高弟仕至工部尚書謚文簡

毛詩傳二十卷

文公成公于思無邪各為一說前輩謂之未了公案詩三百一  
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自古及今皆謂作詩者思無邪文公獨不  
謂然論語集注謂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  
以懲創人之逸志觀此固已謂詩之言有善有惡作詩之人不  
皆思無邪矣猶未也文集第七十卷讀菴東萊詩記乃有云孔  
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  
于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爾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  
邪也今攷東萊所說見桑中詩後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  
者當以無邪之詩讀之文公則辨之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  
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二公之說不同如此又雅鄭二字文公

謂桑中溱洧卽是鄭聲衛樂二雅乃雅也成公謂桑中溱洧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已放之矣予嘗詳錄二先生異說于思無邪章今魯齋但紀文公之說而不紀成公之說雖引成公讀詩記所說十有三條而桑中詩後一條不錄無乃疑文公之說謂今之三百五篇非盡夫子之三百五篇乎秦法嚴密詩豈獨全竊意刪去之詩容有存于里巷浮薄之口漢儒病其亡逸槩謂古詩取以足數小序又文以它辭而後儒不敢議欲削去淫奔之詩三十有一以合聖人放淫之大訓予晚進未敢遽從切謂桑中溱洧非淫奔者自為之詩彼淫奔者有此事而旁觀之人有羞惡之心故形為歌咏以刺譏醜惡若今鄙俚如賺如令連

篇累牘形容狹邪之語無所不至豈淫者自為之乎旁勸觀者為之也文公以淫奔之詩出于淫奔者之口故不惟不信小序而大序止乎禮義之言亦致疑焉蓋謂桑中溱洧等作未嘗止乎禮義也予妄意以為採詩觀風詩亦史也鄭衛之淫風盛矣其國豈無君子與好事者察見其人情狀故從而歌咏之其所以歌咏之蓋將以揚其惡雖近于戲狎而實亦足以為戒也文公以為淫奔者自為是詩則其人亦至不肖大無恥矣惡人之尤也聖人何錄焉成公謂詩推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桑中溱洧諸篇作于周道之衰雖已煩趣猶止于中聲孔子嘗欲放鄭聲豈有刑詩示

萬世乃收鄭聲以脩六藝乎此說不為無理而文公則謂鄭風  
衛風若干篇即是鄭衛大雅小雅若干篇即是雅二南正風房  
中之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變雅  
無施于事變特里巷之歌謠爾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  
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將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  
乎此二說者內翰尚書王公應麟與予一商畧之矣作詩不皆  
思無邪文公糾成公之說也因是遂辨雅鄭二字而及于三百  
篇或用為樂或不用為樂三節不同所以謂之未了公案學者  
不可不細攷也予考十家所評詩話始于胡苕溪博也終于王  
魯齋約也欲學詩觀是足矣

王柏魯齋又有詩辨說二卷

爾雅翼

宋欽羅願端良著自序曰惟宋十一世淳熙改元羅子次爾雅翼定著五萬餘言乃論古初造化始專萬物芒苴並生其間民生如標枝鹿豕為羣自以為一物不自貴珍有聖人者立禁出其倫使同類相拜異類區分正名百物毛羽介鱗圓首方趾自別為民乃佃乃漁乃聚乃焚選百羞百穀以為常珍味其辛毒俾相君臣靈智以為蓄猛競服循異物著之鼎別姦與神遊超萬物莫之與鄰號名三才與天地均裁制萬品皆由於人物患既去其利畢激智者用其實因既以文有所著作假之而論故詩首闕唯春秋感麟易八卦始畫仰天俯地窮鳥獸之文書契



因之是生典墳禮觀象作服贄死生之物以明卑尊歛竹聽風  
為樂本原魯論貴多識譏五穀不分聖有所不語亦有所常言  
至王會紀遠物則多異聞離騷志潔唯振其芳芬不若爾雅博  
洽雅馴起於漢世學者自為專門欲輔成詩道廣披旁穿萬物  
異名始著為篇先師說之義多不鮮由古學廢絕說者無所旁  
緣風土不同各据所偏江南之產踰北而遠至於語音亦不相  
沿鄭人命死鼠倣於璵璠六書之相假釋則為鱣物亦固有難  
識不可汎觀惡莠亂苗豫章須七年非好古博雅身履數澤孰  
能究宣野人能別之不能見於傳至謂鴉女匠魚罟為荃六駘  
以為馬不可駕牽謂芍藥無香說芳草者初不識蕙與蘭羅子

疾之乃探其源因爾雅為資畧其訓詁山川星辰研究動植不為因循觀實于秋玩華於春俯矚洲魚仰察鳥雲山林阜壤遇物而欣有不解者謀及芻薪農圃以為師釣弋是親用相叅伍必得其真此書之成為雅羽翰其涵如海其負如山其稱物小義炳而寬不强所不知義無不安字中所有目擊而存指毛命獸見未知根可用閱覽虞悅性情玩化無窮以觀我生率是佐時人主以裁成通之於六籍疑義以明千世之下與雅並行後有子雲君也山之疇乃知其精雅道復顯功亦宏矣

周禮說

宋新昌黃度文叔著葉適序曰周官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  
矣蘓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史三大壞而是書所  
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弼承世不能  
知而信其所從并列於遠衆酌飲焉惟其量爾故治雖不足而  
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為不可得聞一旦驟至  
如奇方大藥非黃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  
妄咀吞之不眩亂顛錯幾希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以  
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于此書他經其散者也周之藉固莫切  
於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羣有司廉教法齋備義利均等

固文武召之實政在是也奈何使降為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  
黃叔文叔始述五官而為之說臺臺乎孔孟之以理貫事者必  
相發明也惻惻乎文武之以已刑民者必相經緯也守天下非  
私智也設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為下甚速為上  
甚勞洗滌三壞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後世之公心雖未  
能表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而共存也其功大矣同時永嘉  
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蓋嘗獻之紹熙天子為科舉家宗  
尚君舉素善文叔論議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詳  
本朝至漢趙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詳春秋戰國至本朝沿而  
別之其叙鄉遂溝洫辨二鄭是非凡一字一語細入毫芒不可

損益也

按宋史本傳度志在經世而以學為本作詩書周禮說今朱氏作經義考夫載此序見水東日記錄之

春秋左傳狐白解三十五卷

宋朱申注釋明王鑿序曰春秋左傳狐白三十五卷宋魯齋朱申周翰注釋令董南畿學政黃侍御希武命翻刻以示後學者也侍御以近世學者莫不為文而未知為文之法故授同知蘄州府事張幼仁俾刻之郡中余叙之曰文非道之所貴也而聖賢有不廢故冉牛閔子顏子善言德行子夏子游以文學名孔子亦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而善鄭國之為詞命也則文豈可少哉學者不為文則已如為文而無法法而不取諸古殆未可也左氏疏春秋于孔子之旨未盡得也而載二百四十二年列國諸侯征伐會盟朝聘宴享名卿大夫往來詞命則具焉其文

蓋爛然矣于時若臧僖伯哀伯晏子子產叔向叔孫豹之流尤  
所謂能言而可法者下是則疆場之臣亦善言焉有若展喜呂  
飴甥賓媚人解揚奮揚蹶由方伎之賤亦善言焉有若史蘓梓  
慎禪竈蔡墨醫和緩祝鮀師曠夸裔之遠亦善言焉有若郟子  
支駒季札聲子沈尹戌蓬啟疆閭內之懿亦善言焉有若鄧曼  
穆姜定姜僖負羈之妻叔向之母於乎其猶有先王之風乎其  
詞婉而暢直而不肆深而不晦精而不假鏡削或若刺焉而非  
贅也若遺焉而非久也後之以文名家者孰能遺之是故遺得  
其奇固得其雅韓得其富歐得其婉而皆赫然名于後世則左  
氏之于文亦可知也已而世每病其巫蓋神怪妖祥夢卜識兆

之類誠有類于巫者其亦沿舊史之失乎雖然古今不相及又安知其果盡無也然余以哀公而後文頗不類若非左氏之筆焉豈後人續之耶未可知也若是者今多從削蓋幾于醇且粹矣學者因是而求之則為文之法盡在是矣若夫究聖人筆削之旨以寓一王之法自當求其全以進于經正德癸亥



讀春秋三傳日抄一卷

宋黃震東發著讀左傳曰左氏雖依經作傳實則自為一書甚  
至全年不及經文一字者有之馬在其為釋經哉經與傳等矣  
相錯經所不書者傳亦竊效書法以附見其間其僭而不知自  
量亦甚矣若夫浮夸而雜品藻不公又在所不論也然因其會  
經而別載行事可以驗其曾見當時國史故讀春秋者不可以  
廢左氏左氏杜預以為左邱明啖助始考其不然或曰左邱複  
姓非此左氏又或以為楚左史之後云 讀公羊傳云此傳公  
羊高作也高齊人世稱其受經于子夏分春秋為三世以所見  
所聞所傳聞為別宜不苟者而所載事跡人名地理間與左氏

不同左氏及見國史故依之以釋經公羊不知何所主而然意亦別有紀載之書而集之與世遠不知孰是若以次而言且當據左氏爾然諸儒之主公穀者不於其事而於其義也公羊大居正之語固可謂能執其義之要者至謂權為反經謂百世可以復讐則非義已甚而亂之萌也迹其所釋經皆未嘗舍經而為之文此視左氏之僭為賢文又不及左氏之核而明白則過之注者何休詳於制度 讀穀梁傳曰此傳穀梁赤作也亦魯人云亦受經于子夏故其言經畧與公羊同其云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者亦公羊分世言經之意也公羊以妾母夫人為禮而穀梁斥之公羊以宋襄之師文王不是過而穀

梁非之所見似又過於公羊然舉大體言則視公羊又寂寥矣  
注者范甯亦頗簡明又云杜預注左氏獨主左氏何休注公羊  
獨主公羊惟范甯不私於穀梁而公言三家焉如曰左氏以鬻  
拳兵諫為愛君文公納樊為禮是主人主可得而脅居喪可得  
而昏也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內惡是為子可  
得而叛仇讐可得而容也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妻母稱夫  
人為合正是神器可得而窺嫡庶可得而齊也又曰左氏艷而  
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凡  
皆確論云

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指

宋陳傅良著樓鑰序曰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傅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啖趙之後至本朝而後有泰山孫先生明復尊王之說彌顯公是劉先生敵權衡意林等書訂証尤詳伊川程先生頤雖無全書而一序所該聖人之大法備矣自王荆公安石之說盛行此道幾廢建炎紹興之初高宗皇帝復振斯文胡文定公安國承伊洛之餘推明斯道勸講經筵然後其學復傳學者以為標準可謂大全矣東萊呂公祖謙又有集解行於世春秋之義殆無餘蘊止齋生于東嘉天資絕人誦書屬文一旦迺出諸老先生上歛然而衣聲

名四出六經之說流行萬里外而其學尤深于春秋某非深于此者嘗涉躐諸公之書非不明白然亦不過隨文辨釋間有前後相為發明者亦不見體統所在某自客授之初即從止齋游雖不得執經其門嘗深叩之同在西掖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因為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于經者其說卓然且曰自余有得于此而欲著書于諸生中擇其能熟誦三者傳者首得蔡君幼學蔡既仕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遊宦必以一人自隨過有所問其應如響而此書未易成也未幾公去國而梁亦歸雖若相忘于江湖而友朋之來必以此書為問雖親炙之者跪以請則曰此某身後之書也迨卒于嘉泰二年

而此書始出其婿林子燕最得其傳又四年而後長子師轍與  
其徒汪龍友以二書來某老矣如獲希世之珍屏去他書窮晝  
夜讀之始盡得其大義嗚呼盛哉蓋從未有此書也先儒以例  
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為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以為變例竊以  
為未安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  
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  
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伯者之令行諸侯不復  
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伯  
悼公再伯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夏至越入吳而春  
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君

其說甚詳而公以為不為平王亦不為隱公而為桓王其說為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間有世而無年至記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乘與檇杻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政而後干乘之國有弒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弒其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為一黨齊鄭為一黨公會齊鄭于中邱而後諸侯之師衛行於天下罪莫甚于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于五國是可為不法者之戒矣齊桓卒鄭遼朝楚夏

之變夷鄭為亂階侵蔡逆伐楚以志齊桓之伯侵陳逐侵宋以志楚莊之伯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茲帥師書公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皆見三家之所從始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于干戈無所不貶于玉帛之使則從其爵勳懲著矣又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于其甚則于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之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為



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嘗用僖公始作頌而以郊為夸引祝鮀  
之言為証此尤為前人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為非為經而作  
惟公以為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指一  
書首尾專發此意者人以杜征南為丘明忠臣然多曲從其說  
非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者蓋博采善言禮也者蓋据史舊文  
非必皆合于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放之或以凡  
例裁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書愛而知其惡者乃所以  
為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篇多無傳  
疑有佚墜公之求于傳者詳矣嗚呼與止齋游前後三十年不  
得卒業于其門既興殄瘁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間尚有欲質疑

而不可得者此所以撫卷三嘆而不能自己也

春秋傳語十卷

宋郭正子著紹定中進士教授廉州

左史傳五十一卷

宋唐閔字進道山陰人少為學刻苦夜未嘗卧舉進士屢遷都官員外郎嘗以左氏春秋做遠固例以周為紀列國為傳又為表志贊合五十一卷號左史傳行於世

左氏事類

漳州黃穎著

三傳分門事類十二卷

宋人著不知誰氏以類相從而分其門見趙希弁讀書附志

春秋經解三十卷 辨疑一篇

宋建陽江琦全叔著琦文學行誼知名當世仕永州學教授終  
徽猷閣學士覃思春秋之學著春秋經解三十卷楊龜山見而  
稱之又著辨疑一篇語孟說各五卷

左氏聯璧八卷

宋趙希弁曰右三山葉儀鳳子儀撰乃對偶之書也

標注國語類編

宋張九成子韶著

春秋左傳句解七十卷

宋林堯叟唐翁著

春秋左氏講義十卷

宋時瀾著東萊門人

論語詳說

宋朱熹晦菴著真西山序曰建安太守三山陳侯某既以武功  
戡寇難又思以文教淑人心曰論語一書子朱子之所用力而  
終其身者也其始有要義焉其次有集義焉又其次則有詳說  
而以集注終焉通考但載其義集注而元要最詳說今集注之書家傳人誦若詳  
說則有問其名而弗知者夫聖人之道大矣善學如顏子且親  
得聖人而師之猶必仰鑽瞻忽久而未獲至于循循善誘之餘  
既竭吾材而後卓然有見於道之全體况今之人即書而求道  
其難於顏子又倍矣故雖以子朱子之學得之於天而其進也  
亦必以漸蓋沈潛玩索不知老之將至迨乎集注之出然後極

其全而無憾學者可不徧考之乎媿之於玉集注其圭璧罕瓚也人見其溫潤鎮粟無少瑕點以為出於天成而不知追琢磨治之功非一朝夕積也故此書之視集注章句許畧往往不同而於先儒之說去取亦或小異昔若何而詳今若何而畧昔奚為恥今奚為而去斟酌權量之微範鎔點化之妙蓋不待從遊於考亭雲谷之間而言論風旨若親承而面命矣是非求道之至要耶故予欲學者以集注為之本而參之以此書觀子朱子之所得月異而歲不同庶乎知聖言之指為無窮而問學之功不可以已也既以鏤諸梓而俾某述其所以然是用筆之篇末

論語發微

宋東嘉陳攷著真西山序曰學者所習莫先于論語而讀論語者莫先于知仁先儒有是言矣然嘗思之仁者夫子所罕言當時門人弟子有問仁者有問為仁者有問人之仁者大約纔十餘章而夫子所自言者亦復無幾學者獨于是焉求之可乎曰不然夫子之所罕言者仁之體而已至若求仁之方為仁之要則舉凡二十篇之中莫非是也姑以首章言之其論學也若無與于仁然時習之說以熟乎仁而說也朋來之樂以輔乎仁而樂也至于不知而不愠則庶幾乎安乎仁矣其它所論有即身而言者有即事而言者即身而言仁之成乎身者也即事而言



仁之達乎事者也不特見于言者為然凡聖人之動容周旋皆  
仁之符也仕止久速皆仁之則也學者而有志于仁舍是將奚  
先哉東嘉陳君攷少而服膺晚益有見著為發微一編學者重  
之或謂此書之指自河南二先生以來闡幽析微亡復遺蘊尚  
奚君之待耶是不然道之妙無窮而學者于道欲其自得諸老  
先生之于書此書闡明之功可謂至矣然其措意之精深立言  
簡之簡遠有非後學所可遽窺者因其所已發而推其所未發  
豈非後學之事乎陳君此編大約不外乎河洛之傳而其間亦  
有所自得者此其為可貴也然聖人之言窮而測之益深益遠  
有志斯道者沒身而已可也陳君其尚懋之哉

黃氏論語講義

宋福清黃祖舜繼道著累官權刑部侍郎兼侍講進論語講義  
命金安節校勘安節言其書辭義明粹下國子監板行朱文公  
著書多引之其它易詩禮說及歷代史義凡數萬言

論語意原二卷

經籍志  
三卷

宋鄭汝諧著黃俞邵曰汝諧稱東谷先生處州人宋紹熙初轉  
運副使真西山謂其學本于伊洛易與論語皆其用力書也又  
云其言雖若異于先儒而未嘗不合于義理之正有顯微闡幽  
之益而無厭常求異之過蓋信乎其為自得也

輔按馬氏通攷雖載此書而引陳氏曰不知作者且只一卷  
則是未嘗見此書也今吾友黃子俞邵家藏此本實為二卷  
且有真西山之序言之甚詳故撮其槩而補攷之

葉氏論語詳說二十篇

詹天祥曰黃勉齋門人考亭書院堂長括蒼葉士龍雲史所著  
書有論語詳說二十篇行於世又文集若干卷藏于塾

論語集編十卷

宋真德秀著

論孟或問錄要三十四卷

宋考亭先生朱熹元晦著北平孫承澤錄其要而序之曰余少時于四書大全中得讀朱子學庸或問見其精意與章句相輔而行而獨不得論孟或問甲申之秋余病卧家東之魚藻池上有書賈荷書來售者或問全書在焉問其所自言出故中秘用數錄取之其書刻于嘉靖辛卯彼時福建建陽書坊刊刻極盛字多差訛巡按御史楊瑞提學副使邵銳疏請設官校勘經籍上允其請特遣春坊詞臣一員往司其事一年而更差竣以所核定書奏進此本或彼時進內者然論孟二書不及學庸之周密語煩複段落參差間有未竟其說而止者迺二十余年輯朱

子年譜始知論孟或問先著于淳熙四年丁酉朱子編次論孟  
集義及論孟口義既而約其精粹為集注又疏其去取之意為  
或問以或問駁斥過嚴恐近于薄不出示人後數改集注而論  
孟或問遂不復釐正至十六年己酉重訂大學中庸章句始著  
學庸或問及中庸輯畧與章句並行此同一或問所以煩簡全  
缺不同而大全有收有不收也然兩論二孟有朱子獨出己意裁  
定諸說理精意確遠出集注之上不以未經釐正而掩沒者余  
繙閱數四因成錄要一書以先賢遺編不敢輕言刪定惟錄其  
要旨以便誦法云爾尤有說者朱子竭生平之力著成集注聖  
道賴之大明當年斟酌參駁苦心定識備見于或問中不讀集

注不知聖學之淵深不讀或問不知集注之廣大則或問全書無論已經釐正未經釐正者俱當與集注互垂又余曾見朱子誠意章或問手稿蠅頭小書塗改滿紙當年改定集注不知又為何如近人誤以集注為定本妄肆譏彈譬之替者自絕于日月之明于集注又何損焉

楊文貞書論語或問云或問氣質之說一章尾缺缺四十三字或問見善之說一章首缺十五字蓋當時板本弗完也不知者取語錄中九思二段勦入以充或問文勢大不類今考集成及通釋中勘定如此而九思章下亦原未有或問其妄矣續刊者宜補正之

大學解一卷

宋喻樗著



大學衍義四十三卷

宋真德秀希元撰進自序曰臣始讀大學一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嘆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攷觀帝王之治未有不本諸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翱嘗舉其說見以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

蓋自秦漢以後專信此書者惟愈及翔而亦未知其為聖學之  
淵源治道之根柢也况其他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  
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為章  
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  
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為治之序為學之本洞然  
於胷次矣且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剏取經文二百有  
五字載于是編而先之以堯典皋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  
卦者見前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况董仲  
舒楊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以上論  
治之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

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考

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謬乎此者也論帝

王為學之本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由是出臣故斷然以為君

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為用

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

要也明道術之目有四曰天命人心之善曰天理人倫之正曰

聖賢觀人之法曰帝王知人之事曰姦諛竊國之術曰檢邪固

上之情審治體之目有二曰德刑先後之分曰義利重輕之列

察民情之目亦有二曰生靈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

也崇敬畏之目有六曰精己之敬曰事天之敬曰臨民之敬曰

治事之敬曰操存省察之敬曰克己之敬曰慎終追遠之敬曰

修之戒而先之以總論者所以兼成四者之大也謹言行正威

儀者脩身之要也

二事無其目

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成屬者齊

家之要也

重妃匹之日有四曰謹選立之道曰頒規儆之益曰明嫡媵之辨曰懲廢奪之失嚴內治之日有四曰宮

開內外之分曰宮闈預政之戒曰內良志謹之福曰內睦預政之禍定國本之日有四曰定立之計宜蚤曰諭教之法宜豫曰

嫡庶之分宜辨曰廢奪之失宜監教成屬之日有四曰外家誼誼之禍四者之道得則治

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

事蹟得失之鑑炳然可觀昔者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

以來屏居無事適得繙閱經傳彙而緝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

所得惟此祕之中行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

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行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

學衍義云

真西山進大學衍義表畧曰惟大學設八條之教為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以齊家治國見脩己為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厥旨遠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晚而知趨謂淵源遠矣實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粲然迺南面臨民之要道曩叨侍從論思之列適當姦諛蒙蔽之時念將開廣于聰明惟有發揮于經術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兇雜進于堯豈魑魅能逃于禹鼎不量菲薄欲効編摩遽惟三至之讒徒結九重之懸既投閒而置散因極意以斫精畎畝不忘君每惓惓於報上藩牆皆置筆幾矻以窮年首剡聖

賢性命道德之言苟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明粗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海岳之崇深期效涓埃之裨補臣所撰列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并目錄共成二十二帙謹隨表上進以聞

楊文貞曰宋真文忠公大學衍義四十二卷著述之意見公所上劄子及叙蓋其為書廣大精密綱目畢備有天下國家之任及為臣欲致其君于唐虞三代者必考之于斯焉

蘓州陳祚宣德時為監察御史上疏勸上經筵進講大學衍義畧曰宋時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實迹無所不載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可顧于聽

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使知孰為忠良之可親孰為奸邪之可遠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義輔上德者愈見于信任邪佞以奇巧蕩上心者自見于踈遠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上怒其中含讖諷下錦衣衛獄并家屬禁錮者數年成化三年葉文莊公上谷奏草曰臣惟大學衍義一書字字著龜言言藥石儒臣進講之餘聖心默契所得多矣且以為今日之事人所知莫先于攘夷尤莫先于弭灾然衍義所載辨人才恤田里正綱常勵風俗如此等事馭夷之法固在其中其所謂脩己之敬事天之敬遇灾之敬則弭灾之道又無不備凡此皆

今日所急又伏觀五倫書所載太祖皇帝命侍臣書此于新城  
內殿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脩朝夕觀覽  
豈不愈于丹青乎又聞楊士奇云仁宗皇帝監國時嘗于翰林  
院取閱此書即令翻刻間賜臣下此又皇上祖宗家法伏乞聖  
神留意特詔近臣簡會上項書板或別行翻刻賜及群臣將欣  
戴聖恩感化善道賢者加勉不肖者革心可以使知輔導之方  
可以使變中常之質亦可以表古人為君為臣皆不可不知大  
學之深意皇上之盛德大業無窮期矣

嘉靖六年上以大學衍義板刻不精欲將經文并題語大書諸  
書并真德秀所注細草令司禮監并題語序一篇以申重刊之



意大學士楊一清因請御製序文冠諸卷用彰帝王之學以垂  
來世

吳郡陸容文量曰大學衍義一書人君脩齊治平之術至切至  
要非迂遠而難行者其中三十九四十七卷齊家之要歷引前代  
宦官之事忠謹之福僅八條而預政之禍四倍其多縱使人主  
知讀之左右其官使之一見哉蘓人陳祚宣德間為御史嘗上  
章勸讀此書上怒逮祚及其子姪八九人俱下錦衣獄禁錮數  
年上賓天始得釋成化初聞葉文莊亦嘗言之不報近時邱祭  
酒先生濬所著大學衍義補若干卷朝廷命刻板印行其所補  
者治平二事耳愚謂能盡齊家已上工夫則治平事業皆自此

而推之雖無補可也

大學重定本附錄

宋末金華魯齋先生王柏曰玉峯車若水清言致知格物傳未嘗不自知止而后有定以下合聽訟一章儼然一傳無所增補而舊物復還豈非追亡之上功乎然程朱三先生玩索非不夙離章析句非不精而不以為傳必有其故矣反復思之此傳錯簡于至善之下其逃亡也甚切其承上句也甚緊此三先生所不以為疑也後學一旦更之無乃僭妄乎夫天下所不可易者理也二程子不以漢儒之疑而不敢更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復改亦各求其義之至善而全其心之所安非強為異同也夫以統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第可知者朱子之言也此章

若為經文則上無所統而下無所附一也古人不區區于字義  
只說大意而字義在申其中况此既有知字物字自然為格致  
之一傳三也致知云者因其已知推致于極之謂知止知也至  
于定靜安慮而后得所止豈非致其知乎四也物則有本末事  
則有終始知其本之當先末之當後是謂致知在格物也聽訟  
者末也無訟者本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物格矣  
所謂知本末之先後以此可與知止一章甚明六也或問曰知  
止云者物格知至而于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則  
吾所當止之地也未嘗不以知止為物格知至七也以朱子之  
語參互較之則固以為致格傳矣然勇于補而不勇于移何也

以誠意一章觀之至易貫前數日改猶未了假以歲月烏知其不遂移也耶朱子曰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入深有在此所以開後人窮理之門而不限以一定之見大公至正之心也又曰甚哉人之厭陳言喜竒論幾于侮聖言而壞心術宜為先儒之所呵斥也至于大學致格章不亡自董矩堂以來有是言矣考亭後學一切禁止然終不<sub>可</sub>厭者豈非喜其新而喜其復于舊非喜其竒而喜其歸于常不費詞說追補而經傳儼然無缺豈非後學之大幸耶嘗以大學首章朝而讀暮而思退一段讀之數十百遍又添此一段讀之亦數百遍沉潛玩味文從字順體正意足然後知其不可不

易也大學之之道在于明明德在于新民在于止至善此三句  
乃一書之綱領而全體大用盡于此矣聖人言語雖極精密而  
氣象甚寬大既立三綱法當繼之以八目血脉不斷而節拍從  
容非若後世之淺迫易露也第四節首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  
下此一句非聖人不能道也是之謂直指全提言古者所以開  
今之學也欲明明德四字乃自本而之末自始而至終此順詞  
也忽繼之以于天下三字其勢翻轉自末而歸本自終而原始  
却是逆詞此文字險處乃以六先字貫之所以遡其用力之端  
自平天下至齊家皆新民之事也自修身及致知皆明明德之  
事也致知在格物忽又變此句法而其旨益密自三在六先而

下其勢若建瓴傾瀉在致知二字上文法之力豈止萬鈞之重  
致者上之所以教知者下之所以學知字既重不得不授之以  
致知之方蓋致知只在格物中窮物之理所以致吾之知也第  
五節七后字方是自始而至終自本而及末欲學者知致驗之  
先後循從其序則不差先之下后之上六字反覆而體用頓異  
第六節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只一句總  
結不特關鍵甚嚴且包涵許多教法博而不露約而不晦于半  
語之中別出修身來定上下凡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皆成就修  
身二字指此為本則齊家至平天下皆末也復又以餘意一句  
正結一句反結已含畜時意思俱足此于聖人何嘗留意于作文

而詞章自胷中流出自然如此若三綱之下無致知一語則不知其所以學自物格知至之下無修身一語則不知其所以行聖人之言一字不可有無一字不可後先也今推首章法度典刑如此嚴密然後見知止一段雖若承接緊切而文勢語意反成緩弛矣蓋知之一字教者之所主學者之所宗若等閒輕道破不特文字無精神而于教法亦失先後之序况未嘗窮事物之理如何遽能知所止而得所止哉故曰不可不易者此也夫致知者知之始學之先也知止者致知之效而學之功也誠能知其所當止則思慮不雜意向不偏氣質不得而勝物欲不得而遷此所謂定也方事之未至也此心寂然不動寂然言其靜



也不動言其安也及其事之感動也必審而後發發必中節矣  
審則慮之謂中節則得所止之謂非物格知至能如是乎然其  
錯簡于此不為無因昔本在止于至善傳之後今乃逸在止于  
至善經之後此錯簡之由也非後世喜新奇而創為此論也章  
句云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得所止之序也或問  
又曰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下至于平天  
下所以求得夫至善之所在而止之此固分明以知止章為致  
知傳矣但未決于遷耳是豈新奇可喜之論哉所以共天命追  
聖以正舊章也朱子又曰大學首尾該貫夫了多年猝急要討  
尋不見忽然討見即是元初底物事愚敢于致格傳亦云

慈谿黃氏震說在讀禮記日抄中

寧海正學先生方孝孺書大學篆書正文後曰大學出于孔氏  
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缺  
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全書為憾董文清公槐葉  
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  
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于聽  
訟吾猶人也之右為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為  
全書卓先生清且嘗為書以辨其說可信矣蓋聖賢之經傳非  
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世之哢哢然黨所聞而  
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

前後之例為不類合為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智不徧物  
之言正相發明其為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畧舉大  
義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是語雖異于朱子然異  
于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歟山陰景氏曰大學傳  
五章此謂知本一句非但衍文正是釋格物二字經言物有本  
末此本字指極本窮源處即至善之所在也經曰知止傳亦曰  
于止知其所止經曰物有本末傳亦曰知本非釋物格知至而  
何哉程子曰格物者謂知至善之所在如此則謂之傳無闕文  
可也靜安慮得四字即可以見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處謂  
非致知工夫不可本末終始四字即可見衆物之表裏精粗無

不到處謂非格物工夫不可不待補而義已足此說得之矩堂  
董氏中庸曰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治人則知所以  
治天下國家學莫先于致知其所知者不過自心而身自身而  
家國天下此外無餘蘊矣

新安篁墩程敏政跋大學重定本曰大學章句朱子所訂且為  
格致傳補亡有大惠于後學朱子既歿矩堂董氏槐始謂格致  
傳未亡乃禠于經傳中未及正耳玉峯車氏若水慈溪黃氏震  
魯齋王氏柏山陰景氏星崇仁王氏巽卿及國朝浦江鄭氏濂  
天台方氏希古皆有論說大同小異而于第十章亦有從程子  
所訂而少變之者走嘗欲合諸家著為定本而未能也

暇

日默記衆說參互考之手自錄出如右它日獲放歸田當再加  
紬繹并訂其註疏而凡諸經子中有先儒成說可還其舊者悉  
加釐正以俟後之君子而不敢必其能遂否也

經籍考

盧文弨父子編

元

周易集說四十卷 纂圖二卷 古占法一卷

元黃潛序曰林屋山人俞氏琰述其為說大抵祖程邵而宗朱  
子古今諸儒之言之善有所弗遺也而其意亦以附見焉其是  
非取舍不合於聖人者寡矣蓋古者三易皆掌于太卜四學之  
教詩書禮樂而已孔子晚乃好易其與七十子之徒難疑答問  
固未有以易為言者易在秦猶為卜筮之書漢興言易自田何  
始何之傳為施孟梁邱其別出為焦贛為費直贛專工陰陽占

察之學而直惟以彖傳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至唐貞觀中又斷然俾學者以王韓為師費氏籍以僅存焦氏又廢矣談者率以為理學近乎費數學近乎焦而不知河南兩先生之精誼獨得有非漢儒所及知者未可寘同異于其間也考亭夫子合兩先生之學以為書七十子之徒所未聞于孔子者三尺之童咸得誦而稱之嗚呼盡之矣今傳其書僅百年述作之士不阿以為同即矯以為異其所望于來哲者果若是耶竊嘗聞之善立言者不必出于古也非有異焉則其書可無作也非有同焉則其書亦不能以獨傳也惟夫同不為阿異不為矯斯言之善者也俞氏其有焉是用為之序以著其是非取舍之不謬于聖人

易纂言十二卷

元吳澄學 觀生序曰先生著是書幾四十年其間屢成改易者凡數四壬戌秋書成然未嘗以示人明年春觀生固請錢諸梓以惠學者先生幸慨然許之猶慮傳寫之或差乃命抄寫而自督視因正其未安明其句讀而益加詳審寫及未及半適特旨遣使召入翰林度不可辭不數日上道觀生隨侍至郡城集同志分帙畢寫將及九江點校才竟若卦圖象例陸續刊行因書之成遂誌年月于右方云然嘗聞諸先生曰吾于易書用功至久下語尤精其象例皆自得于心亦庶乎文王周公係辭之意又曰吾于書有功于世視易為猶小吾于易有功于世為最



大則讀是書者其不可不知先生用意深切而汎視之哉至治  
癸亥五月五日謹誌

焦弱侯序曰易者象也昔聖人噴天下之故窮造化之隱而其  
妙有難以言示者于是擬諸形容若身與物皆取而寓之于象  
象立而易斯見矣蓋不求之顯則幽不聞不取之近則遠不明  
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象也觸類可為其象合義可為  
其變而詞與占皆舉之矣鄭康成易傳九卷一主于象王氏之  
說盛行而鄭學始絀至顏延之為祭酒一以輔嗣為師非是族  
也不置學官而目擊道存之旨日微陸澄有言易自商瞿之後  
雖有異家一以象數為宗不此之求而欲以明易是負苓者之

妄人也洛誦之流沿而不返近世復有理數並言者是索理于象外而不知其非二物也吳幼清氏洞契于斯作纂言一編總若干萬言而一決之象超然卓詣絕不為兩可之詞稽疑抉奧契于吾心者抑何多也學者執是以求之則可以見義文之心見義文之心則能見天地之心矣義文之心即天地之心而天地之心即吾心也見吾心則見易矣噫非極深研幾者其孰能知之余藏是本數十年考功大夫陳龍光蘓進張斗樞三君以通經學古為心梓之以傳而余復屬友人黃應登氏校讐至再其于是役勤矣因并著之萬曆甲寅春日瑯琊焦竑書

吳澄圖說云以上凡八卦其八卦定位六十四卦方圓凡二圖

邵子得之于李之才挺之李得之穆脩伯長穆得之希夷先生  
陳搏圖南蓋羲皇八卦重卦既成之後作此二圖也儒者不傳  
而方伎家傳之以為修養火候之節其一畫二畫三畫四畫五  
畫六畫凡六圖則朱子推而行之載于易學啟蒙雖失其傳授  
所自然考夫子係辭傳所言及邵子觀物外篇所推則古有此  
圖也必矣然羲皇未作八卦定位重卦方圓二圖之時先有此  
圖也故今定此以為羲皇之易云 三易說云夏商二易蓋因  
羲皇所畫之卦而用之以占筮卦序與先天自然之序不同故  
連山首艮歸藏首坤朱子易贊曰降帝而王傳夏啟商有占无  
文民用弗彰以為二易无繇辭也或曰春秋左氏傳所載繇辭

與周易不同者蓋夏商之易則以為有繇辭矣然今莫可考証  
世俗所傳歸藏易偽書也 易始于羲皇周之文王在羸里時  
演羲皇八卦之名為六十四且作彖辭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  
時又作爻辭以重卦之名及彖爻之辭乃文王周公所作故名  
之曰周易以別于夏商之易云 上下經說云文王以六十四  
卦分為上下二篇上篇首乾坤竟坎離對體之貞卦六反體之  
卦十二反體一卦為二卦總計三十卦謂之上經 下篇起咸  
恒終既濟未濟對體之卦二反體之卦十六反體一卦為二卦  
總計三十四卦謂之下經 彖傳象傳說云彖者文王所係六  
十四卦之辭彖傳者夫子為釋文王之彖辭而作也經有上下

二篇故傳亦依經而分上下陸氏云彖斷也以斷一卦之吉凶者按字書彖即豕也從彐從豕豕頭象其上銳之形蓋野豕也其頭最有力而銳善斷物故假借為決斷之義象者文王所立六十四卦重卦之名象傳者夫子為釋文王之卦名而作也象獸名象其形而為字因假借其字為物形肖似之稱凡虎兕鹿兔馬牛羊犬等字皆象其形也而肖似之義獨于象字取之者象為極南之獸中土所無惟觀圖畫而想見其形由是圖寫物形之肖似謂之象義皇八卦之畫象天地八物則謂八卦之畫為象文王重卦之名象上下二體則謂重卦之名為象此傳釋重卦之名故曰象傳卦名之下言卦之用夫子所以推廣卦

畫卦名之象也既釋文王所名各卦二體之象而并釋周公所  
係各卦六爻之辭焉或乃指爻辭為象誤矣其以釋卦名者為  
大象釋爻辭者為小象亦非也 係辭上下說云係者謂如緼  
繩于物辭者易書之言也文王所作之辭係于各卦之下為彖  
周公所作之辭係于各畫之下為爻夫子述此篇以釋文王周  
公所係彖辭爻辭之義故曰係辭傳朱子曰通論一經之凡例  
无經可附而自為上下云 文言說云文言者彖爻之辭也按  
係辭傳云其辭文謂彖爻之辭文其言而不質直言之也此篇  
夫子所以釋文王周公之文言故曰文言傳係辭傳者統論聖  
人繫辭之意也文言傳者詳釋經中文言之辭也 考定係辭

傳及文言傳說云係辭傳上下篇共二十章章首發端以天地  
字者三以聖人字者二以易字者十一以彖爻以一陰一陽以  
八卦以陽卦陰卦者各一舊本有子曰者六先儒以為後人所  
加今考之易其至矣乎知變化之道者知神之所為乎皆是前  
章之結語後之分章者欲以此為後章之起語書不盡言乾坤  
其易之門耶皆是連上文共為一章故四處各加子曰字以別  
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是再提章首起句為結句故兩處亦  
各加子曰字今並刪去庶俾讀者不致生疑而妄謂係辭傳非  
子所作云 夫子既釋乾坤二卦其餘六十二卦三百七十二  
爻之辭不能徧釋故上經釋九爻下經釋九爻以發其例而他

爻可以類推是為言傳後人以所釋乾坤二卦之辭附入本卦  
于是所釋上下經十六卦爻辭十八節不能成篇遂散入傳辭  
傳離為三處顛倒紊亂特甚如釋大有爻辭十字斷簡重出至  
再釋乾象爻既附于乾卦而釋上九爻辭一節亦復重出雜于  
十八節之間但少上九曰何謂也六字今悉更定釋否九五豫  
六二噬嗑初九復初九四處並增子曰字發端釋同人九五大  
有上九謙九二大過初九四處並增子曰字在所引經文之下  
惟釋噬嗑上九一節未增其所增者今刪去 說卦說云說卦  
者備載卦位卦德卦象之說蓋自昔有其說夫子傳述之以為  
傳爾首章次章則夫子總說聖人作易大意以為說卦傳之發



端也其餘十一章以下語頗叢雜其義不可盡通于合經亦不盡合或是夫子贊易以前如八索之書所載有若此者而夫子筆削之以其无大害于理者姑存之也 序卦說云羲皇六十四卦之序始乾終坤蓋奇畫偶畫之上每加一奇一偶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乃其生卦自然之序非人所安排也後之易各因羲皇之卦而其序不同如連山之首艮歸藏之首坤不復可知其六十四之序何如矣始乾坤終既濟未濟者周易六十四卦之序也蓋文王既立卦名之後而次其先後之序如此皆以施用于人事者起義而夫子為之傳以發明其卦序之意或者乃疑其非夫子之作張子

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其間雖無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  
思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况聖人之于易必須布過精密如  
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 雜卦說云雜者錯雜其次不依天  
王卦序也序卦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以反對而觀則上  
經十八卦下經十八卦也此篇仍其反對之偶而不仍其先後  
之序故曰雜其義則以明六十四卦所主之爻也

撫州志饒彝字任中精六書吳文正公易經纂言板燬于大永  
樂中粟糧策杖步至洪吉諸州尋訪遺刻手錄以歸成化初憲  
使林公撤邑令李君祥從涖處假錄本致梓廣傳

易雜說

經義考作讀易  
雜記二卷佚

元蘭溪吳師道著師道幼學于金履祥延祐間投國子博士以  
禮部郎中致仕

易經解

元資州黃澤楚望著澤登進士第生有異質以明經學道惠為  
志大德中歷兩書院山長嘗宗程朱作易經解

易精解

元邵武李學遜著綱九世孫博學洽聞善天文尤邃於易綱有

梁谿易傳及外篇見於通考陳氏稱其書於辭變象占無不該  
貫學遊蓋承家學也

易經叙錄十二篇

元臨川吳澄著其言曰易伏羲之易昔在皇義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雖一本諸伏羲之圖而其取用蓋各不同焉三易既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伏羲之圖鮮或傳授而淪落于方伎家雖其說具見于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書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于是人乃知有伏羲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今于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于經端以為伏羲之易而後以三易繼之蓋欲使夫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連山夏之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  
其別皆六十有四或曰神農作連山夏因之以其首艮故曰連  
山今亡歸藏商之易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  
吾得坤乾焉說者以坤乾為歸藏或曰黃帝作歸藏商因之以  
其首坤故曰歸藏今亡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象繫  
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夫子作秦焚書周易以占  
筮獨存漢志易十二篇蓋經二傳十也自漢晉諸儒分彖象文  
言入經而易非古注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逮于今宋東萊先  
生呂氏始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字闕衍謬誤未  
悉正也故今重加修訂視舊本頗為精善雖于大義不能有所

損益而于羽翼遺經亦不為無小補云

易說發揮三卷

理義考  
二卷

元瑞州路高安縣尹嚴 秘書肅仲子也以字行曰用父吳幼  
清志畧云嚴氏資力敵古侯伯不驕盈不豪縱慈良謙約自奉  
如貧儒惟祭祀賓客必致豐盛容貌光澤聲音洪暢志氣清明  
靡暫偷惰自少至耄味爽而起衣冠待旦端坐終日傳習家學  
手抄父書鈔木諸家易注旁通融貫處常處變趨避曲當自著  
易說發揮三卷餘力覽華嚴經法華道德黃庭等書宋之將亡  
高安陳侍御上封事觸忤時宰斥逐去國客寄嚴氏屢期一旦  
委行臺而別莫知所往



易問辨三十卷

元歐陽貞著歐陽玄序曰易之為書上通神明之蘊下該事物之理以交易為用以會通為方其初立名起義如是其為說宜無窮焉漢以來易專門師多于五經而其疑尤多千有餘年未有紀極族子貞歷考諸家之異同質正先儒之論議初名易疑後改曰問辨凡三十卷用功精深可尚也吾宗巽齋先生為曾大父冀郡公作經訓堂記言歐氏經學司馬氏史學由三代而下代有其人蓋六經甫出孔氏之壁歐陽氏即以八世博士世其學其來豈一日哉司馬氏史學至宋君實復振歐陽氏經學我六一公易有童子問詩有本義凡宋儒以通經通學古為高

實公倡之故余見貞是編喜吾歐陽氏經學臺臺其不絕乎抑  
是編豈獨便場屋之習山林窮經皓首之士見之未必無助我  
之嘆也貞為我勉成之

易書詩雜說通十卷

元國子博士蘭谿吳師道正傳著宋濂曰吳先生經義一本朱子排斥異論有詆味子者惡絕弗與言初許文正公衡在成均時宗朱子以為教其法具在先生守不變學者信向如文正時

夏小正注四卷

元山陰傅崧卿子駿著吳棻立夫後序曰夏小正本古書殘缺近會稽傅崧卿頗就大戴禮校讎刊注刻在會稽學宮蓋昔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杞木足微也吾得夏時焉說者則謂夏時夏小正也聖人當春秋之世每告顏淵以王者百世通行之道首曰行夏之時殆取其歲時之正政事之善也此豈果謂夏小正之一書哉周公之時訓呂不韋之月令類若一本於夏小正而又加詳漢魏以降嘗建讀時令之官凡以夏禹周公之典世宜守之而不敢有逸故也後世儒者乃欲舉時訓月令而盡熱之且曰天時之運行有常而王政之設施者無常起

居號令慶賞刑威惟其所值而即行之誠不可以非時而暫廢  
苟不即行而暫廢則天下多滯事矣予試論之天之與人一理  
與氣而已蓋惟理常為主而氣之所運一屈一伸一闔一闔暑  
焉而土山焦燥寒焉而川澤凝沍天下肖翹螺螄根莖浮生之  
物無不熏蒸融液周流交灌而舉不得逃焉理固在是也聖人  
之所以為人每全其理之所賦而又順其氣以行之不敢少逆  
因時制法按月布政春夏陽舒而賞慶行秋冬陰慘而刑威作  
是皆悉本乎天之一屈一伸一闔一闔而固非我有作為於其  
間萬一有逆乎此而天道遽為之變一言之發與某休揚一事  
之動與某咎應春秋洪範家類能言之而後儒或譏其泥者此

猶嚮謂時訓月令之可蓋然者也嗚呼夏禹周公之典不幾於  
遽逸矣乎夫夏后氏之政典嘗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  
無赦然所謂先時不及時者豈有他哉春養孤子秋食耆老每  
事不敢有違其時者是謂經制盛夏非行師之期而出師窮冬  
非肆青之日而肆赦則是一時之所值有不容不舉其事者是  
謂權術自天道而觀雷霆霜雪一切各以時至者則理之常不  
以其時至者則氣或有以激之而理則非常聖人之典亦道其  
常者而已矣今而曰天時之運行有常而王政之設施者無常  
起居號令慶賞刑威惟其所值而即行之誠不可以非時而暫  
廢是徒苟用一時之權術而終不得乎王者之經制且夏禹周

公之世因時制法按月布政天下何嘗多滯事哉為此說者殆不究乎天人之一致而務欲裂而二之者也然而古者聖人之道每與天地之化相爲流通泊然而神明內居宵然而氣化外變是故冬而振雷夏而造冰宜若或違於天而天固不能違之此不可以一槩論也自惟聖人知其理之若是而必道其常以垂世立教陽氣一通則鑽燧出火陰氣一斂則築室藏冰觀其所以彌綸匡贊節宣調變於天地陰陽之間者豈爲無所用心其心哉達賢君子治其一身且順天地四時之變調其居處節其飲食禁其嗜欲適其志意一國之政辟之治身則又大矣傳不云乎周歲多煥秦年多寒是特昧乎夏禹周公之典或流于

舒縱遲緩或陷於嚴酷刻深而不自覺焉者也由此觀之孔子嘗有取於夏時者天時與王政相參王政得天道自應後世儒者乃欲舉時訓月令而盡黜之則先聖人不謂其歲時之正不謂其政令之善哉嗚呼此亦不得其說矣



皇元大科五經疑題二冊

元安成周粵輯易疑義江西江浙湖廣各二道會試亦二道  
書疑書義及春秋禮記疑義皆然疑者取經中異同可疑者而  
辨之義則如今之制舉義又有策共十七道廷試策二道末以  
賦及誥終焉所錄但鄉會兩場文字所舉士為舒慶遠李廉陳  
元明黃師郎虞執中等前後無序跋未審何科也

春秋諸傳會通二十四卷

元廬陵李廉行簡著自序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事詳而義疎公穀義精而事畧有不能相通兩漢專門各守師說至唐啖趙氏始合三家所長務以通經為主陸氏纂集以為小成宋河南程夫子始以廣大精微之學發明奧義真有以得筆削之心而深有取於啖趙良有以也高宗紹興初武夷胡氏進講篤意此經於是承詔作傳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大綱本孟子主程氏而集大成矣方今取士用三傳及胡氏誠不易之法也然四家之外如陳氏後傳張氏集注皆為全書學者所當考而孫氏之發微劉氏之意林權衡呂氏之集解與其餘諸家之議論亦

不可以不究但汗漫紛雜有非初學所能備閱者余讀經三十  
年竊第南歸叨錄劇司心勞力耗舊所記憶大懼荒落而又竊  
觀近來書肆所刊此經類傳雖多或源委之不備或去取之莫  
別不能無憾於是不揆譎陋盡取諸傳會粹成編先左氏事之  
案也次公穀傳經之始也次杜氏何氏范氏三傳專門也次疏  
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貴乎斷也陳張並列擇所長也而又  
備采諸儒成說及諸傳記略加梳剔于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每  
究心焉謂之春秋諸傳會通藏之家塾以備遺忘訓子弟耳非  
敢與學者道也過年頗有傳寫者弗克禁而豐城揭恭迺取而  
刻之梓玉欲止之則已成功矣書來求序拒之弗可且念其力

之勤而費之重也姑識于卷端與我同志尚加訂正焉至正九年己丑七月朔後學廬陵李廉謹書

凡例云一所編諸傳止以左氏公羊氏穀梁氏胡氏陳氏張氏六家為主蓋六家皆全書故也一左氏專用杜預注公羊專用何休注穀梁專用范甯注及正義與疏並不參用它說庶不誤引用一程子及諸家說多附見謹按之下蓋以無全傳難並列也一所編本欲並見諸傳異同故凡繫釋經無大舛僻者皆錄其有倍禮傷義決不可從者畧疏於謹按下而辨之一其三傳有難繫於經文下而有關於經者別附錄庶不紊雜經注一其三傳義理異同者略疏其是非於謹按下大率多以胡氏為主

皆依先儒成說並不敢臆斷一此經大概在屬詞比事故於例之異同事之首尾或詞同而事異或事異而詞同皆通經提撮大意使前後貫通一事之疑一字之異皆發明之並用先儒議論一所編諸傳務欲撮其精要故未免裁剪剜削然所去皆浮詞至於確實之語無字敢棄其注疏中間有一句一字之精者亦采錄無遺一經中地名人名等有闕經義者注之餘不錄一經傳中制度合考究者並詳考於謹按下

明楊文貞云吾郡安福李廉先生字行簡元正至正壬午以是經舉三甲進士官至贛州路信豐縣尹後遇寇亂戰敗守節死江西行省上其事屬南北道梗不能達故當時旌褒之澤不及

國朝脩元史時先生相知者無在當路有司又不知采錄以聞故不得列諸史傳于是世之知先生者少矣夫士君子所為求安于心而已豈計其在外者然先賢後學所取正也曷可泯而弗著哉今世所傳先生死事惟見于元江西廉訪使韓準求贈謚咨文余近得於翰林庶吉士周忱家謹錄置此書之後使後之學者知先生于春秋不徒能明之蓋煒然于科目有光也

春秋外傳五十卷 三傳序論列國序論一卷

元郝經仲常著於真州蓋為宋賈似道所拘留時也其序曰河南荀宗道嘗受學于予時以書狀官從行於是五年之間講肄不輟甲子春宗道請傳春秋之學且志其說而無書以為據乃以故所記憶者為春秋外傳蓋自三傳之外而為是不敢自同於三傳也以春秋正經多不同乃為論次作章句音義八卷求聖人之意必探其本以為綱乃作制作本原三十一篇十卷春秋一書義在於是必比事而觀其義可見乃為比類條目一百三十篇十二卷三傳之說不同故聖經之旨不一乃為三傳折衷俾經之大義定于一凡五十卷卷首又著三傳序論列國序

論一卷其間訛缺謬戾者甚衆俟變通之日取諸書以考實之庶幾有成而見素患難之志云



春秋叙錄

元臨川吳澂著自序曰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有不  
同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於臨漳罷春秋止用左氏經文而曰  
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係故不能悉  
具澂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于公穀釋  
經則公穀精于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  
聞之詞况人名地名之殊或由語音字畫之外此類一從左氏  
是也然有考之於義的然見左氏為失而公穀為得者則又豈  
容以偏徇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於一字之微三家去夫  
子未久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正是尚望其能有得於聖人之微

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護闕不合不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為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與奪未能悉當間嘗再為審訂以成其美其義不係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氏意專以左氏為主儻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迹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呼屬詞比事春秋教也激欲因啖趙陸氏遺說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敢隨文生義以侮聖言顧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為正其史之文如此若聖人之所取之義則俟同志者

共講焉

春秋經說

元叅政大梁張 著張以寧序畧曰春秋聖人之心也聖人天地之心也生殺萬物天地之心無心也至仁焉耳矣賞罰萬世聖人之心無情也至公焉耳矣天地也聖人也惟聖人能知之能言之游夏且不能與而謂後之人若左氏若公穀氏能盡知且言之乎後之學焉者弗據經以說經顧任傳而疑經噫其亦惑矣由唐宋以來能不惑乎傳而尊經者啖趙孫劉歐陽發其端河南邵子徽國朱文公闡其微至我朝草廬吳文正之纂言集而大之今叅政大梁張先生之經說翼而脩之而後聖人之心庶其白乎先生難進而易退其言於當世壹皆深明治亂之

原君子以為深知春秋善學孔子者

春秋本義三十卷 三傳辨疑二十卷 春秋或問十卷

元程端學時叔著自序畧曰孔子何為修春秋明禮義正名分定夷夏防微慎始斷疑誅意其書皆天下國家之事其要使人克己復禮而已春秋即事以立教而其所書皆非常之事人知其事之非常則知常道有在則知禮之所知大已之所當克知常道有在則知禮之所可復故春秋不書常事屬詞比事使人自見其義而已三傳者之作固不可謂無補于經也然攻其細而捐其大泥一事而遺一事之義以日月爵氏名字為褒貶以抑揚予奪誅賞為大用執彼以例此少不合則輾轉生意穿鑿附會何范杜氏又從而附益之聖人經世之志泯矣諸儒雖多

訓釋大凡不出三家之緒積習生常同然一辭使聖人明白正大之經反若晦昧譎怪之說可嘆也已幸而啖趙孫劉諸子出而有以辨三傳之非至其所自為說又不免褒貶凡例之弊復得鄭呂李戴黃趙諸儒傑然欲掃陋習而未暇致詳也端學之愚病此久矣竊嘗采輯諸傳之合于經者曰本義而間附己意于其末復作辨疑以訂三傳之疑似作或問以校諸儒之異同廿年始就猶未敢取正于人蓋以此經之大積弊之久非淺見末學所能究也嘗謂讀春秋者但取經文平易其心研窮其歸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之義小大相維首尾相應支離破碎刻巧變詐之說自不能惑聖人惻怛之誠克己復禮之旨粲然具

見而鑒戒昭矣則是編也雖于經世心法不敢窺測然知本君子或有取焉

程端學字時叔號積齋泰定甲子進士初調仙居縣丞未行改授國子助教時隱士張臨慎為司業與之論文不合未及考即注代平章素聞其名留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學士虞集推服之出長筠州幕而卒端學與同里孫友仁慨春秋一經未有歸一之說徧索前代說春秋者凡百三十家折衷異同湛思二十餘年作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辨疑二十卷或問十卷故論春秋之精未有如



春秋集傳詳說三十卷

元家鉅翁著序曰春秋非史也謂春秋為史者後儒淺見不明乎春秋者也昔夫子因魯史修春秋垂王法以示後世魯史史也春秋則一王法也而豈史之謂哉陋儒曲學以史而視春秋其間或書或不書或書之詳或書之畧或小事得書大事缺書逆以此疑春秋其尤無忌憚者至曰春秋為斷爛朝報以此誤天下後世有不可勝誅之罪由其不明聖人作經之意妄以春秋為一時紀事之書也或曰春秋與晉乘楚檮杌並傳皆史也子何以知其非史而為是言乎曰史者條記當時事者也春秋主乎垂法不主乎記事如僖公二十年晉文始伯是歲所書者

皆晉事莊九年齊桓入是歲所書者皆齊事隱四年衛州吁弑  
君是歲所書者皆衛事昭八年楚滅陳是歲所書者皆陳事有  
自春徂秋止書一事者有自今年秋冬迄明年春夏閱三時之  
久而僅書二三事者或一事而累十數言或一事而屢書特書  
或著其首不及其末或有其義而無其詞大抵皆予奪抑揚之  
所倚而宏綱奧旨絕出語言文字之外皆聖人心法之所寓夫  
豈史之謂哉鉉翁早講春秋惟前輩訓說是從不能自有所得  
中年以後閱習既久粗若有得乃棄去舊說益求其所未至明  
夏時以著春秋奉天時之意本之夫子之告顏淵原托始以昭  
春秋誅亂賊之心本之孟子之告公都子不敢苟同諸說之已

言不敢苟異先儒之成訓三傳之是者取焉否則參稽衆說而求其是衆說或尚有疑夫然後以鄙陋所聞具列于下如是再紀猶不敢輕出示人將俟晚暮輯而成編從四方友舊更加訂正會國有大難奉命起家無補于時坐荒舊學既遂北行平生片文幅書無一在者憂患困躓之久覃思舊聞十失五六已而自燕來瀛又為暴客所剽然以地近中原士大夫知貴經籍始得盡見春秋文字因答問以述己意卒舊業焉書成撮為綱領揭之篇端一原春秋所以托始二推明夫子有夏時之意三辨五始四評三傳五明伯六以經正例凡十篇俾觀者先有考於此庶知區區積年用意之所在

春秋備忘四十卷

元易州敬鉉著初為中都儒學提舉博通經史文章鳴世學者  
稱大寧先生

春秋集解

元胡炳文字仲虎著

春秋比事

元劉希賢著

春秋中的

元張復著

春秋類傳

元卬峽王申子著

春秋編類二十卷

元宣城梅致 著宋景濂有序

春秋大義 左氏君子議 春秋透天闕

元會稽楊維禎廉夫著

又馮翼翁亦有春秋大義及春秋集解翼翁蚪蚪賦有名官

止撫州守

元丞相休寧汪公亦有春秋大義十卷

春秋建正辨

元牟楷著

補春秋繁露

元章樵著

左氏正傳十卷

元金華王柏魯齋撰又有春秋左傳注二十卷

四書發明三十八卷

元新安陳櫟壽翁著元史云櫟當宋已科舉廢慨然發憤致力于聖人之學嘗謂有功于聖門者莫若朱熹氏熹沒未久而諸家之說往往亂其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凡諸儒說有叛于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詞隱義則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備者復為說以補其缺臨川吳澄嘗稱櫟有功于朱氏為多凡江東人來受業于澄者盡遣而歸櫟櫟所居堂曰定宇學者因以定宇先生稱之



四書叢說二十卷

元金華許謙並之著

學庸叢說二卷南京國子監有板

重訂四書輯釋三十六卷

元倪士毅仲宏輯汪克寬序曰四書者六經之階梯東魯聖師以及顏曾思孟傳心之要舍是無以它求也孟子歿聖經湮晦千五百年迨濂洛諸儒先抽闕發矇以啓不傳之秘而我紫陽子朱子且復集諸儒之大成擴往聖之遺蘊作為集注章句或問以惠後學昭至理于皎日蓋瞶瞶乎不可尚已而其詞意渾然猶經雖及門之士且或未能究其精微得其體要矧初學之昧昧乎近世儒者懼誦習之難于是取子朱子平生之所以語學者并其弟子訓釋之辭疏于朱子注文之左真氏有集義祝氏有附錄蔡氏趙氏有集疏纂疏相繼成編而吳氏集成最晚

出蓋欲博采而統一之但辨論之際未為明備去取之間頗欠精神覽者病焉比年以來家自為學人自為書架屋下之屋疊床上之床爭奇衒異竊自附于作者之列斂于木而傳諸人不知其幾益可嘆矣同郡定于陳先生雲峰胡先生曙集成之書行于東南輾轉承誤莫知所擇乃各據其精純刊剔繁複畧者足以已意陳先生著四書發明胡先生著四書通攷皆足以磨刮向者之弊而陳先生晚年且欲合二書而一之而未遂也友人倪君仲宏實從游于陳先生有得于講劄授受者蓋稔且詳乃會萃三家之說字求其訓句探其旨鳩倂精要考訂訛舛名曰四書集釋學者由是而求于朱子之意則思過半矣至正

辛巳建陽劉叔簡得其本而刻之後二年倪君猶慮其未底于  
盡善者爰舊即舊本重加正是視前益加精密間出是書請余  
序其所以然者余竊以為書固固不可不解解固不可不詳然  
理貴玩索始有自得之功讀是書者苟不能沉潛反復求其義  
而反諸身而徒資口耳之末則非子朱子所望于後學也倪君  
曰然乃序而書之以志卷顛云

楊士奇曰四書輯釋倪士毅編朱子集注四書之後儒先君子  
推廣發明之者無慮十數家而今讀集注者獨資集成及此書  
為多它蓋不能悉得也集成博而禱不若此書多醇少疵也

萬授一曰朱子集注既行當時儒者懼後學誦習之難因各為

詮釋於是勉齋有通釋而采語錄附于大學章句之下始自真  
西山名曰集義祝宗道四書附錄做而成之趙格菴有纂疏吳  
克齋有集成陳定宇有發明胡雲峰有四書通金仁山有指義  
由宋迄元不下數十家而義明理備采擇詮次之審者莫如道  
川倪先生之輯釋道川元末時人為定宇高弟隱居新安趙子  
常汪克寬相往還師友淵源之正非尋常可及明永樂間詔諸  
臣纂大全多本于此厥後大全行而學者罕知有輯釋矣先生  
後人魯玉瑤日覲鳴錫與余友善因得借觀藏本回翔反復其  
精微醇粹較大全有加焉是編以尺幅不能備載未免闕如之  
憾異日刊其全本以公海內余之志也夫

四書言仁錄一卷

元臨川嚴肅著吳澄序曰仁人心也然體事而無不在專求於心而不務周於事則無所執着而或流于空虛聖賢教人使之隨事用力及其至也無一事之非仁而本心之全德在是矣四書而後張惟張子訂頌最為切實同郡嚴肅類聚四書中言仁者為一編綱舉目張靡所不備學者苟能玩繹於此而實用其力既得其隨事之用又不失其本心之體其有補于求仁也其功豈淺淺哉

論語句解十二卷

元劉豈蟠著

論孟集注考証二十卷

元金華金履祥吉甫著元史云至元三年正月婺州路總管府以金華儒士金履祥所著論語孟子考証來上命刊之其門人東陽許謙序之曰聖賢心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脩于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貿亂務為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考証之所由作也

南京國子監林有元金履祥論語集注考証二十卷經籍志作十卷



許魯齋直說大學要畧一卷

元許衡著永嘉陳鈞序曰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脩見于大學一書河南程子尊信而表章之上接孔子不傳之統下開後世入學之門其功至矣地相近而得其傳者許公也公之源派流衍益廣今中書宰相御史中丞行中書右丞其正傳也凡仕于朝仕于外有道德之潤以及于民者亦皆許公之徒也愚宦游南北頗得託交于公之徒相與講公之學久矣今也始得見大學要畧于昌江鎮守王氏之家伏而讀之其要也能發其微其畧也不傷于簡中庸曰君子之道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可以能行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知不能行許公既舉其要惟世祖皇

帝大聖人能知之能行之用之以平天下亦既効矣今刻此書以布于天下使人人能正其心則無負于學矣王氏雖不獲登公之堂而能廣公之學亦可嘉也 馮庚跋曰大學一書乃學者入德之門而脩齊治平之律令格式也三在八條炳若日星一經十傳粲然經緯自子朱子章句集傳語錄或問之說興而其義大明于天下江南之人家傳日誦然求其明効大驗似未能滿人意豈徒視為空言之書而無以見其實用之大歟庚也幸甚三造大都與北方學士大夫游承顏接辭之間知有魯齋左丞許先生以道學倡于北亦既取知于聖明施其所學矣凡執經于許公之門者大而丞相御史次而部刺史郡二千石皆

以其學有名聲于時而愚也未由順下風而請每重責沈之嘆  
及歸江南見先生小學之書大義溫潤而精純根極理致是宜  
稱為當世之儒宗也竭來常武路達魯花赤朵兒赤視猶未幾  
一日謂予曰舊藏魯齋大學要畧善本今綉之梓以廣其傳庚  
敘枉而讀之簡而明直而文如絲麻穀粟坦明平易人人可以  
與知與能而至理之妙皆渾然乎中其中實字壤間之一大奇  
書也俾予跋之予惟天下之理無乎不在無遠近大小精粗之  
間孔門之高弟有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  
區以別矣故程子釋之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  
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今觀是書其言近其旨遠名雖要畧而

義則精詳也俾其書參行世于世益明大學教人之法公之意  
美矣抑公之為此者要不特以簿書期會為事而有以訓其人  
使知義理之歸藹然為蜀文翁之盛以無負于師帥之任是又  
承流宣化之美政也庚不揆喜而識之大德丁未端陽日常德  
路儒學教授馮庚謹跋

大學疏義一卷

元金履祥著

大學叢說一卷

元許謙益之著

大學明辨一卷

元月湖李氏師道著

大學纂釋一卷

元  
程復心著

中庸管見

元雲間夏侯尚玄丈卿著

論語辨惑

金翰林學士王若虛著都印曰若虛字從之博學有高才詩學白樂天文以歐蕪為正脉平生于經解不喜張九成史例不取宋子京詩不愛黃魯直著論辨之凡數百條遺山元好問嘗表其墓其著論語辨惑總論曰解論諸語者有三過焉過于深也過于高也過于厚也聖人之言亦人情而已是以明白而易知中庸而可久學者求之太過則其論雖美而要為失其實亦何貴于此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自謂其不聞得聞而宋儒皆以為實聞之問死問鬼神夫子不以告子路而宋儒皆以為實告之終篇堯舜禹湯之事寥寥殘缺不當強解而或謂聖學



所傳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若是之類皆過于深者也聖人雖無名利之心然常就名利以誘人使之由人欲而識天理故雖中下之人皆可企而及茲其所以為教之周也如曰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此正就名而使之求實也而謝顯道曰是猶有求名之意非聖人之至論子張學干祿夫子為言得祿之道此正就利而使之思義耳而張九曰成曰聖人之門無為人謀求利之說祿之為義亦足而已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夫子以為不可及楊龜山曰有知愚之名則非行其所無事言不可及則過乎中道矣蘧伯玉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夫子以為君子而張南軒曰此猶有卷懷之意未及乎潛龍之隱見果聖人之旨乎

若是之類皆過于高者也凡人有好則有惡有喜則有怒有譽則有毀聖人亦何以異哉而學者一以春風和氣期之凡忿嫉譏斥之詞必周遮護諱而為之說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人固有晚而改節者然榮觀之亦可以見其終身矣而蘇東坡皆疑其有為而言子貢問當時從政者夫子比之斗筭而不數蓋師弟之間商平真語何害于德而張九成極論以為自稱之詞至於杖叩原壤呼之為賊此其鄙弃無復可疑而范純夫猶有因其才而教誨之語若是之類皆過于厚者也知此三者而聖人之實著矣